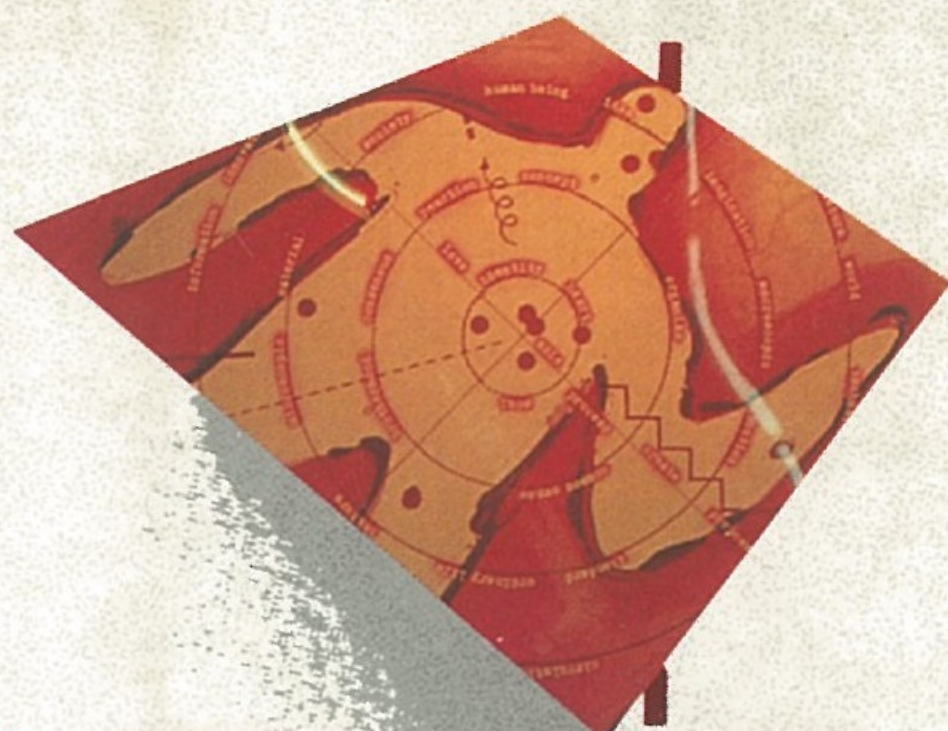


洪惟仁 著

台語與文學

與台語文字



研 台

4

究 語

論

語

文

學

理

學

理

學

理

學

理

學

理

學

理

學

理

洪惟仁 著

前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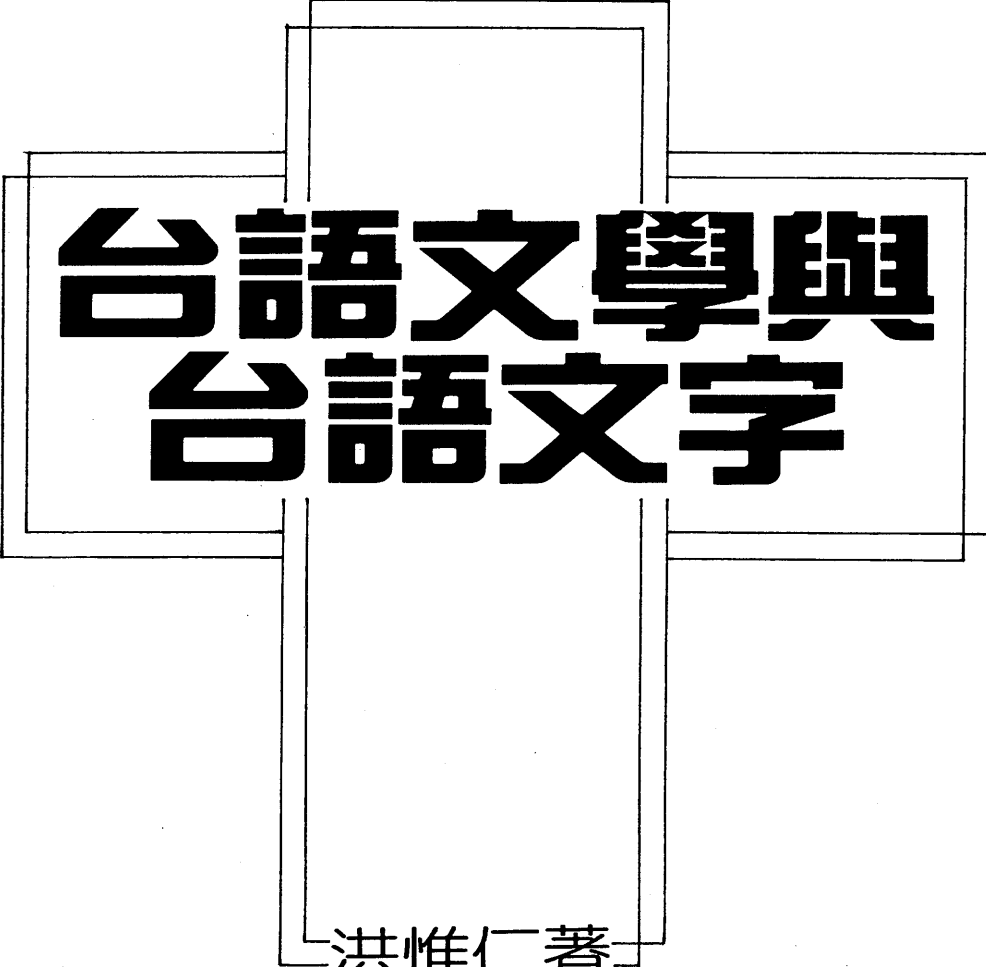


洪惟仁簡介

一九四六年生，台灣嘉義人，一九七二年師大中文研究所畢業，一九七九年牛奶島（Green Island）大學研究班畢業。

曾從事翻譯、寫作及台灣方言調查。一九八八年接受美國日本同鄉會及台美基金會邀請至美日作巡迴演說。現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約聘助理研究員。

譯有《書道全集》（大陸）等十餘套。編著《雉雞若啼——黃勁蓮台語詩選》（台笠、自立）、《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武陵）。著有《中國訓詁學之理論基礎》（碩士論文）、《台灣河佬話聲調研究》（自立）、《台灣禮俗語典》（自立）、《台灣方言之旅》（前衛）、《台灣語言危機》（前衛）、《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前衛）。



台語文學與 台語文字

洪惟仁著

自序

這本《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蒐集筆者近幾年來有關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問題的討論，全部都在報章雜誌發表過。把「台語文學」和「台語文字」兩個本屬不同領域的文章放在一起，對台灣人來說確實感慨萬千，因為這兩個本屬不同領域的問題，所以會在台語問題上交叉，是因為台語還沒有一個大家正式承認的、完整而固定的文字，當文學家要創作文學時，找不到一個可以記錄台語的文字。

因此，台語文字問題若無法解決，則台語文學便無由成立。台語文字問題乃成立台語文學問題。

然而試問，台語既沒有完整固定的文字，是不是意味著台語沒有自己的文學傳統？或台語從未發生過文學？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因為如果所謂文學指的是以文字書寫的創作語言，則台灣鶴佬語源自漳泉，泉州早在四百年

以前就已有過文學，現在留傳在世的〈荔鏡記〉〈金花女〉戲文，多刊於萬曆年間，至今已四百多年了。這套文學是今日南管、潮劇的祖先，一直流傳至今。這就是閩南語的文學古典。本書輯因此蒐集了〈台灣个古典文學〉、〈南管文學之美〉、〈吳守禮教授的閩南語古典研究〉三篇文章。

鶴佬語古典文學，除了南管之外，還有歌仔冊、歌仔戲、流行歌。這些文獻都是土生土長的台語文學，其中一部份寫成文字，大部份只留存在戲子腦中，隨著傳統戲曲的沒落，戲子的凋零，而消失於人間。筆者以為當前最重要的課題是，趕快忠實地將這些東西記錄成文字，使它變成台語文學的古典。

台語文學最重要的材料當然是台語，這是無庸置疑的，台語程度不佳，當然寫不出好的台語文學，這也是無庸置疑的。所以台語作家，第一件工作，便是要潛心研究台語，用活生生的語言寫出活生生的文學，而台語最寶貴的菁華便是哲諺，台灣的哲諺用最簡潔有力的詢語，三五字便道出人生、自然的真理。本書輯一收入〈哲諺——祖先智慧的寶石〉以闡明哲諺的優美之處。此文本是《台灣哲諺典》序文，該書將於近期內由前衛出版社出版。

台語文學運動不能只停留在古典文學的研究，文學是社會人生的記錄，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文學，我們這一代創作的文學便是記錄了這個時代的社會人生，如果我們用台語來創作，便是記錄了這個時代的語言，用這個時代的人民的語言，記錄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感情，這是最適當，也是最尊貴的創作方式。本書收錄了筆者和廖成浩教授論難的〈一篇台語文學評論的盲點

與圍限》及《雉雞初啼——序黃勁連台語歌詩集《雉雞若啼》

台語一向沒有完整固定的文字，過去人以爲漢字才算「字」，其實拼音字何嘗不是字？台語漢字雖然不夠用，若能兼用拼音字，便沒有寫不出的語言，只可惜目前尚沒有一套拼音字可以取得大家的認同，更沒有一套通行的拼音字可以和漢字互相融合。因此目前台語可以說還沒有一套固定完整的文字。那個不完整的文字便是漢字。這套漢字不但不完整也不固定，大家往往爲了什麼詞素要用什麼文字表達而困擾，而爭論。

本書暫且撇開音標的問題，輯二所選的幾篇文章，都是討論漢字問題的。每一篇文章都面對爭論，有些文章爭論得十分厲害，只有最後《一種無漢字詞素的解決辦法》一篇，提出採用漢字增添潤號以爲表音符號的辦法，這不是好辦法，卻也不失爲一種不得已的辦法。

台語的字源問題是大家感興趣的問題，許多人研究台語就是喜歡研究這些。本書輯三提出語源考證應有的科學態度與方法，末篇《鶴佬語語源學概論》，對語源學的方法論提出個人的看法，另外《訪許成章教授談台語字源研究》，肯定了古典派學者的成就。

台灣的歷史學在日本時代已經現代化。日本時代的日本學者除了古典文獻之外，更重視考古資料、民俗學資料、語言學資料，戰後，這批日本學者回去了，一批中國學者取代了日本學者的地位，然其方法卻仍十分傳統，很少能夠利用考古資料、民俗學資料、語言學資料作歷史考證的，歷史學者除了古典文獻之外，可以不必知道傳統史學之外的學問，這是很大的退步。輯三收入《語

言學在台灣史考證上的運用——以琉球=鹿港=臺員=Tayouano、鶴佬=貉獠爲例》，希望以此拋磚引玉，引起歷史學者重視語言學。

這本書連同〈台灣語言危機〉〈台灣方言之旅〉〈台灣哲諺典〉三本在一九八八年年底時就已排版完成，其後因民主聯盟縣市長決定採用共同的教育音標，並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假中研院召開「本土語言教育問題第一次學術研討會」，並組織參議委員會。筆者一直在等待這套教育音標趕快決定，並決心立即支持、採用，但事隔一年，這個會還在開，筆者等不下去了，不得已先出《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台灣語言危機》《台灣方言之旅》三部，至於《台灣哲諺典》仍等教育音標決定之後再出版。

今夏海內外四五十位台灣語文學者發起組織「台灣語文學會」，決定音標與常用漢字是其重要計畫之一，我們期待它早日成立，早日完成計畫，讓我們有個遵循的依據。

一九九一年六月 洪惟仁識于汐止

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 目錄

〇〇三 自序

輯一、台語文學

〇一三 哲諺——祖先智慧的寶石

——〈台灣哲諺典〉序

〇二〇 台灣个古典文學

〇二六 南管文學之美

〇三九 吳守禮教授的閩南語古典研究

〇四五 一篇台語文學評論的盲點與囿限

——評廖文〈「台灣文學」的商榷〉

〇五五 雉雞初啼

——序黃勁連台語歌詩集〈雉雞若啼〉

輯二、台語文字

○七一 從「阿土伯講古」談台語記述之道

○八四 回宋澤萊个批

○八七 鶴佬儂个好囝孫

——評宋澤萊〈台語文字化个問題〉

○九四 鶴佬文漢字个問題——敬答林清文先生

一〇一 予黃勁連个批

一〇三 台語文字化个理論建設者

——評介鄭著〈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話文〉

一一四 事非經過不知難——敬答台語文的批評者

一二三 民主科學的台語文研究

——再向鄭良偉教授請教

一四〇 一種無漢字詞素的解決方法

輯三、台語語源

一五三 台語溯源不能開玩笑

目 錄

一五八	台語研究的態度與台語溯源的方法
一六四	語言學在台灣史考證上的運用
	——以琉球＝鹿港，台員＝Tayovan，鶴佬＝貉獠為例
一七九	訪許成章教授談台語字源研究
一九七	鶴佬語語源學概論

輯一
台語文學

哲諺——祖先智慧的寶石

——《台灣哲諺典》序

文獻所載的台灣俚諺，依據我粗略的估算，將近有七千條。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台灣總督府編的《台灣俚諺集覽》收了四千五百條左右，片岡巖的《台灣風俗誌》《台灣人的諺語》收了一千三百餘條，吳瀛濤的《台灣諺語》收了三千六百餘條，加上其他俚諺集、零星文章及辭典所收，除去重複者不計，共約一萬條。

這一萬條俚諺可分為三種、四類、共五款。

第一種是成語，如「牛腸馬肚」、「鼓井底水雞」、「目睷大細蕊」、「儂來客去」、「三不五時」……等。這一類可以說是爲了補充或美化詞彙而創造的。是詞彙的延長，和抽象的人生經驗不太有關係。

第二種是歇後語，如「槓痾个落崎——知知」、「領頸生瘤——拄著」等，可以說是一種謎語。

第三種是諺語。是基於人類細密的觀察和人生經驗所創造，經過無數人雕琢、延用而成的簡

潔語句。這一種又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格言。這類格言大部份是採自古書，而以台語讀出。它不專屬於「國語」，是所有漢文化圈的共同文化遺產，不但漢族延用，即連朝鮮、日本、越南都採用。如「忠臣不仕二主、烈女不事二夫」、「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人之初、性本善」……這一類因為是古漢語，大部份只流傳於士大夫之間，只有少部份被一般庶民流傳，並且隨著漢文教育的荒廢急速失傳。

第二類是俗諺。是就一般風俗習慣，歸納成簡潔語句，以為教育或規範禮俗儀節，或只附著於民俗現象的諺語，當禮俗或民俗改變時，這一類俗諺便遭到淘汰的命運了。如「肉愛予儂食、骨袂使予儂齧」、「袂曉扑紐仔毋通嫁翁」、「儋查夫、無儋查某」、「查某团得田皮、後生得田骨」、「孤齒食姑米」、「菱苴流去、簾（講）嘛無路用」、「年頭飼雞栽、年尾做月內」……這些舊時極為重要的諺語，因為風俗習慣的變遷，變成不合時宜，已經失去意義，所以社會上已不再流傳，久之便成死諺。

第三類是哲諺。這一類諺語有一部份原本也是俗諺，但經過長久使用之後，不斷被引申、擴大了意義，所以即使風俗習慣改變了，它仍然繼續被使用。如果說諺語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則哲諺便是寶石，是人類智慧的精華。台灣哲諺是台灣人祖先為後世子孫所留下最寶貴的語言文化遺產。

哲諺中有原本就是一種民間哲學思想的表現的，如：

「一好恰一喺，無兩好通相排」（有好就有壞）

「嬌標（美醜）無比止，恰意卡慘死」（情人眼裡出西施）

「中主儂意便是好工夫」

「初三四、月眉意，十五六、月當圓，廿三四、月暗冥」

「父母痛团長流水，团孝父母樹尾風」

這是永恆的道理，無論任何時代都不可改變的。它原本不屬於俗諺之一類，是鶴佬人祖先長久對自然的觀察，不斷積累的人生經驗。

至於原本屬於俗諺，而今尚可適用的，諸如：

「儂跤跡有肥」（人腳跡有肥）

這句話起源於泥地板時代，因為客人多，由外面帶來塵土，致使地板越來越厚，經過一段時間，必須用鋤頭鏟平。如果客人少，地板就不容易積厚。正如格言所謂「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客人多是一個人發達的象徵，無論是多金之富或學問之富，都是好事，所以「儂跤跡有肥」有鼓勵人好客之意，雖然現在已很少有泥地板，進公寓為客甚至要脫鞋以示有禮，極少人能體會「儂跤跡有肥」的道理，但這句話仍繼續流傳著。

「屎畧仔愈撓愈臭」（愈描愈黑）

「屎礮（音學）」是毛坑。二三十年前鄉下家家戶戶都有「屎礮」。屋外挖個坑，架上兩條木板，搭個草棚，就可大便，一面大便一面欣賞「屎礮仔蟲」在毛坑裡自得其樂的游泳，香氣噴鼻的景象，四十歲以上的鄉下人當記憶猶新吧。但曾幾何時，「屎礮」改為日式的「便所」，再改為「文化便所」（抽水馬桶），又是WC、又是「化妝室」，年輕人已不知「屎礮仔」為何物了。然而此諺仍繼續流傳。

當然，台灣哲諺也是隨時在改進的，像「一府四縣遊透透」現在改說「台灣頭尾遊透透」或「台灣頭行格（到）台灣尾」；「狗吠飛鳥」（無濟於事，多此一舉），火車開通之後改說「狗吠火車」；「輸農毋輸陣，輸陣卵鳥（陽具）面」因為粗俗，改說「輸農毋輸陣，輸陣歹看面」；汽車交通發達之後，交通事故頻發，司機遂成危險行業，因而新生了「司機紅衫穿一半」或「計程車司機紅衫穿一半」的諺語。

台灣諺語不但充滿了智慧，並且構思與修辭也非常巧妙。譬如上舉：

「初三四、月眉意……」

簡直就是一首詩。

「父母痛囝長流水，囝孝父母樹尾風。」

美得令人心酸。

「狗吠火車」

把現實習見的「狗」和「火車」構思在一起，栩栩如生，比起「無濟於事，多此一舉」顯然是有力多了。

「尿畧仔愈撓愈臭」

比「愈描愈黑」不但更為猷健，也更辛辣。

有一些人以爲我研究台語只是爲了興趣，或者爲了滿足鄉土情懷，我不否認這是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台語是粗俗的、沒有文化的，我不可能持續二十幾年，一直把研究台語當成我的終生職志。

正因爲台語是這麼深刻，這麼有趣，讓它被膚淺、粗俗，沒有現實社會文化基礎的語言摧殘、踐踏，祖先留下的語言文化遺產日益殘破，祖先的智慧寶石被視如糞土，我不禁感到太可惜、太不忍、太憤慨。所以我不但要研究它，並且要保護它。

「台灣哲諺」的蒐集研究，是我台語研究的項目之一，並不是全部。但我非常謹慎在進行。我先是蒐集了能夠蒐集的文獻，加以細心研讀。然後從七千條諺語中選擇了二千餘條哲諺，製成卡片，並按其意義，加以分類。這二千條之中有一些是前人說明不清楚，我無法理解的，有些因爲只有漢字，不標音，我也不敢隨意亂讀。我必須一條一條去請教阿公阿婆，務必了解其本義、引申義而後止。在我進行訪問的過程中，我也不斷蒐集到前人未著錄的諺語。每蒐集到一條新諺，每了解到一條以前不明白的諺語，就感到非常興奮。這是我研究台語最大的樂趣。

近年台語研究成了熱門，不但台語字典紛紛編纂，諺語專著也出了幾本。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品質都不太高。

第一、日據時代出的俚諺專著，每一本都有假名注音，但戰後所出的，沒有一本有注音，即連難讀的漢字都不能精確地注音，這是一大退步。

第二、有些研究者延襲了中國樸學家的陋習，只當故紙堆蠹蟲，從文獻中東抄西抄，不做調查研究；有的甚至分不清是大陸那省諺語，便拿來充當鶴佬諺語；有的不知本義，也不知通俗流行的引申義，便穿鑿附會，胡扯一通，把老一輩的台灣人當成傻瓜；有的發揮想像力，妄以己意加以無限制引申發揮。這些反科學的作法，其實已經不是研究，而是創作了。

第三、有些抄書家不懂台語，把日本人的錯字加以延用，遂誤導了讀者。舉個例來說，有句諺語：「十月臍，乞食睏破蓆」，所謂「十月臍」又名「秋後熱」，秋老虎也。所謂「十月小陽春」，入秋之後天氣轉涼，到了十月時忽然熱了起來，熱得令人發昏，連乞丐都賴在床上睡懶覺，不想出去要飯了，故曰「十月臍，乞食睏破蓆」。為什麼叫「十月臍」呢？這「臍」字讀作 *sioŋ*（燒第八聲），有三義：一是汗，如手汗曰「手臍」，脚汗曰「跤臍」，本字可能是「泄」，有說是「液」字。汗排泄而出，故曰「泄」；二是衰落義，如「芎蕉臍去」、「囡仔直直臍去」、「生理真臍」，本字不知為何；三是衰而復起，如水果採收之後，再生較小的水果，謂之「臍个」，如「臍茛仔」、「臍蓮霧」。「十月臍」就是第三義，即秋後再度轉熱之義。日人著作中，如台日典寫成「十月臍」，

其餘有寫成「十月燒」，但注音仍注第八聲，吳瀛濤《台灣諺語》延用「十月燒」，並注釋為「熱」，大錯。後來我又看到有學者抄襲他的寫法與說法，大作文章，可惜。

台語研究若是不能出之以嚴肅認真的態度，而止於趕時髦、滿足鄉土情懷，對台語文化的發揚與提昇，是沒什麼益處的。戰前長老教會的牧師們、日據時代的研究者，無不是非常認真嚴謹，今天台灣人自己研究自己的語言文化竟如此粗疏、不負責任，實在令人失望啊！

《台灣哲諺典》原本自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起在民衆日報連載了一陣子，後來因為該報改版，中止連載，至今足足一年，尚未復刊。去秋中廣全國聯播節目邀請我講「每日一條台灣俗語」，直到一九八八年春天我出國以後停播。爲了中廣播講，我曾經把二千餘條台灣哲諺重新整理改寫。但因為我回國復播之後改講「台灣禮俗語典」，台灣哲諺典就沒有再寫下去。一九八八年太平洋日報創刊，九月十日起「台灣哲諺典」又在報禁解禁之後第一個非報系創刊的新報上重新找到了歸宿。但可惜太平洋日報又改版，「台灣哲諺典」又被拋棄了。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中廣講的「台灣禮俗語典」結束，於是又開始講「台灣哲諺典」。一九八九年年底，「台灣哲諺典」終於得到前衛林文欽先生慨允出版，並連帶出版錄音帶，總算使我完成了一件事。然而這本書爲了音標未定的問題，一直擱置到一九九一年底才出版。

台灣个古典文學

台語文學个「祇蒂先拍予好」

台語文學自光復了後消沉過一段真久个時間，最近有閣「回魂」个勢面。詩有林宗源、向陽、黃勁連、林央敏、陳懷沙、梅鶯……遮个儂咧試寫；文章有鄭良偉、向陽、林錦賢、楊劍星、宋澤萊、林蔚文、林少德、林繼雄、洪惟仁咧試寫；宋澤萊、許極燉甚至有長篇个作品發表，有夠鬧熱。

看著職款現象，逐家當然真歡喜，毋過亦真煩惱。歡喜是歡喜講咱逐家幾年來个推動、呼籲已經有淡薄仔成果，總算無白費心神；煩惱是煩惱講絕大多數个作品，中文文學个影響傷重，台語文學个祇蒂傷淺。

文化是累積起來个，新文化決定是對舊文化个腹肚底生出來个，毋是石頭空爆(pialk)出來个，

亦母是有法度對外文化徙栽 (sua²tsai¹) 來改造个。台灣新文化若愛[?]下有希望，一定著愛帶舊文化个田園釘根，吸收外文化个滋養，發揮咱職代儂个新觀念，台灣新文化即(才)會大穰閣青翠、大穗閣飽仁。儂講「一日徙栽，三日倚黃 (khia⁷ng⁵枯黃)」，日本儂來、共(音咬)咱徙一遍栽，國民黨來、閣給咱徙一遍栽，台灣文化个栽仔予儂徙來徙去，愈徙愈去瘠地，徭今日日已經強卜蔞 (lian¹) 去矣。

台語文學个情形亦是共款，經過兩擺「國語運動」个躊躇 (thun²ta¹h³)，台語強卜斷種，台語文學亦僭一點氣絲仔但但 (nia⁵nia⁵)。這是現代台語文學个田底稞 (bai²)，肥亦落無夠所致。職款處境若無改變，我相輸台語文學是無啥前途个啦。台語文學若愛卜大穰閣青翠、大穗閣飽仁，一定著愛徙轉來咱祖先个田園，逐家拍拚來壅 (ing³) 肥、沃水、挽草即有希望。

台語文學个舊田園是什麼？著是阿公阿媽个話語，著是南管、歌仔戲、布袋戲个傳統啦！職(這)內底有真儕(多)台語文學个寶藏佇咧。這著是台語文學个古典。

咱若有讀過世界文學史著知影，無佗 (to²那) 一國个新文學母是建立佇舊文學个抵蒂頂面發展過來个。無讀過舊文學作品，甚至話都講袂鬥搭，講有法度寫出偉大个作品，我猶毋捌聽過。咱个文學作家敢母是著愛讀(聽) 一寡仔台語古典文學作品呢？

了解各國新文學个發展史

眞儕儕批評講眞儕儕新發表个台語詩、台語文，青澀 (tshe²siap⁴)、袂順，講是創作，袂輸翻譯，讀著無味無素，有夠艱苦。我嘛有感覺。這是按怎呢？著是因爲台語文學作者欠缺台語活語言个基礎，恰舊文學个祗蒂。

美國詩人惠特曼个詩眞儕儕呵佬。伊著是將知識份子个猶鬼仔殼剝起來，去做碼頭工儕，透日哈工儕生活做伙，了解工儕个語言，將工儕活跳跳、鮮少少 (tshi²N¹tshio³tshio³) 个美國話卻 (khioh⁴拾) 入去詩內底，即創作出充滿著美國味个美國文學。這是吸收活語言成功个例。

中國五四時代个新文學作家，親像魯迅、老舍、胡適，每一個儕攏是舊文學祗蒂非常好个。中國白話文學个歷史已經有歸千年，每一個白話文學作家攏有真好个漢文祗蒂。五四時代个新文學作家，釘根佇舊文學个基礎頂面，然後吸收西洋文學个營養，即開創出現代中國文學个新局面。這是拍好祗蒂成功个例。

台語文學作家若眞張 (tsin¹tiun²) 想卜開創一條台語新文學个大路，應該了解各國新文學發展个歷史過程，毋通誤會講台語文學是對今日日 (kin¹na³kit⁸) 个「我」即開始个。

研究咱个古典文學

漳泉話个文學傳統，起頭是泉州个南管。南管文學到底有幾年个歷史，無儕知，上早个《荔鏡記》戲文留傳俗今 (kau³taN¹) 已經四百外年，台灣、廈門流行个歌仔亦有歸百年个歷史，三

十年代个流行歌雖然無外好，上少嘛有七十年个歷史。這著是台語文學个「古典」，鶴佬儂个好囝孫，有義務去研究遮个古典文學。有記錄做文字个應該研究，無記錄做文字个閣卡愛研究。

我講「研究」，意思是研究卜按怎來共遮个傳統遺產^{「接」} (suá³tsiap⁴ 繼承) 落來，做咱將來創作台語文學个「肥底」，毋是卜當做一種古董咧看^{「睷」}。

我研究台語个態度著是按呢，二十外年來，我个研究目標，著是研究卜按怎共(ka)咱个母語文化保存落來、發展落去，毋是卜帶學術上有什麼地位，亦毋是卜共台灣話留一个墓碑。

毋過真見笑，二十外年來，我个研究範圍^{「俗」}今猶未超出語言个範圍。我一直想愛卜研究南管、歌仔戲、布袋戲，攏無機會，相信閣幾年仔，我會用語言學个基礎去共南管、歌仔戲个文學做些^{「」} (tse⁵) 記錄佮研究。

雖然是按呢，我一直真關心南管、歌仔戲、布袋戲、流行歌，若有機會著想愛去看、去聽。流行歌有真儕錄音帶，歌仔戲電視亦逐日咧播送，南管戲著卡稀罕，我若知影有南管戲，一定會去看。

會記得第一擺看南管戲是二十外年前，阮恩師鍾露昇教授^{「我」}我去閩南同鄉會看，以後因為去牛奶島 (green island) 大學留學^{「歸」}十年，毋捌閣聽過南管。俗^{「駕」}三年前佇青年公園民間劇場看吳素霞女士指導个「清雅樂府」搬「雪梅教子」，毋但戲好看，靴个囡仔演員搬南管戲，講泉州話閣靴爾^{「漂亮」}，心肝實在真感動，想講若有機會，卜專心來去綴 (tue³ 跟) 吳女士學習，卻是一

直無機會。

頂個月，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邱坤良教授邀請我去參觀個排練南管戲「白兔記」。台灣傳統戲劇會凍帶學院內底堂堂咧傳授，實在有夠歡喜。尤其個閣是卜帶國家劇院堂堂公演，真有面子。雖然這生本著是咱個義務份權利，益(jah)毋過台灣文化受農壓制四十外年，今日日小可仔會得有機會「登大雅之堂」，總是感覺出一口氣。吳素霞老師逐禮拜日都對清水來教戲，邱坤良教授逐日帶中心共學生督練，幾個月仔著有遮好個成果，實在真感心。

邱教授希望我倚在語言個觀點，來共個批評。我感覺這真為難，因為咱家已無咧研究，別儂有咧拍拚。有做個，閣著愛予無做個批評，這實在無理！

傳統文學毋是看晃個古董

益毋過，確實無批評袂進步，「君子贈人以言」，我總亦提出一點共個批評：著是演員個泉州腔無夠標準。泉州腔是南管戲個性命，咬音若無正，口白唱曲著袂好聽。清雅樂府個小演員逐家講泉州腔著真標準，共一個老師教出來個大演員顛倒無標準，這著證明語言自細漢學卡好學，食老即卜學扑拍 (pha⁴phk⁴)，有影卡慇 (oh⁴難)。但是職關一定著愛通過，袂凍清採得。

另外，藝術中心個學生對待南管，敢那親像對待西洋個烏撒仔 (Opera 歌劇) 共款，無將南管看做是家自祖先個文化遺產，咱是卜去共伊紮接個肝款心情。我是按怎塔有職款感覺呢？著是

因爲學生仔落戲了後，同學之間是講華語，毋是講台灣話，雖然我知影佢大部份攏是台灣鶴佬儂。戲劇語言是日常語言个藝術化。日常無愛講台灣話，台灣話一定講袂端的(tua N'itah⁴道地)，台灣話都(toi)講袂端的，泉州話閣卡講袂端。所以日常無愛講台灣話哈做南管泉州腔講袂標準有直接个關係。泉州腔若講袂端，南管戲个藝術性著愛拍折喏。

當然這是普遍个現象，袂使專對藝術中心个學生批評。我有一擺佇庄跤看大學生做布袋戲，大學生講台灣話喋喋突突(thih⁸ thih⁸ thuh⁸ thuh⁸結結巴巴)。台仔跤个老歲仔儂講：「益(ia⁴)恁台灣話都袂曉講，卜做什麼布袋戲。」大學生見笑，歸氣講「國語」！這是我除了電視以外所看過个第一齣「國語布袋戲」。所以比較起來，藝術中心个大學生已經真交矣，袂嫌得矣。但是咱若無注意保存咱个語言，有一日無的確會出現「國語南管戲」嘛敢。

總講一句，南管、歌仔戲、布袋戲遮个台灣民間戲，其中个語言成份會使得看做是台語文學个古典。台語新文學若卜愛行出一條大路，著愛繼承遮个語言遺產，拍好古典文學个祇蒂。假使新文學作者無重視遮个遺產；趣味傳統戲曲个少年家只干礁將傳統戲曲當作一種古董咧迫迫，我相信台語文學是無前途个啦。

(一九八九、一、十四)

南管文學之美

我對南管一直有一種講袂出个感情。

第一个原因：因爲南管文學是鶴佬語个古典文學。鶴佬文學，毋管是布袋戲、歌仔戲、道教文學，一直徭現代流行歌文學，攏是南管文學个囝孫。所以南管文學佇鶴佬語文學史个地位，等於是詩經、楚辭佇中國文學史个地位，尙且伊个文學內容閣卡豐富。咱鶴佬儂个子弟，佇學校中接受著中國文學个教育，將中國个詩詞歌賦當作是家自个古典，將北方白話文學當作是現代白話文學个古典，卻袂記得鶴佬儂亦有家自个古典。咱讀中國文學古典讀著真順，但是讀南管、歌仔冊遐(hia¹)个鶴佬語文學作品，顛倒那親像咧看「天書」共款，看攏無。這是教育个結果。鶴佬儂看南管戲文看無，著那像因仔細漢予儂抱去飼，大漢袂認得家自个親生父母共款。所以我對南管文學、歌仔戲文學个感情，宛然親像孤兒卜走揣(tshue²)親生父母个心情。

第二个原因：鶴佬語文學作品中間，雖然亦有歌仔冊文學、流行歌文學，但是真正有知識份

子參與个，只有南管文學，歌仔冊文學哈流行歌文學雖然亦有伊可愛个所在，但是因爲個个歷史卡淺，夭未受著知識份子个重視恰參與，所以就文學藝術个觀點看起來，南管文學个藝術成就是其他个文學綴 (tue³跟) 袂著个。

佇台灣，一般儂所看會著个南管文學不過是曲詞，其實南管文學上峩 (高) 个成就是戲文。曲詞是對南管戲文摘 (uā⁴) 出來个，只有戲文即 (tsia³) 是完整个文學。

但是眞可惜，南管完整个戲文流傳落來个眞少。有眞儕 (多) 戲文是手抄、私人收藏个「秘笈」，普通儂看袂著，有个是南管戲師傅記佇頭殼內，並無寫做文字，敢那歌仔戲个戲文共款，所以失傳个南管戲文實在是不計其數。流傳咯今日日 (kin¹na³zi³) 个南管戲文實在有夠少，假使咱若無趕緊共伊記錄、整理、留傳落去，遮个鶴佬語文學，有一日會失落駕斷半屍。

現時流傳最古个南管戲文是吳守禮教授所收个「明清閩南戲曲四種」。吳教授有相繼做過眞儕研究，貢獻眞大。抑毋過傳統戲文因爲無注音，漢字个用法亦無統一，咱對泉州話亦無眞了解，所以眞慄 (oh⁴難) 讀。

南管戲眞罕得看，但是我亦看過幾出 (齣)。逐 (tak³) 出攏感覺眞趣味。毋過講老實話，唱曲聽無啥有，有東時仔唱曲若卡儕，連咧做啥貨都毋知。

二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佇國家戲劇院演出「陳三五娘」恰「白兔記」。「白兔記」兩個月前佇中心預演个時我有參觀過，雖然眞趣味，但是共款聽無啥捌 (bat⁴)

懂)。咯(到)正式公演个時，因為有賣劇本予儂對照，所以逐句攏聽有，尙且會凍深入了解南管文學个美妙。

職(這一)兩場南管演出个時無扑字幕，觀眾逐家沿路看戲沿路對校本，袂輸咧上課共款、遐爾認真。我相信古典戲劇若無對字幕或校本是無法度完全理解个。益亦著完全理解戲曲个內容，即會凍了解戲曲个文學價值。

下面，我想卜就職擺傳統藝術中心所搬个職兩出戲，倚佇(khia¹ti¹站在)文學个立場，哈讀者門陣(一齊)來欣賞南管鶴佬語文學个「美」(bi²)。

傳統戲文對文字無啥講究，言文無啥一致，用字亦無統一，會使講傳統戲文只是幫助戲仔「記持」(ki³ti³)个簡略記述而已。以下是參考戲文，根據實際演出个語言所做个記錄。因為國家劇場母准錄音，所以下面个記錄只是隨場筆記，有我家自个補充，這愛先講明。

陳三卜去廣南揣個阿兄，經過潮州，拄著五娘元宵出來賞燈，兩儂一見鍾情。五娘用羅帕(ple³)包荔枝、擲(tan³)予陳三爲記。陳三裝做磨鏡師傅，去咯黃府磨鏡，迺持工(故意)將五娘个寶鏡損破，陳三煞賣三年身做黃府个奴才。

五娘知影陳三个身份，毋過一直佯(teN³)母知，陳三擋袂柵，決心卜離開，轉去泉州个鄉里。益春將陳三个傘扭咧，下面著是職段「留傘」个菁華。

益春：(白) 噯！三哥，(唱) 三哥暫寬且忍氣，恁何必虧心卻阮留意，想起姻緣久都母是一時，汝有心卜下釣，毋畏春魚母肯食餌。

陳三：(白) 小妹，我雖有心，恁阿娘都無意，若是我帶只處 (*tsi²te³*)，一日過一日，終年無了時。

益春：三哥，汝亦莫得 (*boh⁸ti⁴* 毋通) 向咀 (*hiuN³taN³* 按爾講)，阮阿娘實是有心卜來就汝，但 (*tan¹* 只) 是母好咀出 (講出喙)。又閣咀 (閣講)，論汝只才貌，無咀阮阿娘有意，就若乜 (*mi⁴* 什麼) 儂見著汝，亦是有意啊。

陳三：(白) 噯，小妹，汝真正害死儂。

……

益春：(白) 三哥，汝今 (*tan¹*) 且停片時，度 (*tho¹* 予) 我來去共阮阿娘咀一聲，看伊乜 (*mi⁴*) 意，咯 (到) 許時，汝兩片 (*paiN⁵*) 咀若明啦，待乞 (予) 汝卜轉去毋轉去，亦是汝个代 (事)，
共阮總無干。

陳三：(白) 向說 (按爾講)，帶 (念) 著小妹汝，我今 (*tan¹*) 且停片時，度汝去共汝阿娘說一聲！

益春是潮州儂，所以「講」講「咀」(*tan³*)，陳三是泉州儂，所以講「說」(*se⁴*)，絕對袂重

談(ting⁵taN⁵錯誤)，這是陳三五娘戲曲注重方言用字个精妙處。

益春將五娘來見陳三。

五娘：(白) 陳三，汝卜佗去？

陳三：(白) 我卜轉去泉州娶一新¹婚！

益春：(白) 噫，娶新婚啊娶新婚，許个許个，好啊！

五娘：(白) 陳三，汝卜轉去亦是，但(nia⁷ / na⁷)是長工天閣未滿，汝知母？

陳三：(白) 我是官家子弟心適興，那卜做拙(tsuah⁴遮爾)久？

……

益春：(白) 無啊！三哥，阮看汝咀只話，閣那是一喙風(huang¹)。

陳三：(白) 風啊！風我閣有底，徭尾汝即會知。

益春引去陳三講出伊个心聲予五娘聽。

陳三：(唱) 因送哥嫂卜去廣南城，即徭潮州，喜遇上元燈月明。偶然燈下遇見阿娘，有只絕群娉婷。見汝嬌羞半遮掩，即會惹動我只一點痴情。勉強送哥嫂，次早起程。一身爲汝割吊，

即會離開我胞兄，轉回潮州，駿馬彫鞍，遊遍街市。對汝樓前經過，往往來來，真個難解意馬心猿。幸逢六月，汝在樓上適興，汝掠荔枝撿(taN')落，卜來共我眼裡偷情。

益春：(白) 阿娘，三哥咱咱在樓上共伊眼裡偷情，可(kha²)有只代無？

五娘：(白) 死婢，什乜眼裡偷情，阮都毋記得咯。

益春：(白) 嫺亦毋記得咯！三哥，阮看汝誠白賊啊！

……

陳三：(白) 荔枝誰撿(taN')？

五娘：(唱) 荔枝撿(taN')落，只是阮益春伊儂(ㄟ)撿(taN')迤迤。

五娘恰益春閣用真儕霜話共陳三創治。陳三擋袂欄，雨傘擰咧著卜起行。益春對後面扭著雨傘共伊擋咧。

益春：(白) 啊！放手啊！今亦罔度儂咱幾句，煞袂受得滾笑。

陳三：(白) 好好一儂，乞(予)恁娘嫺一儂一喙，批批截截(phue¹phue¹tsue⁸tsue⁸冷嘲熱諷)、算斤數(siau³)兩，天說是滾笑！

益春：(白) 批截汝是疼汝、惜汝，若是別儂雇阮，阮亦毋去咱伊。

陳三：(白) 汝看、汝看一下 (tse⁰)，批截我，叫是疼我、惜我。

益春翻頭問五娘。

益春：(白) 阿娘，今是卜度伊去，亦是卜留伊帶只處 (tsi²tse³)？嗯，毋做聲，毋味 (姑且) 罔度伊去啊！

五娘：(白) 死婢，汝主意就是。

益春：(白) 哇，許个嫺做乜敢主意。以嫺思量起來，度伊去總袂成 (tsiaN⁵)，敢著留伊帶只處。

五娘：(白) 許汝就去留伊。

益春：(白) 嫺留伊，伊若卜母帶塊 (tɕ³住著)？

五娘：(白) 汝留伊，伊若卜母帶地，許汝就去死度伊！

五娘將益春棟 (sak⁴) 予陳三。

益春：(白) 我壞咯！只片棟一去，許片棟一來，好好一盆春，乞 (予) 汝兩儂，棟來棟去，頭都亂咯，天教儂著去死度伊，真真、儂个性命，閣亦惜惜啊呢！三哥，汝可 (kha²) 有聽見？

陳三：(白) 聽見什乜？

益春：(白) 阮阿娘教阮來留汝，留汝若帶塊味就好，留汝若母帶塊，教阮來死度汝！阮問

汝一下，汝今是卜帶塊，亦是卜當儂命？嗯，毋做聲。許阮著來去死度汝啊！

陳三：（白）我壞矣（a^o），我寧可著帶只處，俾（tsai¹怎）通度小妹汝死？

……。

歸段戲賑賑（10³）長，只是一句話：「三哥，汝帶塊，毋通走。」若是現代戲，五娘一定是卜哭卜啼，跳去將陳三攬（抱）咧，第一句話著是：「三哥，我愛汝。」

莎士比亞有講：「最偉大个愛，無講一个愛字。」五娘對著陳三个痴情，不但無講一句愛，顛倒用「無愛」來表達伊个「愛」，這著是藝術个表現。

古典戲，卡看都袂厭，會使講著是因爲表現个婉轉，語言本身著是一種藝術，敢那歌詩共款，著是吟唱百遍亦是袂嬾（bue¹sian¹不厭）。

「白兔記」是演後漢高祖劉智遠，自細無依無倚，予沙陀村李文奎員外卻去收留。劉智遠生做儀表不凡，李文奎認定劉智遠後日必定會出脫，著將查某囝三娘嫁予伊。

李文奎死後，三娘兄嫂看劉智遠母上目，百般欺負智遠，劉智遠姑不將別妻投軍邠州。後來去予岳節度使招做囝婿，閣因爲軍功，封做九州安撫使。

李三娘帶厝裡，受盡兄嫂苦毒，霜雪天赤跤揚水（tshiuN¹tsui²），冥時挨磨徭雞啼，頭毛無梳，身穿（衣著）破髻（phu¹a sam）。劉智遠離開了後，三娘佇磨房卻去一个囡仔，因爲無鉸刀

割臍 (tuŋ²tsai⁵)，用喙齒咬斷 (gio²，肚臍真韌，所以講 gio²，無講 ka⁷)，所以紅嬰仔著號做「咬臍」(gəp²tsai⁵)。因為恐驚囡兒受兄嫂苦毒，央厝邊送去軍中，交予智遠養飼。

十六年後，咬臍大漢，有一日恰兩個小兵出外拍獵，月下老人拗指推算，算準三娘母囡相見个日子已經恰矣，著差教 (ka⁷) 白兔，一路引去咬臍郎 (mŋ⁵) 來洛沙陀村 (sa¹t⁵tsʰŋ¹)，佇「八角琉璃井」邊，恰三娘相見。

咬臍聽起三娘身世可憐，叫三娘寫一封書 (tsit⁸pang¹tsi¹) 予伊个丈夫劉智遠，卜予偕翁某母囡團圓 (tua⁵ni⁵)。咬臍聽著三娘講起丈夫囡兒个姓名，恰家自父囡共款，心內著懷疑三娘是家自个親生老母。

咬臍轉去邠州，將一切个經過稟告爹親，閣將婦女儂个批呈予劉智遠。

智遠：(白) 噢！只一封書就是婦女儂个書嗎？

咬臍：(白) 是，爹啊！婦女儂說兒婿 (丈夫) 來只邠州投軍，必想是爹爹汝台下个軍。爹，爲伊儂找問 (tshannŋ) 看佗一个是伊兒婿，佗一个是伊囡兒，將只二个禽獸掠來面前，重扑四十大板，然後除回原籍，以警後人。

智遠知影囡兒所罵个是家自，著叫咬臍離開。看著三娘个批信，劉智遠鐵扑个心肝亦會艱苦，

滿面目屎。

咬臍入來。

咬臍：(唱) 爹，我爹，汝看別儂家書，爲何雙眼珠淚滴？只拙(遮个)代志，將只拙代志共囡說出因由。

劉智遠即拆白講肝个(hit'e)婦女儂母是別儂，正是汝親娘啊！咬臍聽著，悲傷萬分。

咬臍：(唱) 咳！娘啊！我娘啊！前日井邊相逢來，前日井邊相逢來，母囡依然拆東西。咳！舅姪，汝母念著同胞姪(tang⁵pau¹sai⁷)，親生一囡喙咬臍，爹啊！辜恩負義天地見，辜恩負義天地見，虧心毒行(tak⁸hing⁷)神明知。咳！娘啊！我娘啊！囡佇只處(tɕ³)享富貴，那虧娘親受磨剝。娘啊！我娘啊！

講了，儂就按爾暈(hun⁷)去。

智遠：(白) 我囡扞定(huaN⁷tiaN⁷鎮定)！我囡扞定！

咬臍：(唱) 聽爹說，八角井邊婦女儂，原來是囡親娘，娘佇井邊共囡說出拙因由。

智遠：(白) 囡！汝看汝娘親身穿(衣著)怎樣？

咬臍：(唱) 囡看娘真狼狽，遍身穿都是破碎檻樓。

智遠：(唱) 我恨，恨著李鴻信，汝只賊畜生，汝可(kha²)虧心無行止，掠汝親小妹肯做

爲奴爲婢。

智遠講遮个話那像卜將罪過掛予三娘兄嫂，但是咬臍卻認爲罪過在爹親。毋過爹親卡按怎嘛是爹親，咬臍徇智遠个話尾，講出下面个雙關話。聽來假那咧罵舅姪，亦假那咧罵老父。

咬臍：(唱) 爲人在世間，枉汝爲人在世間。

智遠：(唱) 咳！我三娘妻，非是我辜恩負義，全礙是山隔路遙，我只封書難寄 (kɿ˩˩)。

咬臍聽見爹親咧替家自排解，最後即講其實汝正是辜恩負義啊！來聽看伊按怎講。

咬臍：(唱) 汝真是辜恩負義，儂若做官，都(恨)袂得(緊)轉鄉里，因乜封書汝亦並無

半字。汝佇只堂上 (tŋg˥tsiuN˩) 享福富貴，拋別囡娘親佇許沙陀鄉里，食盡苦酸澀味。(白) 咳！我娘啊！我娘啊！

智遠：(白) 囡汝起來，待汝明日早 (bin˥tuaN˩tsa˥)，令儂搬請汝母，來只塊團聚，味就好咯！

……。

職段戲叫做「迫父歸家」。咬臍雖然痛恨老父辜恩負義，亦毋敢直接罵出來，先是指桑罵槐，等老父承認三娘是伊親娘，責備舅姪「辜恩負義」，伊想講爹親會反省責備家自，無想徭爹親並無

自責之意，最後即責備爹親「辜恩負義」，迫爹親令儂搬請親娘來團圓。

所有个心理發展攏是非常自然，對話婉轉合禮。罵儂个藝術、勸儂个藝術，佇職段南管戲，表現駕十足挂好。

劉智遠予囡罵講「辜恩負義」，亦有辯解。

智遠：（唱）非是我辜恩負義，全礙是官差不由己，今旦（kin-tuaN³）即會誤了佳期。

對一个受過西方思想教育个知識份子來講，無的確認爲劉智遠是「死鴨硬喙篋」，毋肯帶囡个面前承認母著。毋過我想講：喺認母著無一定有必要，要求帶囡个面前認母著亦真殘忍。最主要應該是實際个行動，編劇者在職段戲个起頭，有交待劉智遠說出伊个苦悶講：「自前別後音信稀，光陰相催緊如箭。想我三娘蜜意，愛卜恁來又畏失和氣。」功名、愛情个交戰，現實、恩義个選擇，躊躇不決，是每一个儂都可能經驗个代志。劉智遠佇最後受著囡兒个催迫，決定搬請糟糠妻來團聚，哈咬躋合唱出：

「恨袂插翼飛去沙陀鄉里，共我賢妻（娘親）相見。」

就是以行動个決定，代替口頭个讖誨，合情合理。卡贏口頭讖誨，行動躊躇。職段南管戲充份發揮了古典戲劇个藝術表現。

藝術學院爲著卜排演職兩出戲，開去兩百九十幾萬，比起請外國个樂團來國家劇院表演兩場、開銷幾千萬閣卡有價值，這是國家劇院用台灣儂个錢，替台灣儂做好代个罕例之一，雖然凍霜，

亦算講有一點仔交代。

只是，開去兩百九十幾萬，在李祥石先生、吳素霞女士、邱坤良教授、策劃之下，所有演員、後場經過十個月个苦心排演，即表演兩場，予一兩千儂欣賞，實在是太拍爽、太可惜啦。

我希望傳統藝術中心會凍繼續負起薪傳台灣文化个責任，排演閣卡儕戲，帶台灣各地、甚至海外，做職業性个表演。文化个薪傳絕對毋是靠政府一時心適興著做佢好个，著愛堅持，著愛相繼 (suá³續) 扑拚，政府、藝師、觀衆，大家攏愛相合 (saŋ¹kap⁴) 扑拚。

當然，我閣卡希望鶴佬語个記述文化趕緊建立起來，用一套完整个記述工具、有系統來整理鶴佬語文學，佇學校中實行雙語文教育，予咱个鶴佬語文化永遠留傳落去，這毋但是藝文工作者个責任，閣卡是所有鶴佬儂个責任。

吳守禮教授的閩南語古典研究

最近台北市連續發生了幾場大火，祝融肆虐無度，幾乎到了沒有火災才算新聞的地步。萬想不到，大火竟然製造了一場台灣文化浩劫。

十二月七日，台語研究老前輩、台大文學院退休教授吳守禮先生宿舍發生火警，吳教授畢生所蒐集的閩南語文獻資料以及個人研究成果，全部付之一炬。次日報上說：「初步估計財物損失約五十萬元。」幾個報紙的「估計」都一樣，相信是警方的「估計」。

見報之後的下午，我約同建發兄、順文兄一道去現場看看，天啊！四棟台大教授宿舍全部燒毀。目前一棟市區公寓賣到千萬元，是誰估計四家台大教授的財物損失才五十萬元呢？教授雖窮，光是他們的藏書就不止百萬元，至於那些孤本書以及未發表的手稿，更是他們畢生心血蒐藏、研究的成果，這場火災損失是無法估計的一場台灣文化的浩劫啊！

吳守禮教授是目前所有研究台語的老前輩。每一個鶴佬語研究者都多少受過他的指導和支援，包括我在內。高雄許成章教授更言必稱吳教授為「老師」。王育德教授曾多次稱讚吳教授在鶴

佬語文獻學上的貢獻。

吳教授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鶴佬語文獻學家。他所收藏的鶴佬語文獻之豐富，與對文獻的熟悉，沒有人比得上他。他曾多次編纂鶴佬語研究文獻目錄，如：一九四九〈閩南方言的文獻〉，一九五三〈福建語之文獻〉及補遺，一九五五〈福客方言綜志目錄〉，一九六三〈台灣方言研究文獻目錄〉，一九六七〈閩南語研究近況〉二篇，一九六八〈福建語的文獻簡介〉，一九六八〈從宜先生編著年表〉，一九六九〈台灣方言研究文獻目錄續編〉，一九七〇年〈台灣方言文獻目錄〉，共十篇之多。一九五五年著《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對日據時代台語研究成績作一總結，這篇論文與《台灣方言文獻目錄》原本是文獻會所編《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語言篇》的一部份，因省文獻會擔任審查的委員認為「纂述日人著作過多，且研究台灣方言豈須參考日人著作」，予以刪除。吳教授乃將其拒收部份自費油印發行。此二書一出頓成名著，被外國漢語方言學界當作重要參考書目之一。此後沒再出現過一部更詳細的台語研究書目，直到一九八八年筆者編《台灣漢語方言文獻分類書目》繼續蒐集，然於一九六六年以前書目仍多抄襲吳教授所著《台灣方言文獻目錄》，因一九六六年以前文獻幾已被吳教授蒐集殆盡，筆者能超出者著實有限。至如「……總成績」之類書目提要，筆者尚未能從事。

吳教授資料來源有三：台大圖書館、台灣省立圖書館及個人收藏。吳教授個人收藏的鶴佬語文獻大部份是圖書館所沒有的珍本，尤其是戰後出版的書籍論文，兩家大圖書館幾已停止收藏，

吳教授一人獨自擔負起收藏文獻的責任。他沒有任何資助，唯一的資金來源就是那微薄的教授俸給。然而這些藏書卻隨著十二月七日的一場大火，化為灰燼。每一位台語研究者和關心台灣文化的朋友們聽到這消息無不震驚得不知所措。

吳教授不是一個懷舊的或投機的收藏家，他是爲了研究而收藏。早在日據時代就讀台北帝大中文系時他便對「歌仔冊」極感興趣。他曾經是日據時代最偉大的台語學家小川尙義的學生，但他的台語研究卻是讀一九三一年羅常培的《廈門音系》而得的啓示。日本人中出現了好幾位了不起的台語研究家，但日本人並不希望台灣人研究台灣話。日本人研究台灣話是爲了教授日本人台灣話以方便統治台灣和推行「國語」（日語）。動機雖然不純，但比起不願學台灣話、只要人說「國語」（華語）的國民黨似乎強多了。

吳守禮教授的第一篇論文是刊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人文科學論叢》第一輯的〈福建語研究導論〉。這一篇原是吳教授讀了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客家的方言〉而自慚於鶴佬人尙未能有一部研究自己母語歷史的「導論」出現，於是發奮著作，一九四五年日文稿成而台灣光復，遂無發表機會，一九四九年乃譯成中文發表。這是有關閩南語史的第一篇論文，吳教授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卓見。王育德教授參考這篇論文，一九六六年著《福建語成立の背景》、一九六九年著《福建の開發と福建語の成立》。

一九五四年吳守禮教授發表《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語言篇》，分緒論、音系、語法、方言羅馬

字列述四章，對台語過去之文獻及研究作一集大成的整理，是最好的一部台語研究入門書，也是日後各地方言志抄襲的依據。筆者曾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發表〈評十篇台灣方言志〉，盛讚此篇為所有台灣方言志中僅有的三篇認真撰寫的方言志之一，也是涉獵最廣的一篇方言志。這是因為所有纂修方言志者都沒有他的研究深度。

這篇方言志完成後，吳守禮教授的興趣轉向《荔鏡記》的研究。《荔鏡記》或稱《荔枝記》，內容是閩南潮州最膾炙人口的陳三五娘故事，直至今日「南管」仍傳唱不絕，「唸歌仔」（說唱）、「歌仔戲」亦常演出，前年許常惠更編為現代歌舞劇。只因台灣人失去了教育權、傳播權，年輕人多半對這個故事十分陌生。吳守禮基於對母語文化熱烈的愛心，從英國、奧地利、日本，蒐集到五本明末清初的古老戲文，潛心研究。一九七五年將戲文輯為《明清閩南戲曲四種》。這是閩南語最早的文獻。許多人以為台語沒有文字，實際上早在四百年前，閩南人就以漢字寫閩南語劇本了。

從一九五七年九月起，吳守禮教授即開始發表一系列的荔鏡記研究論文，最重要的如〈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荔鏡記戲文研究——校勘篇〉（一九六六）、〈荔鏡記戲文研究——韻字篇〉（一九六六）、〈順治本荔鏡記校研〉（一九六六）、〈新刻增補全像鄉談荔枝記研究——校勘篇〉（一九六七）、〈順治本荔枝記研究——校勘篇〉（一九六八）、〈荔鏡記研究〉（一九七〇）、〈清乾隆間刊同窗琴書記校理〉（一九七五）、〈清光緒間刊荔枝記校理〉（一九七八）……在那氣氛恐怖的戒嚴時期，他是海內唯一的台語研究者。二十幾年來吳守禮教授幾乎把一生中學問最成熟的中老年全部

貢獻於追溯鶴佬語古典文學的研究。他的研究對鶴佬文學的重要性，正如《詩經》、《楚辭》研究之於中國文學史、《源氏物語》研究之於日本文學史、莎士比亞戲劇研究之於英國文學史一樣重要。然而，我們的鶴佬同胞有幾個認識他呢？那些以爲日文寫的、中文寫的才算是台灣新文學的新文學者，那些開始嘗試寫台語詩文的新文學者，有幾個曾經讀過鶴佬語的古典文學呢？台語文學具有四百多年的文學傳統，沒算好南管文學、歌仔冊文學的根基便開始執筆寫些沒有鶴佬語味的詩文，世界上有這樣的作家嗎？

吳守禮的一系列古典文學研究中，我以爲最具語言學價值的是《荔鏡記戲文研究——釋詞篇》，這是一本鶴佬語古語字典，他把現今失傳的早期鶴佬語詞整理出來，編成了這本書。這是最感興趣的一部著作。我曾經尋求一家專門出版台灣研究書籍的出版商出版，可是這家出版社以無利潤可得，拒絕了。我也向台北市文獻會尋求出版，文獻會還沒答覆，一場大火，把這本嘔心瀝血之作燒成灰燼了。

吳守禮教授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大著是近年來轟動一時的《綜合閩南、台灣語基本字典初稿》。這本書成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先是由美國某台灣人基金會資助影印出版，一九八七年吳守禮教授回國，尋求前述出版社出版被拒，終由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一年賣去三百多部，也算是不壞的成績了。這是一部鶴佬語詞素典，鶴佬語詞素幾被蒐羅殆盡，音注正確無訛、文白音兼收、漳泉音並列，是杜嘉德以來最完備的一部詞素典。

可是吳守禮教授並不以此爲足，這本詞素典出版之後，他繼續完成《補編》，準備基本字典再版時附上。可惜補編尚未付梓，也隨著大火化爲灰燼了。

大火之後，我兩度拜訪吳守禮教授。見到他那憔悴的面容上掛著火傷，我的心裡一陣酸楚。談起一生辛苦收藏的豐富台語文獻和許多偉大的著作，吳守禮掩著面，不願讓我們看到他的淚水。良久，目屎吞落腹肚，淡淡地笑著說：「閣再來去收啦！」

還要再收？還要再研究嗎？教授已經八十歲了，爲了保存台語，已經把一生奉獻給台灣人民了。

走出吳守禮教授寄寓的愛女的公寓，冬天的冷風吹不散我的沉思。什音全書、各種版本的彙音妙悟、八音定訣、手抄十五音、渡江書殘卷、五音字彙、各種荔枝記戲文微卷、同窗琴書記、道光本御前清曲……這些海內唯一孤本，連同那一堆未出版的著作，就這樣一去不返了。

吳教授常自謙說他是揀破爛的，他的研究是爲台語做墓碑，這些帶有諷刺性的怨言，會不會成爲一句讖語，像大火燒掉他的藏書與著作一樣，一場語言的暴力，消滅了我們千古流傳的母語？使我們的母語一去不返呢？

很少有台語研究者真正了解吳守禮教授的貢獻。後輩小子常常沒讀他的書便在「關帝君面前舞大刀」。我也曾是這樣的一個後輩小子。可是當我進一步再去深研他的著作時，便覺得他高山仰止，而爲自己「半桶屎擔咧出」羞赧。

(一九八八、十二、十二)

一篇台語文學評論的盲點與局限

——評廖文〈「台灣文學」的商榷〉

六月十六日自立晚報本土副刊刊出廖咸浩先生的大文〈需要更多養分的革命——「台語文學」運動理論的盲點與局限〉一文，引起許多台語文學界的不滿。不料因為此文乃自原文摘要，題目亦與原文不同，引起作者不滿。承蒙黃武雄教授及本土副刊主編沈花末小姐的幫忙，我有幸在預定登載的〈台大評論〉第二期出刊之前先睹為快，謹在此向黃教授和沈小姐致謝。

細心比較摘要與原文，其詳略雖有不同，但其所應受評論之處，其實相差無幾。我想作者不滿的地方，大概只有二處，一是題目不同；一是作者可能認為理論核心，即批判「言文一致」謬誤的論據被刪掉了。然而站在台語文學的立場，摘要其實已經把作者批判台語文學的部份都刊出了。因此筆者以為摘要並未扭曲了全文的原意。

廖先生原文對台語文學運動的批判大意如次：

一、台語文學承襲了五四前後「白話文運動」，推翻文言文「言文不二」的貴族文學，建立「言

文合一」的活的、平民的文學。

二、以台語文學反抗嚴重的「中原中心」、「北方中心」、「普通話文化霸權」是值得肯定的。

三、但台語文學的理論卻完全建立在兩大謬誤之上。謬誤之一是它深化了白話文運動的盲點——即「言文合一」上。謬誤之二是它在狹隘的所謂「台灣文學」的定義之外，再加上寫作語言的考慮，而變得愈加狹隘。

四、閩南語若要文字化，一定要開闊心胸，在標準化的同時，自普通話、其他漢語方言，及文言文中吸取養分。然而漢語方言之間關係接近，開放心胸的結果，台語文將和近年的鄉土文學文體沒有太大的差距。

五、結論是——台語文學的嘗試「雖有可尊敬與諒解的動機，但其理論基礎卻脆弱不堪。其過時的言文對立觀，粗糙的寫實再現觀，天真的普通文學觀，以及排他的純化正統論，或不足信、或不足取，徒然暴露了整個運動的泛政治色彩。在這種理論引導下的『台語文學』運動，走的只能是一條去路不多的死胡同。」總之，台語文學運動是既謬誤而又沒前途。

廖先生是史丹福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又是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總幹事，我們看出他對文學理論有深刻的研究，這是筆者所望塵莫及之處。然而筆者認為理論只是分析的工具，如果對中國文學的實況、台語文學的實況不深入了解，徒以洋人理論套入國內文學，恐怕未必能夠提出公允的評論。何況台語文學問題直接牽涉到語言學、文字學、文化學的問題，光從文學理論的立場來

批判台語文學，不免有偏頗之處。

先談廖文對台語文學及中國文學的「盲點」。

首先，廖文開頭便說「『台語（閩南語）文學』是一小部份文學園地大力耕耘的文學運動」，在「台語」一詞下加注（閩南語），並說林宗源認為「唯有閩南語寫的作品才是台灣文學」，這句話不但是一種誣蔑，並且也有挑撥閩客山地人感情之嫌。林宗源確曾說過類似的話，但他並沒有說過只有「閩南語」寫的才是「台灣文學」。他說的是「台語」，而「台語」指的是台灣人的母語，包括閩南語、客家語、山地語。他在《林宗源詩選》所載〈沉思與反省（二）〉中明白地說：

「現時台灣的文學，最重要的課題，是建立家己的語言及文字。咱愛知影台灣話，不管是閩南話、客話、原住民的語言，攏有家己的完整的語言結構。……」

廖文一直把「台語」一詞解釋為「閩南語」的同義語，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台語運動」者從來沒有人狹隘到認為只有閩南語才是「台語」，不像「國語運動」者認為普通話、甚至只有北京話才是「國語」，而其餘都是「方言」。我們認為台灣的傳統語言，無論是閩南話、客家話、山地話，都是「語言」而不是「方言」，從社會語言學的立場來說，「台北國語」其實才是北方官話或普通官話的方言。以這樣的「方言」所寫的文學，可以稱為「在台灣的中国文學」、「普通話台灣方言文學」，或「中國的邊疆文學」。如果題材取自台灣，我們固然可以稱之為「台灣文學」，正確的名稱應是「台灣華文文學」，以對應於「香港華文文學」、「新加坡華文文學」，而日據時代以日

文創作的台灣文學可以稱之爲「台灣日文文學」。林宗源的眞意是，只有用台灣人母語寫成的文學才是貨真價實的「台灣文學」。我以爲這樣的定義並不過份，如果是中國人用英文寫作，如林語堂的英文作品，我們是不是可以稱爲眞正的「中國文學」？我想廖先生本人必定也會猶豫再三吧？

其次廖文批評鄭良偉「大費周章設法區分什麼文體是國語、什麼文體又是台語」，說這是一種「純化主義」(purism)的努力。這又是怪論。鄭良偉是語言學者，從語言學的立場區分什麼是台語、什麼又是國語，將之加以比較研究，這又錯在那裡呢？怎麼牽扯到「不啻緣木求魚，注定了要失敗」呢？

台語——不論是閩南語、客家語、山地語，的確是和華語(國語)不同的語言，無論是語音、語詞、語法都有許多差異，其語言結構，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表現台灣鄉土人民的文化生活，爲什麼不直接用他們的語言創作，非得要翻譯成漢文、華文或日文不可呢？因此，依我個人的見解，我是主張百分之百用他們的語言來創作文學的。我的主張，或許可以稱之爲「純化主義」吧。我正是應該受到廖文批評的。廖文筆下留情，卻批評了林宗源、鄭良偉，而他們兩位卻是主張融合中文、漢文的，鄭良偉甚至主張吸收日文、英文，甚至世界各種語言，他認爲這正是台灣作家表現了「海洋文化」的包容性。比起廖文只說要「在標準化的同時，自普通話、其他漢語方言，以及文言文吸取養分」的說法，還要「放開心胸」。廖文如此無的放矢，顯示他對台語運動主要人物的主張十分陌生。

廖文批判中國白話文運動的「言文對立觀」，其實也是無的放矢的，白話文作家的主要人物，其實正如廖文所主張的吸收了大量文言詞彙、方言詞彙，甚至外文詞彙。尤其是台灣的中文文學更是如此，幾乎沒有一位作家是純粹用「標準國語」或「北京話」創作文學的。到底要吸收多少成份，才能算不是「過時的言文對立觀」呢？廖文並未說明。即廖文本身，除了感到拮据贅牙之外，也沒發現比台灣中文文學更新穎的白話文體嘛。

常有人問我，台語文學中是不是要考慮到吸收更多外語。我的回答是，順其自然，如果人民的語言確已吸收了外語，為什麼不能表現到文學上？如果人民的語言並沒有那些外語，為什麼要刻意引進外語，以示「心胸寬大」？

我的台語文章採用的語言一直都努力用最純正的閩南語。記得林世勛讀了我的台語故事「囝是翁某个蜈蟻釘」大受感動，說：「以前我看人家用台語寫作，覺得很無聊，但是讀了『囝是翁某个蜈蟻釘』，受到很大震撼，那樣的文學用中文無法來表達。」

台語文學的價值，在於它用台灣人的語言表現台灣人的感情，除了台語之外，任何語言都不可能表達台灣人的感情，這樣的台灣文學才有存在的價值。因此純正的台語是令台灣人感動的要素之一。

寫台語文章用了許多不知如何讀的中文，寫中文夾雜了一大堆英文，這到底是做什麼呢？文學創作不是開雜貨店，更不是經營動物園，把大量民眾不懂的外語放進文章中，就能表現「開闊

的心胸」嗎？

廖文長篇大論「言文一致」理論「在二十世紀，已經不起來自各方的嚴峻挑戰而土崩瓦解」。他引用德希達的理論，認為口語和書面語都只是意識的兩種不同的符號，並且同樣不是意識的再現，都是經過人爲武斷的打造。

他又引用心理分析理論，從另一個角度來否定口語與書面語之間的「位階順序」，他說：「這些理論業已證明，意識根本是語言（口說語與書寫文）所構成，語言之外無意識。因此，不論是口說語或書寫文的表達，皆無關『再現』。兩者都是意識『存在』的模式。」

這些理論其實有「所見」，也有「所蔽」，問題相當複雜，不能這麼簡單化地引用到文學理論來。但是廖文卻偏激地把寫實主義的信仰「思想——語言——文字」的位階關係（即想什麼就說什麼，口怎麼說就怎麼寫的信仰）一棒打散，並誣指所有的文學改革運動，只是追求一種「新鮮感」，「口說語文字化無非是重新調整口說語與書寫文之間的疆界而已，言文合一註定是痴心妄想。」「所謂平民化的兩大目標：反映大眾生活，改造大眾心智。雖是源遠流長，卻是近兩世紀才廣爲流傳的神話。『文學反映現實』這種粗糙寫實主義的論調，根本是西方『理言中心論』旗下模範論末流。當代駁斥此說論者已將之徹底摧毀。」而這樣拐彎抹角的結論，正是指向批判台語文學運動爲「粗糙寫實主義」，爲「天真的普通文學觀」的伏筆。

到底廖先生所要的是怎樣的文學呢？廖文說：

「認為以口說語寫作就能普及文學影響力的想法顯然過於天真。……文學是書寫文符號系統下閱讀習例最繁複的系統，而其內部又有各文類以及各時代體例的次次系統。要掌握這些符號系統中的閱讀（詮釋）習例，恐怕不是一般識字者的耐心與能力所能輕易做到。」

咬文嚼字，無非認為只有貴族文學才是文學，文學只是少數教養階級的玩具罷了。

白話文運動發展到今天，突然出現這樣的怪論，不免令人咋舌。

誠然，文字是語言的符號，語言是思想意念的符號，文字不是語言的「再現」，語言不是思想意念的再現，是可以確定的，然而這並不是說三者是毫無瓜葛的東西。唯其具有「符號」的功用，我們乃可能透過文字理解作者的語言，透過語言理解發言者的思想意念。文學家所使用的文字若無真實語言的基礎，讀者將不知其所云，發言者的語言若言不由衷則必引起誤會。這是理所當然，無可否認的。白話文運動者、寫實主義者所認識的不過是這麼簡單的道理，無需引用什麼深奧難解的理論。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文學運動，決不是像廖文所說的：「舊文體已經失去『新鮮感』而厭倦，而是因為當代舊文學所使用的文字已經喪失了活語言的基礎，使一般民衆不知所云，或者當代文學潮流趨向詞藻堆砌，言不由衷，因而企求改弦更張。」

中國白話文運動即是在批判不知所云，批判言不由衷的舊文學聲中誕生的。

鄉土文學為什麼會誕生，正是因為現代中文無法真切表達台灣人語言的細膩，更無法反映台灣人的文化與思想。

現代台語文學的誕生則進一步不滿於鄉土文學所使用的文字無法真切表達台灣人語言的細膩，更無法深刻反映台灣人的文化與思想。

中國白話文雖蓬勃發展於民國初年，但一千多年前白話文學便已萌芽，並有許多白話文學作品；鄉土文學雖盛行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但自台灣有史以來，或是以漢文為基礎語言的地方志、地契，或是以日文為基礎的台灣文學，都是另一種形式的鄉土文學；台語文學雖在近年突然蓬勃起來，但是實際在四百多年前便已有素質極高的泉州南管文學，一百年前便已有歌仔冊文學，戰後盛行流行歌文學。

所有文體的誕生都有它必然的社會背景，而其動因，就是文學家認定文學是要寫給民族的廣大民衆看的，不只是供少數貴族玩賞的玩具而已。

貴族主義必然走向唯美主義，這一點從廖文中亦可窺見一斑。廖文說：

「『目屎』之類的詞彙在可以想見的未來應該都不可能成為正式書寫文。」

然而不幸的是，這個詞彙在鶴佬語文學中已使用了四百年。的確有些南管文學故意避諱，矯揉造作地把「目屎」寫成「目滓」，但歌仔冊和流行歌本則決不避諱。我實在想不通為何要避諱的道理。因為當我們說「目屎」時決不會想到「目屎」和「屎」之間的關係。果然要避諱，則這種台語文學真沒有「目屎」的文學了。

如果說非避諱不登大雅之堂，那麼現代中文要避諱的也不少，比如「方便」、「便條」、「便飯」、

「便餐」、「便當」(居然還有「大便當」、「小便當」的流行語)，豈不令人聯想到「大便」、「小便」嗎？然而這些詞彙不但成了現代中文的書面語，甚且出現在文學之中。

總而言之，廖文的「盲點」很多，他批判台語文學運動的能力，我看——至少在目前——是有所「囿限」的。

台語文學確實不是一條康莊大道。它缺乏完整的記述工具，缺乏傳授的教育體制，缺乏寬闊的發表園地，這些才是它真正的發展瓶頸，而這些瓶頸完全因為政治環境無法開展，一旦我們爭取到母語文教育權、母語文傳播權、母語文使用權，這些瓶頸立刻可以突破。廖文所謂「台語文學運動」是「一條去路不多的死胡同」，並不在台語文學運動的本身，更不是犯了廖文所謂兩大謬誤，而是來自政治環境的「囿限」。

(一九八九、六、二十六)

後記：此文原載於自立晚報副刊，原題〈令人感動的純化主義〉，其後改題〈狼又來了〉，刊在台灣文藝第一一九期。此後廖先生又發表了許多支持台語文學運動的文章，並與筆者成為好友。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六日淡江大學「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習營」的「台語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一課中的對談，氣氛融洽，真所謂不打不相識了。此文對於廖先生可能有誤會之處，望讀者參照原文(台大評論第二期，全文轉載台語文摘第一期)，自行思考，茲收入本書，以為文獻。

又廖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他的〈台語文學的商榷〉一文引起一場論戰是事實，除了本文之外，另林央敏寫了

〈不可扭曲台語文學運動——駁正廖咸浩先生〉（民衆一九八九、七、一〇），宋澤萊寫了〈何必悲觀——評廖咸浩的台語文學觀〉（新文化第六期，二文均收入台語文摘第一期。但廖先生又說此文間接促成《台語文摘》的誕生則是一種誤會。因廖文刊出前《台語文摘》已在籌備階段。

雉雞初啼

——序黃勁連台語歌詩集《雉雞若啼》

我熟識勁連，是三年前佇報紙副刊讀著一篇吳鈞先生介紹勁連台灣歌詩个文章，我主動寫批予勁連，勁連隨時著寄一份伊創作詩个剪報集予我。我唯頭个共伊看徭尾也，感覺伊个台語詩鄉土味佻音樂性有夠重。

一九八七年七月卅一日，我寫一張批予勁連，通儂知影，我真爻共儂嫌，真預顛共儂呵佬。所以彼張批我共伊呵佬一半句仔，著開始共伊批評。我講：

「收著汝个詩个剪報集，我著唯頭个共汝看徭尾也，真好，真感動，尤其是台語詩，上介好。我感覺汝會凍放棄寫國語詩，汝个國語詩，卡失禮，老實講，小弟看了無什麼感覺。但是台語詩，真有性命，有血有目屎，汝應該專心研究寫台語詩。」

繼(sua³接)落去，我提出「寫好台語詩三條件」，算講是予伊做參考，亦會使得講是共伊批評。三條件是：

一、回歸母文化。

二、回歸母語。

三、回歸母字。

勁連收著我个批了後，將我个批影印幾何(Kui²a¹)份予伊个詩友、文友，哈大家討論。這是後來伊有講起我即(才)知。

隔轉冬(一九八八)七月，我借用勁連開个漢聲語文中心个教室，開辦一个台語研究班。佇漢聲，勁連是班主任，佇台語班當然做班長。

勁連个台語本來著有淡薄仔祗蒂，自從入台語班了後，伊扑拚讀文獻，祗蒂閣卡在(穩)。伊講，除了工作以外，所有个時間攏是塊(在)看台語个冊。伊厝帶庄跤，透日哈庄跤阿伯也拌攞(puaN¹nua²交往)，聽个攏是端的(tuaN¹tiah²道地)个台灣話。看台語冊、聽台灣話，看毋捌个所在，隨時有老大儂通問，莫怪伊个台語會靴爾老(lau²)。

一九八九年二、三月仔，勁連共我講，伊有想卜出台語詩集，希望我共伊編註。我講：「我是誠歡喜，但是汝个詩夭有一寡仔問題，希望帶台語班討論。」唯彼辰(tsun¹)起，勁連个詩就按爾變做台語班个教材，伊个詩，無論台語講了無端的个，字寫了無妥當个，逐家攏提出來討論，尤其是用字，阮一字仔一字討論，投票決定上適當个字，然後分工整理予勁連參考，當然最後个決定權是佇勁連，但是勁連對眾儂个決議有相當个理解份尊重。

時間過著真緊。勁連這本詩集《雉雞若啼》，閣塊呼單(khoo¹tuaN¹)咯，六月初，勁連揸一籃仔雉雞卵來，叫我共伊孵。伊講：「詩集僂好矣，閣扑字扑好矣，今(ta¹N¹)著請汝開始共我註解，閣請汝共我寫一篇序。」我卡猛嘛答應。爲著深入了解勁連个詩意，阮用兩三日个時間，帶我个辦公室，帶咖啡廳，勁連將伊个詩，一句仔一句唸予我聽，沿路唸、沿路討論。

當然在用詞用字方面，我會共伊做淡薄仔建議，但是最後个決定天是在伊，永永往往伊會堅持家己个意見，我亦共伊尊重。無的確有儂想講返个卡冷僻个本字是我个意見，其實挂好對反。勁連對台語有相當个研究，伊有伊个看法，毋是我會凍左右个。所以詩本文个部份，勁連負責。我个註解若是恰伊共款，當然無問題，若無共款，我尊重伊个意見，同時亦表示我个看法。所以註解个部份我負責。

我對台語漢字選用个原則，佇《台灣禮俗語典》个序文講去真清楚，佇遮，我簡要將我个順位列出來：

一、尊重社會通行个俗字，包括現時俗用个「漢字」，恰自古以來鶴佬儂社會所通行个「鶴佬字」。

二、俗字若是違反鶴佬話个音義系統性，造成認字恰捌字个困難，擲節(tsun²tsat⁴)採用「本字」。

三、本字難考，運用「移等換韻」法，求「準本字」。

四、連準本字都揣(找)無，退一步採用同源字。

五、連同源字都揣(找)無，姑不二將假借同音字。

六、無同音字可借，從俗採用義借字。

七、儘量無創新字。姑不三將，照轉注、形聲之法，添字片，創新字。

所有漢字个選用，代表勁連恰我主觀个判斷，阮若認定應該按怎寫、著按怎寫。自有鶴佬文俗今，算起來四百冬，對漢字有研究个儂毋知外儕，用漢字寫作个作品亦不計其數，阮儘量去看、儘量去吸收，會用得个字著共伊拏來用。阮个學問有限、見識有限，阮亦無做過統計，亦毋知影啥麼字即是上「通俗」个，亦毋敢唱(tshiang³)講阮用个字是上有「社會性」个，抑偷偷仔摻一寡仔無社會性、益(iah⁴)家口恰意(kah⁴i³)个字。所有个用字，著是代表阮主觀个選擇。每一字註解个考證恰研究，是我運用漢語語言學、鶴佬語方言學、文字學、文獻……種種个知識所做个判斷，閣卡是主觀个研究。阮提出這個詩集恰註解，毋是卜規範別儂个漢字選用，只是提出阮試驗个成果。當然阮亦希望逐家來綴阮寫，因為試即知滋味啦！

繼落去是音標个問題。勁連寫台語詩經驗職幾年，感覺教會羅馬字有夠無利便，夭是聲調用123，鼻音用N上介袂重談(ting⁵taN⁶)，這是台語界逐家个共識；包括上介維護教羅个鄭良偉教授，最近職幾年所發表个作品亦是攏按呢處理。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民主縣長聯盟主辦，由宜蘭縣政府承辦个「本土語言教育第一次學術研討會」佇中央研究院召開，參議

學者幾乎一致主張採用羅馬字化個國際音標，著是採用國際音標個精神佢符號，但是國際音標個符號有時排版有困難，即改用教會羅馬字。

六月廿九日「本土語言教育適用音標研訂委員會」佇士林召開。這擺會議因為學者個出席率卡無一半，顛倒教羅派閣扭兩位教會人士參會，教羅派雖然卡少，但是出席真積極，結果造成教羅派、萬羅派勢均力敵個局面。因為實質問題需要三分兩以上個同意即會使得通過。教羅派、萬羅派個票數拄好四票對四票，若是萬羅佢教羅個符號共款當然無問題，若是無共款著無法度決定。譬論講「曾」「出」兩個字頭著好。教羅是用 *ch chh*，萬羅是用 *ts tsʰ*，「入」字頭，教羅用 *ɿ*，萬羅用 *ʒ*，干礁為著卜用教羅或是萬羅，相諍(*tsɛNʔ*)兩三點鐘夭袂得通決定。教羅派踏真硬，凡是教會羅馬字，一點仔都袂用得改。問題無法度解決，逐家協議教羅佢萬羅兩套總予出去，然後閣做一遍問卷調查，看衆儂是卡愛用教羅或是萬羅。

我感覺這兩擺會議雖然袂凍做什麼決定，參會者亦無定著有代表性，但是亦真有意義。第一個意義是會議中意見真儕，結果所有奇奇怪怪個新方案攏無法度受儂肯定，最後個意見夭是萬國音標佢羅馬字佔優勢。第二個意義是，雖然保守個教羅派想卜阻擋改革，結果是干礁得著委員會將教羅列入參考案。歸個會議煞變成萬國音標如何羅馬化個協商會議。

根據六月二十三日大會個多數意見，以及六月廿九日委員會個議訂，照我對各種方案個研究，我認定萬國音標羅馬化必然是台語羅馬字上好，尙且是最受歡迎個方案。

勁連在六月廿三日會議了後，著決定這本《雉雞若啼》第一炮採用萬羅。萬羅哈教羅其實真倚，但是基本精神無共款。教羅注重个是教會个傳統，萬羅注重符號音讀个普遍性；教羅是雙線个，電腦排版有困難，萬羅是單線个，電腦排版無困難。

勁連採用這款上有普遍性、上進步个萬羅來注音，選用漢字亦兼顧著社會性、音義系統性、語源準確性，我相信《雉雞若啼》定著會「一鳴驚人」，無的確會變做一本經典性个作品。

講起詩集，其實《雉雞若啼》毋是勁連个第一本詩集，十九年前（一九七二）伊著出版《蓮花落》，這是一本純粹个中文詩集，舊年（一九八九）伊出版《蟑螂的哲學》，雖然以中文詩為主，但是開始帶卷三《阮是作稿儂》收十首台語詩。

《雉雞若啼》雖然毋是伊个第一本詩集，卻是伊个第一本台語詩集。勁連這三四年，扑拼寫台語詩，常在帶報紙、文學刊物《台灣文藝》、《笠》發表，有个已經收入《鹽份地帶文學選集（一）》（羊子喬、黃勁連合編，一九八八自立）、《台語詩六家選》（鄭良偉編注，一九九〇前衛）。《雉雞若啼》收集這幾年發展个台語詩，重新修改、統一用字，編做詩集，由我來註解。

唯（*ui⁵*由）純粹个中文創作、俗純粹个台文創作，職種語言个轉換，對一个作家是真大个挑戰。日本時代个作家，有真儕，因為接棧（*tsi⁵tsan³*承受）袂起職款挑戰，就按爾無聲去。最近職幾年，台語文學運動勃興（*put⁸hing¹*），大部份个儂亦接棧袂起語言轉換个挑戰，有个躊躇、有个帶邊也看鬧熱、有个反對。勁連是勇敢接受挑戰，踴躍加入台語詩陣營，並且大力推動台語詩運動个一个

台語作家。伊个詩集，由純中文个《蓮花落》、俗純台文个《雄雞若啼》，不但是記錄伊創作語言轉換个心路歷程，同時亦反映著台灣文學史由半台語个鄉土文學行入純台語个台語文學个歷史趨勢。會得通替這位台語文學前鋒出版伊第一本个台語詩集做編注，而且閣做序，實在是我个光彩。勁連叫伊个台語詩作，毋是叫「台語詩」，伊特別叫做「台語歌詩」。這毋是伊愛標新立異，其實有重大个意義。

第一、中國个文學傳統，詩、歌是分袂開个，所以定定詩、歌連稱，叫「詩歌」；台灣个文學傳統亦共款，自南管、歌仔冊、流行歌，所有个詩都攏是歌。但是台灣儂無叫「詩歌」，叫「歌詩」，唱詩叫「唸歌詩」，這是勁連叫伊个詩號做「台語歌詩」第一層个意義。

第二、台灣過去个詩壇是現代詩个天下，所謂「現代詩」講卡白咧，著是西洋翻譯詩个模倣。現代詩注重意象个連接，排斥語言个音樂性，佢將「詩」佻「歌」割做兩種無共款个文學，若是有音樂性个，彼是「歌詞」，毋是「詩」。現代詩脫離語言音律个同時，亦共款脫離群眾，詩變做詩人扑手銃家自爽个迫迫物。勁連看著現代詩行落一條無尾巷，尙且連台語詩壇都穢(nē)著這款愛死病，感覺有需要重新起來，提倡歌詩合一、詩樂和諧个文學傳統，這是伊將家自个詩叫做「台語歌詩」个第二層意義。

替這款充滿著革命性个詩集編注做序，這是我个光榮。

當然，我毋是講有革命性个文學，一定是完美个文學，台語文學運動即當佇塊起勢耳(niá⁵)，

我毋信短短幾年个台語新文學史，有法度出現一本外爾偉大个文學作品。所以我想講：勁連寫「台語歌詩」哈台語文學運動个歷史差不多平長平短，台語新文學个前途是無限个，勁連將來个創作前途亦是無限个，在現在這個時點，我相信逐家攏著愛閣扑拚。

所以我想卜帶遮，提出一寡意見，哈勁連三敲研究。

第一、是「古典」个問題。台語作家面臨上介大个問題著是無歷史。大部份台語文學作家寫台語作品，全靠家已个天才，無一个是真正有研究過台語个古典作品个，所以現代台語文學，會使講是對零開始。事實是母是按呢？我看母是，台語文學若是自南管文學算起，已經有四百年个歷史，歌仔文學亦有一百外年，流行歌文學有六七十年，其他無寫做文字个採茶歌、故事、囡仔歌、囡仔古，不計其數。遮个物件雖然無一定有啥麼偉大个文學價值，卻是現代台語文學作家無去吸收袂使得个「母奶」，亦是現代文學作家上介欠缺个營養。

勁連是現代台語作家內底，上扑拚塊吸收「母奶」个詩家，但是照我看來，伊那像食俗流行歌个母奶耳，尙且無十足消化。伊个作品，那像：〈落雨的暗暝〉、〈夜雨的港口〉。〈浪子淚〉……無論是題材或是用語，攏真親像流行歌，我想這是回歸傳統个初期模倣古典个必然現象，但是我眞贊成王國維先生講个一句話：「入乎其內(tue)，出乎其外(que)」。入去古典，愛閣出來，古典个母奶無食袂大漢，但是食了無消化會落屎。

第二、是語言个問題。現代台語作家大部份攏是智識分子，過去所讀所寫个攏是華文文學，

職馬忽然間將語言轉換做台語，自然會將過去華文用語俗思考習慣引用來台語作品。這本來是自然個代誌，毋句數量若傷過儕，著會造成污染。那像溪水个「過養現象」共款（台灣个溪水因為豬屎、雞屎、洗衫粉个污染，致使溪裡藻類、布袋蓮傷儕，水中欠氧氣，魚類死亡，溪水污臭）。勁連佇這個方面做去真成功，伊帶庄跤，將庄跤聽見个話大量共伊囡(khng³)入去歌詩，有時舊話參中文吸收个新話相濫相摻，造成一種文法、語詞變化个效果。這我佇編注內底亦常在有講著。但是有東時仔亦有無消化个所在。

提〈夜雨的港口〉這首詩來做例：

小雨綿綿

客棧的燈光青青

這是舊話新語相摻上成功个句讀(ku³tau¹)，有夠痞。但是：

踏著淒迷的夜色

行入夜雨的日本國度

夜港口的暗暝

這段實在有夠華文味。

當然這是不得已个代誌，因為自細漢食華文个奶，忽然間卜寫台文，一時卜回歸台語，真正有困難。勁連這幾年，為著卜回歸台語，有夠扑拚學習。有一寡仔詩句，共一句話第一次佇報紙

發表是一款，第二次收入其他詩集閣變一款，第三次收入《雉雞若啼》又閣變一款。譬論：

〈海鳥的歌〉

一、冷冷的海風

吹痛你小小的胸前（一九八七、四、二民衆日報副刊）

二、海風冷冷

吹痛你小小的胸前（一九九〇、五、二〇《台語詩八家選》）

三、海風冷冷，吹疼

汝小小的胸（一九九〇《雉雞若啼》）

〈雉雞若啼〉

一、啊！故鄉不再有雉雞的叫啼（一九八九、五《台灣新文化》）

二、啊 阮的故鄉

已經無雉雞的叫啼（一九九〇、五、二〇《台語詩八家選》）

三、同前（一九九〇《雉雞若啼》）

唯勁連个詩一擺一擺咧修改，看出伊創作个慎重、嚴肅，亦看出伊回歸母語个心路歷程。回歸母語是台語作家一世儂个空課，亦是台語文學運動永遠个事業。

第三、題材个問題。岩上先生替勁連第二本詩集《蟑螂的哲學》作序，將勁連个詩分做五類，

著是：「故鄉故土人情的懷思；對現代文明的抗拒；政治社會環境的關切；人生哲學的感悟；有感而發。」我母知職款分類是母是有合，但是我無同意岩上先生个評論：「有關故鄉風誌人物的懷思之作，佔了本卷甚多的數量。」又閣講第三卷收六首台語詩，「這六首作品除了用台語表達、在語言有異趣外，內容仍以對故人故鄉的懷念或對現代文明對人性的無力感的喟嘆；另集一卷我想是基於語言上的分類吧！」

這本《雉雞若啼》詩集，我共伊分做四類：

一、心悶故鄉舊地个儂俗事：十三首，另譯詩一首

咱的故鄉鹽埕／雉雞若啼／傷心的所在／細漢的小路／暮色罩四邊（譯）／阮是作穢儂／鞋破底原在／思慕的溫泉鄉／地理先仔講／阮阿伯／透早／小雨綿綿／想阮阿爹／暗淡的笑容

二、流浪情懷：十六首

落雨的暗暝／夜雨的港口／討海儂／走唱的儂／做工儂／浪子淚／夜夜來夢起／海鳥之歌／風飛砂／行船的心濛濛／苦楝子／漂泊个心情／性命／拖磨／漂泊的心情

三、社會關懷：三首

行咱的路／擔菜賣葱／落雨

四、台灣意識：十首

儂影伴孤燈——詩寫花蓮張七郎夫人／汝是台灣儂——悼鄭南榕／這款的死——痛悼詹益樺／

天光矣／番薯的歌／來乾一杯／民主路滑滑／雨愈來愈細／豬／土地是咱的

頂面第一類恰第二類其實會使得算一類，因為有心悶故鄉、懷念故鄉人，即會感覺著出外个痛苦，即會感受著漂泊流浪个心情。第一類懷鄉詩十三首，第二類流浪詩十六首，計共二十九首，佔全部四十二首創作詩个三分之二以上。但是《蟬螂的哲學》所收个詩，除了卷三个台語詩以外，真正會使得算懷鄉、流浪之類个詩只有五首：

漂泊啊漂泊／柚子樹／落雨／落雨的記憶／時常

五首，佔全部四十三首个華文詩卡無八分之一。其他八分之七以上个詩，題材非常闊。所以岩上先生講《蟬螂的哲學》懷思之作佔真儕个數量是無統計个根據，講卷三个台語詩只是語言个分類，我認為亦無妥當。

勁連个台語詩个題材集中佇懷鄉、流浪、台灣意識三个範圍，我相信哈伊轉換創作語言有關係。伊過去用華文創作是什麼題材攏會寫得，但是自從改換台語創作个時，可能發現台語是表達囡仔時代、故鄉、父母、親儂，上介適當个語言；紲(sia²)落去，流行歌最普遍个著是流浪个題材，勁連吸收台語个母奶，第一利便个當然是流行歌，所以自然將流行歌上介習(tsiap²常)看見个流浪題材，拚(khiōh²)入去伊个詩內底；煞尾，台語是伊个母語，伊个母語受壓迫，講伊个母語个同胞亦受壓迫，所以卜向政治抗爭，上介好著是用台語寫詩抗議。這著是勁連个台語詩懷鄉、流浪、抗議佔絕大面个原因啦乎？當然，這是我家自土想，無一定正確。

總是，我希望這是過渡時期个現象，台語只是一種創作語言，伊會得通寫任何題材，當然台語是寫出台灣儂个心聲唯一最合軀(hah⁸su¹)个語言，但是，毋是講台語做一種創作工具，有啥麼題材个限制。

勁連這本台語詩集《雉雞若啼》是伊第一本台語詩集，雉雞初啼，雖然啼聲有卡幼些(tsiN²)，毋過：

雉雞若啼

一定是春天

一天是播田期

一定是好天氣

我希望勁連个雉雞啼了後，台語創作个風氣閣卡旺盛，勁連本儂个創作力閣卡猛。台語个春天格矣，播田期格矣，好天來矣，繼落去：

〈小雨綿綿〉

雨水沃咱个粟仔

會掛懷、會飽淀

咱个粟仔會閣卡大穗

我無希望二十年後：

啊 阮个故鄉

已經無雉雞个叫啼

以上我提出「古典」、「語言」、「題材」三個問題，來哈勁連三敲勉勵，同時亦向台灣文學个文友、詩友、語友請教。我是文學个外行儂，大膽帶文學家个面前談文學理論，袂輸關老爺面前舞大刀，想著真歹勢。總是，淡薄仔淺見，罔共伊聽看昧，若講了有母著，請逐家原諒。

洪惟仁序於南港中研院史語所

一九九〇、八、五

輯二／

台語文字

從「阿土伯講古」談台語記述之道

語文會議遙不可期

《自由台灣》週刊，從第三期（一九八六、六、三〇）起開闢「阿土伯講古」的連載專欄，用純正的台灣鶴佬語述說台灣人對「十二牲相」的傳統觀念，娓娓道來，逸趣橫生。然而由於阿土伯所使用的漢字過於「典雅」，對於教會羅馬字有所改革，引起了一些不適應，因而招致一些爭議。

先是楊過頭先生在第五期（七、一五）刊出了一篇〈給大舌攔興啼（當作「喋」）的阿土伯仔〉（仔當作「也」）。楊先生劈頭便罵阿土伯「所用字詞亂七八糟，看著強要呷血」。然後就阿土伯的用字舉出十個「錯誤」，自任老師，加以指正。其結論是「台灣人讀母話人（？看無），自然有同心，只要用字卡淺、卡活意（大概是「倚意」（*uāi*）），人自然看有（國民黨豬看有也好，看無也好，

也袼乎幹个啥款」(?看無)，祝編安(當作「文安」)。

楊先生用个字雖然自認為「淺」、「活意」，不過也並不「自然看有」，比如「袼乎幹个啥款」，筆者就看不懂。

儘管如此，楊先生仍然努力用一套自以為對的漢字，表達自己的意見，同期中楊先生另外投了一篇〈人無自由，神嘛無自由〉的意見稿，雖然以內行人的立場來看，他的「用字亂七八糟」，但對他參與創作的行動，我仍然寄與莫大的尊敬。

接著是第七期(七二八)，一位署名「王忠」的先生寫了一篇題為〈你講台語我聽無〉的投書，同樣批評阿土伯的用字，但是用的是普通話。在這篇投書中，嚴厲指責阿土伯的用字和標音「脫俗」「別有一套」，「逞專家意氣」，「把台語『默秘化』」(?看無)，讓人莫測高深而已，這種作為不折不扣是一種文化污染，為了維護文化環境的清潔，我不得不冒犯的說『阿土伯仔，少來那一套吧！』」

據說王先生之所以不用台語嘗試寫作，是因為自己「沒有更高明的見解」，所以「不敢寫」。他建議專家們組織「台語語文會議」，先坐下來協議好，訂出什麼詞句用什麼文字書寫的標準，「大家遵循協議的標準從事寫作，相信很快可以達到台語語文一致的目標。」

原則上說來，王先生的建議是很好的，這個建議以前很多人都提過，但是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在台灣目前的情況下，絕不可能辦得到，主要原因是目前所謂台語學者極少，簡直屈指可數、

觀點歧異，並且其學術水準，比起日據時期的一批日本人學者還不如，與其費力地去搞什麼「語文會議」，不如根據日本總督府編的《台日大辭典》的用字還方便些。

事實上近代以來對於鶴佬語的漢字用法，已經有過兩次專家學者的會議，一次是前述的日本總督府的製訂，日據時期的晚期文獻，大致上都是根據這套文字書寫的。其次是近年來，八位廈門大學的學者協議編了一部《普通話閩南話對照辭典》，對《台日大辭典》的用字有些修正。但是這部字典訂出來的字，楊、王兩先生若是看了也一定要「呸血」，「逞專家意氣」，大呼「文化污染」。

語文專家應參與創作

從學理來看，漢字的選用的確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簡單，自明朝以降，多少人嘗試用鶴佬語創作，也有無數學者從事研究與協調，都無法獲致結論，就可以知道其中的艱難。不了解其中困難，也不了解鶴佬語語源學已經進步到什麼地步，一見用字陌生，便似狗吠生人一般，狂吠不已，嚴詞斥責，這種態度豈是有失厚道而已。

在目前用字無法統一，而統一遙遙不可期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便是鼓勵語文專家參與創作，每個專家所選用的漢字雖如王先生所謂「山頭林立，用字漫無標準」，但是日子一久，不為大眾接受的用法便自然淘汰而日趨一致。楊先生積極參與創作，雖其中有少數錯字，也令人欣慰；王先生擺出警總那付「混淆視聽，破壞團結」的姿態，說阿土伯在「台語語文會議」未制定「標

準文字」以前就隨便「別有一套」是「文化污染」，要阿土伯「少來那一套」，這種心態比起警總來更加可怕。警總至少在「語文法」未制定前容許阿土伯用台語寫作，王先生則在「語文會議」未制定「標準文字」之前便要求別人不可以「改革創新」、「別有一套」。爲了維護學術自由和創作自由，我以一個鶴佬語研究者，不能不站出來說幾句公道話。

漢字無法書寫鶴佬語

嚴格說來，鶴佬語是不可能以漢字書寫的。原因是鶴佬語雖然可以算是漢語的一支，但並不是純粹的漢語，它有一部份是古越語遺音，一部份是由南洋南島語、荷蘭語、日語借來的的外來語，另有一部份是鶴佬語自己獨特的派生語，這些詞彙根本不是漢語，如何能以漢字描寫記述？

即使漢語的成份，這些漢語詞彙也不一定是一個時代由一個漢語區方言移入鶴佬語區的。鶴佬語至少可以大別爲文讀音和白話音二個系統。文讀音是唐代由河南移入的成套讀書音，當然有一定的漢字；至於白話音，則是西元前三三四年越國亡於楚，越王遺族在福建建立閩越國開始，接著秦、漢、東晉、南朝，陸續由北方移入的語言混合而成的結果。這層白話音的音韻系統比較混亂，但是和文讀層在聲韻、意義上有相當的對應關係。現代語言學家研究的結果，已經有了比較清楚的眉目，許多找不到語源的，都可以運用這一套「鶴佬語聲韻學」配合訓詁學，找到從前人找不到的漢字，這毋寧是令人鼓舞的。

對於這些可以找到「本字」的，原則上應該選用「本字」，有些詞素找不到「本字」，可以運用語源學的方法找到「準本字」或「同源字」。但有時候找到的字非常冷僻，或是筆劃非常多，或是雖然不冷僻，但文字負載的音義太多，容易造成混淆，也不一定是實用的。

以上這些非漢語無法以漢字記述的詞素，以及雖是漢語，但所找到的漢字不實用或尚未找到漢字語源的詞素怎麼辦呢？這是最困擾鶴佬語文學創作者的問題。

三種變通辦法

自古鶴佬人對寫不出漢字的詞素有三種解決法：

一、假借：借用同音字。如「古錐」（可愛）、「烏魯木齊」（亂七八糟）、「甲」（荷蘭語，地積單位，約等於一公頃）、「齒毛」（日語キモチ，感受之義）……。

二、訓用：借用同義字。如「娶」、「返」（tng²，回。南管常用。當作「轉」）、「人」（tang⁵，字當作「儂」）……。

三、新創：如「迺迺」tsnit⁴tho⁵，遊戲）、「毛」（tshua⁷，迎接、帶領）、「脹」（lo³，人高）、「𪗇」（so⁵，拖、徐行。語源上當同「蛇」「迤」「𪗇」）……。

剩下的便是無音可借，無義可借，或是尚未創字的所謂「有音無字」的詞素了。這些詞素大部份是超出漢語音系之外的鶴佬語詞。

上列土字俗字都是「約定俗成」的用法，細讀「阿土伯講古」，也都大部份採用了（除了「人」作「儂」之外），並沒有什麼「別有一套」。至於像「質馬」「質滿」（現在），前人也有人用過，只是王先生少見多怪而已。

至於楊先生舉出的「十項錯誤」，其實都是尚未約定俗成，或者已經「約定俗成」，但本來有「本字」，用了俗字反而容易造成混淆，不得不放棄的字，阿土伯「別有一套」，正顯示他對鶴佬語深刻的研究，楊先生的「改正」並不見得高明。

不能讓現代中文字縛手縛腳

我們應該認識一點，就是鶴佬語詞素中，非漢語可以隨使用字，屬於漢語的部份應該儘量使用「本字」，否則便是錯字。比如楊先生把阿土伯的「枵狗數想豬肝骨」改成「餓狗瘋想豬肝骨」，楊先生認為這樣「卡照步來」。但是鶴佬語的「枵」(iəu) 跟「餓」(go) 意思不一樣，「枵」是逾時未吃飯的飢感，「餓」是沒飯吃的情況。「枵」和「飢」字意思差不多，俗有「枵飢失頓」「枵了過飢」的話。「枵」「飢」「餓」各有所指、各有本字，鶴佬語保存古語古義，普通話則通通叫「餓」。楊先生不認識這個「枵」字，以為阿土伯故弄玄虛，賣弄學問，實際上阿土伯才是「照步來」。由於鶴佬語的詞彙極為豐富，不得不用到許多現代普通話所沒有的古字，如果古字禁不可用，只能以現代「國語教育」教授的有限漢字來記述鶴佬語，無疑的是對鶴佬語的無理束縛。阿土伯所做

的工作，其實正是在掃除「文字污染」，王先生在污染的環境中待久了，反而以為是「文化污染」，豈不怪哉？

楊先生又自作聰明把「數想」(siau³siuN¹)改成「瘋想」。他不知道「數」可以讀作siau³(音少年的「少」)。現在口語中還有「數銀票」(數鈔票)的話。「數」是「念」的意思，「數想」不過是「想念」之義，和「瘋」無關。「瘋」，淺人借為「狛」(siau³)字。實則台語有「瘋」(hong¹狂熱之義，當動詞用)的詞素，如：「瘋迫迫」「瘋查某」……。「瘋查某」是狂熱於嫖妓，「狛查某」是瘋女人的意思。鶴佬語的用法和普通話不一樣，豈可處處以普通話來限制鶴佬話的記述。

還有，楊先生以為阿土伯把「台灣」寫成「台員」是「成百年前的話，啥人看有」。實際上鶴佬人口語上都稱台灣為「台員」，「台員」是自古閩南人對台灣的稱呼，一直延用至今，不止「成百年」，已經差不多五百年了，「台灣」是清朝才改的名，從來沒有受到我們的承認。為什麼我們的地名要隨便人家怎麼改就怎麼改？請問楊先生，如有人把你改姓「羊」，你願意嗎？日據時代也有許多人改成日本姓，為什麼光復以後又紛紛還姓歸宗？「台灣」和「台員」不但字不相同，音也不同，阿土伯改用「台員」正是一種還姓歸宗的表示，楊先生為什麼一定要迫人「改姓名」呢？

土字俗字不一定可取

土字和俗字的使用本來應該尊重，可是如果為了尊重俗字，反而混亂了台語的音韻系統、意

義系統，這樣的俗字就非常要不得。比如市井常把 *tshik⁸am⁷* 寫成「切仔麵」，*tshik⁸* 俗作「𪗇」，語源上大概和「雀」「躍」字有關，但絕不可寫成「切」(*tshiat*)。「切麵」和「*tshik⁸*麵」是兩回事嘛。

還有俗間把「家婆 *ke¹po⁵*」(多管閒事)寫成「雞婆」，「雞婆」一詞幾已成「台北國語」的一部份。實則「家婆」是管家婆的意思，跟「雞」何干？況且音也不對，寫成「雞婆」，南部的漳腔還算同音通假，但是台北、新竹及大甲以南的西部沿海地帶的泉腔就會讀成 *kue¹po⁵*，而不是 *ke¹po⁵*，那是錯字。

俗間又把 *ka⁷* (把。應作「共」，或假同音字「咬」)和 *hoo⁷* (被。應作「予」「與」或假同音字「互」「護」)，統統寫作「給」。

林宗源先生有很多用台語寫的詩，也常常這樣混淆。有時可以從上下文分辨「給」字要讀 *ka⁷* 或 *hoo⁷*，有時就會發生困擾。比如他有一首〈安平港〉，其中有一句話：

阮用挖泥船給你清除血管

依我判斷，這個「給」應讀作 *ka⁷* (共)，但林先生告訴我，他的意思是要讀 *hoo⁷* (予)。

同一個字可以代表兩個意思完全相反的詞素，這大概是任何文字少有的怪現象。台灣現行俗字之不合理，這是一個例子。

當然林先生的選用漢字確有他的苦惱，這個苦惱是每一個鄉土作家都感受到的。林先生在這

種困難下仍然試圖運用漢字創作，正是他令人尊敬之處。不能因此責備他。

由此可見，毫無選擇的採用俗字，表面上是爲了「通俗化」、「大眾化」，實際上是「粗俗化」、「混淆化」。俗字並不一定是可取的呀！

解決這個用字困難，依我的看法，非得對鶴佬語聲韻學有深刻的了解不能知道何字可用，對於鶴佬語的詞義系統，沒有深刻的研究，也不知道何字不可用。阿土伯用字「別有一套」，我看絕不是什麼「逞專家意氣」，而是字字斟酌過的。

阿土伯的標音有進步之處

阿土伯自知用字「別有一套」，所以在適當的地方注上羅馬字標音，讀者看不懂，參考標音就懂了，只要讀者讀得懂，無論有字無字或用什麼字，都是次要的了。許成章教授的文章，無論採集民謠或諺語都採用這個辦法，是一種負責任的交代，一般作家，因爲不標音，再怎麼「通俗」都是難懂的，現代人都讀不懂，過一段時間，語言變了，更成了天書。所以正確的標音是創作方言文學非常重要的工作。

阿土伯的羅馬字標音方式也是「別有一套」。王忠先生批評「阿土伯仔毫不尊重前人的努力和社會經驗，隨意『改革創新』，除了『別有一套』的心理作祟外，又有什麼意義在？羅馬拼音符號仍可適切的記述台語，阿土伯改創的拼音符號也不見有比舊有符號進步之處，但見阿土伯仔在那

兒逞專家意氣，把台語『默秘化』，讓人莫測高深而已……。」

阿土伯真的「毫不尊重前人的努力」？「不見得比舊有的拼音符號進步」嗎？我看王先生只是見生便吠而已，對於「阿土伯也」的符號根本不稍加用心去理解一下。事實上阿土伯的標語方式基本上和教會羅馬字差不多，只是趨向國際音標，做了一點改革而已。讀者稍微用心，馬上就學會的。

王先生以為現行的羅馬字已流傳一百多年，不可再改革，這是對羅馬字的發展史太無知了。鶴佬語的「白話字」創始於一八三二年 Medhurst, W. H. (漢名麥都思) 著《福建方音字典》，這套拼音方式王先生看了恐怕要「吐血」。一八七三年 Douglas, C. (漢名杜嘉德) 寫下一部綜合漳泉廈三腔的《廈英大辭典》，作了大幅度「改革創新」。現在坊間最通行的《廈門音新字典》是一九一三年 Campbell, W. (甘為霖) 所著，符號跟前二者又不同，但影響力最大。王先生所知道的字典不會超出這一部。依王先生的說法，不能再「改革創新」了？事實上現在長老教會的標音方式對甘氏字典的標音方式又有了改革。力

「白話字」的缺點多

當然「白話字」的標音方式大抵上固定下來了，不過現在長老教會內部對這套標音方式也頗有怨言。缺點是一、難以打字、排版，如聲調符號放在字母上頭等；二、聯字符 (hyphen) 和 h

太多；三、⁰鳥（音鳥），不但不能打字，並且難以辨識，又常寫錯。

語言學界也有詬病。比如把一些同一音位的音，分用兩個符號表示等，缺乏音位學觀念。

這個問題可以寫一篇長文，詳見拙著《台灣禮俗語典》，茲不贅述。現在把阿土伯的「改革」和現行「白話字」對照一下，立刻可以發現阿土伯的改革絕不是如王先生所說的，「不見有何進步之處」。

字例	白話字	阿土伯
打狗	tá ⁿ -káu	ʔaŋkau
母但	m-na	ˈmˈna
月兔	goèh-thò	gùèthoo
喙	chhùi	ˈchui
泉	choân	ˈtsuan

兩相比較，阿土伯的標音方式簡潔多了，其「進步」之處簡單的說有：

一、把聲調移至左上角，鼻音依現代漢語學家改用大寫^h，不但方便於打字，而且可以省略聯字符，也顯得乾淨。

二、^o依普閩典改為^{oo}，改革了前述缺點。

三、舊白話字，合口音的介音，在ⁱ之前用^ɿ，在^{es}之前用^o，阿土伯依現代語言學家統一

標爲 c ，合乎音位學原則。

四、甘典 ts ／ ch （在 ie 之前用 ch ， uo 之前用 ts ），今已統一爲 ch 。但其送氣音仍標爲 chh ，顯然兩個 h 是多餘的。阿土伯以甘典的 ts 代表不送氣， ch 代表送氣，節省了一個符號。

這些進步處是非常明顯而合乎需要的，王先生以粗淺的知識，見生便吠，當然「不見有比舊有符號進步之處」了。

對別人以一生精神去研究的東西，動不動就以輕佻淺薄的口氣加以拒斥，內行人聽了只覺可笑，外行人不知就裡，徒然受到誤導，春秋之言，可不慎乎？

以改良諺文濟漢字之窮

總之，鶴佬語是個非常精密、豐富而古雅的語言，不但文言漢字不夠用，現代普通話貧乏的漢字更是不夠用，想用漢字來創作台語文學一定是一條死胡同（現代白話文之僵化，使用漢字不准用拼音字是一大因素）。鶴佬語文學創作的歷史已經有四五百年，從來沒有出現過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這就證明了純用漢字創作台語文學是不可行的。

但是如果純用拼音字呢？教會白話字的歷史，如從杜嘉德算起，至今已一百一十餘年，除了傳道文字之外，也幾乎從來沒有人用這套文字來創作文學。就是現在長老教會最資深的教師，也沒有一個人能夠使用白話字像使用漢字那樣的順暢。這證明了漢字這個包袱，仍然是拋不掉的。

對於這個問題，我以二十幾年的研究，發覺韓、日文的處理方式非常值得模倣。尤其是朝鮮諺文，一個音節、一個方塊，其文字使用法，漢語部份用漢字書寫，朝鮮語部份用朝鮮諺文書寫，結果不但漢文化可以吸收、延續，現代朝鮮語也可記述。我認為，這是漢語各方言最適合的書寫工具。我曾設計了一套改良諺文，夾用漢字，可以充份寫鶴佬語及客家語，我希望將來有機會介紹給鄉親們。

無論使用漢字或拼音字，總是需要經過認真的研究與學習的，如果以為現行以普通話貧乏的漢字為基礎的俗字用法可以描寫精密、豐富的鶴佬話或客家話，這是癡人說夢；如果以為可以採用羅馬字，完全取代漢字，那麼請參考現在越南、朝鮮因為廢了漢字和傳統斷根的悲哀吧？

台灣文化要有希望，除了上述的台灣諺文補充漢字之不足以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痛苦是當然有的，但為了長遠的目標，有忍受的價值。

（原載一九八六、八、第八期《自由台灣》，收入《回歸鄉土、回歸傳統》）

回宋澤萊个批

澤萊吾兄如晤：

收著汝个批，我真歡喜。汝是我所知影，唯（由）頭將我个《禮俗語典》看透尾个儂。汝个愛讀恰汝个熱誠使我真感動。汝將家自對我用字个懷疑，一條一條做出眉批（bi⁵phe¹），表示汝真正有用心塊（tē¹）研究台語，汝是我所知影用心研究台灣話文个鄉土作家之一。我卜愛將未來台灣語文創作个前途寄望在汝。在目前个階段，我專心塊研究，猶未想卜創作，我想若無將台語作深入个一番研究，研究出一條合理可行个記述工具，創作是無法進行个，所以當急之務是佇研究，毋是創作。汝爲著創作，潛心咧（ō¹）研究，這是啥別儂無共款个所在，我相信汝个將來無可限量，無簡單，我相信汝會成做一個偉大个台語文學作家，先共汝祝福。

我過去亦發表過缺少个台語文章，大多數个儂並無重視我文章个內容，只看著我个漢字奇怪个用法。我職本禮俗語典出版了後亦共款。漢字个用法那像比禮俗語言閣較受重視，尤其是字考。

由此可見，台語漢字个選用，在目前猶是一个眞困擾一般台灣儂个問題。

關於台語个文字化問題，我个基本看法是認爲目前不可能、亦無必要拋棄漢字个包袱——但是漢字亦無可能完全描寫台語，台語个文字化，若受著漢字个束縛，是決定無前途通講个。

照我个估計，台語个詞素大概有百分之五無漢字通寫，有百分之十格十五，雖然有漢字通寫，但是用漢字顛倒麻煩。所以統計起來，大概有百分之二十个詞素，無必要使用漢字，遮个詞素，我个看法，一定愛用台灣諺文。除非廢棄漢字，無用台灣諺文無法度寫台灣鶴佬語。

台灣鶴佬話大體上是漢語个一个支派，所以台語若卜使用漢字，選用正確个漢字是天經地義个代誌。但是現代个台語文，過度借用普通話白話文个「訓用字」，這是將台灣鶴佬話當作普通話个「新婦仔团」，在心態上已經無正確。閣再因爲一般現代作家，根本毋捌受過正當个台語文字教育，所以亦毋知影台語本來个「文字格」。在現代台語文字化，認識差距遮爾大个時代，任何儂用漢字寫台語文、台語詩，一定會去予無共認識个儂攻擊。所以我受著別儂攻擊个時亦是笑笑也(ㄟ)。

這毋是我迺工假有修養，是我知影台語文字化眞正問題个所在，我對家自个研究，有九成半个把握（無法度做徂十成）。

我拄仔有講過，台語有百分之二十个詞素是無漢字，或是無適合用漢字寫个。遮个詞素根本都無必要用漢字，所以相諍是加工个。至於其他百分之八十，是有正確个漢字，無寫正字是袂使得个。

關係職部份，考證个功夫絕對有必要。問題是考證个方法。一般儂母知影鶴佬語語源學已經進步徭什麼坎站，所以對我个考證無法度理解。

其實自日據初期，至今八九十年，鶴佬語个聲韻學、方言學、語源學个研究已經進步徭會凍成(tsiaN⁵)一个體系，對台語記述个漢字選用，做出真大个貢獻，任何儂想卜家自想家自著，愛用什麼漢字就用什麼漢字已經無什麼自由矣。

我計劃卜寫一本「台灣鶴佬語聲韻與語源研究」，資料蒐集已經差不多，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若予我兩年个閒工，絕對有法度完成，徭時汝著知影其中个奧妙。我佇禮俗語典个「字考」，關於職方面个交代真簡單，所以一般儂無法度理解亦是當然个代誌，一切請等待我个拙作出版。

汝所提出个問題，大多數是屬於職方面。因為汝个问题太儕，我無法度一一答覆，我真希望咱有機會會得通見一下面，予我好好共汝說明。我若提出資料，汝對我个研究方法馬上就會明白。

我可能月底會落去南部做方言調查。彰化中部我猶有一寡仔方言點猶未做過調查，汝若有法度共我幫忙，我會使得去彰化一遭(tsuŋ²)，順繼(suŋ²)哈汝見蜀个面。即閣連絡。就此擱筆。順頌
文安

弟洪惟仁敬上一九八六、十一、二

鶴佬儂个好囡孫

——評宋澤萊〈台語文字化个問題〉

正月十七，宋澤萊先生佇自立副刊發表〈台語文字化个問題〉个大文，引起眞普遍个重視佢討論。這是舊年「宋澤萊震撼」以來，又閣一擺个大地動。

用台員鶴佬語寫文章，應該是近兩三年以來个代誌。過去只有鶴佬語个歌仔冊、流行歌仔簿、新詩，但是眞少用鶴佬語寫長文(毋是無，親像清朝个《暢所欲言》賦；戰後初年蔡培火翻譯全本《三民主義》著是)。前年(Tsun⁵ni^o)鄭良偉先生佇自立晚報有發表一篇〈廖峻、膨膨大爆笑〉个記錄文，舊年阿土伯佇《自由台灣》連載〈阿土伯講古〉，我本儂佇《回歸鄉土回歸傳統》新冊內底發表〈鶴佬語个過去、現在、佢將來〉、佢佇《台灣新文化》第四期發表〈蛇郎君〉台員囡仔古，俗宋氏職(這一)篇〈台語文字化个問題〉，證明台員鶴佬文已經發展出个初坏(prue)。質个初坏但(na⁷只要)閣小可仔(少許、稍稍)加工，就會使得期待著鶴佬文完美个記述文化出現。

鄭良偉教授佢我是台語學者，但毋是文學家，宋澤萊先生本來是文學家，以文學家个立場來

討論〈台語文字化個問題〉應該是最適當個。所以宋澤萊先生個職篇大文如果袂凍佇鄉土文學界造成一擺「大地動」，是證明鄉土文學作者無血無目屎耳(nia⁵)。

自來，台語新文學作家亦有幾個仔。大部份是佇華文文學作品中插幾字仔台語詞，共伊個作品摻一點仔台員味。但是有個是真正咧試寫台語詩文。在所有鄉土文學界，真正有心卜研究台語個，宋澤萊，是其中一個。

我個《台灣禮俗語典》，照我所知影有三個文學作家對頭將伊看落尾，一個是向陽，一個是黃勁連，閣一個是宋澤萊（按——撰文當時）。拙作本來是以《台灣俗語典》個題目佇自立副刊連載，向陽是第一個看著我個作品個，以後加添字考部份，改名《台灣禮俗語典》出單行本，向陽閣替我寫序，向陽個熱心台語「文字格」個建立是可敬個，黃勁連對《台灣禮俗語典》吸收台灣文化俗語言個營養，創作伊個台語歌詩。《台灣禮俗語典》出版了後，宋澤萊寫一張批予（音戶）我，哈我討論一寡仔台語個問題，然後，伊將歸本語典看過，尙且閣做眉批(bi⁵phet)，提出真儕問題，我對伊個熱情實在感心，但是因為伊個問題太儕，我若卜一一回答，袂輸閣寫一本冊，所以我干單寫一篇文章共(ka⁵)伊做簡答。舊年年底，我去中部做研究，順繼(sua³)去鹿港揣伊，就「台語文字化個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由此可見，宋澤萊先生對台員鶴佬語文字化的問題是經過一番用心研究個。所以伊職篇大作所用個漢字亦可見是一字仔一字誠（很）頂真揀個。鄉土文學作家真少有儂像伊遐爾認真個。

因此宋文一下刊出，佇文學界受著熱烈个討論是必然个結果，但是宋文選用漢字个標準亦受著一部份儂个誤解。有儂講宋文用字太「雅」，看無。亦有儂講，宋文足儕（很多）字寫母著（寫錯）。我想我有需要就職部份替伊做淡薄仔辯解：

第一、鶴佬語本是古漢語个一个支派，但母是北京語个一个支派。鶴佬語个枝骨——白話音，照我个研究是對越國漢語分支出來。越國漢語是南方殷方言系統个一派。但是北京語或是普通話卻是北方周方言系統个支派，在金、元、滿州各胡族个影響之下所發展出來个新形態；伊个近親、未受著胡族影響个，是客語、廣東語、恰鶴佬語个讀冊音。所以鶴佬語在語言上保存著唐朝以前（指讀冊音）甚至最古會得通上溯洛殷商方言（指白話音）个特色。像鶴佬語職款化石性个語言，當然愛用著真儕「古雅」个文字即有法度描寫。但是鶴佬語自古以來並無正式个文字。咱所受著个教育，完全是文言漢語，或是普通話白話文个文字教育，鶴佬儂母知影個（他們）逐日（每天）所講个話原來是有本字个。近年來在董同龢、林金鈔、黃典誠等漢語學家佻我本儂運用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方言學作科學个研究，大部份个本字攏會凍確定。最近个成果就是我佇《台灣禮俗語典》所考證佻使用个漢字。

鶴佬儂對遮个字，有一部份太生疏、無法度適應，這著那親像一个自細失散个囡仔，大漢了後母捌（不識）家自个父母共一款。鶴佬儂自早就做北方普通語文个新婦仔囡，因此對鶴佬語个本字亦袂認得矣。我想鶴佬儂若卜有鶴佬儂个自尊，第一就是捌（識）遮个字，這我叫做「認祖

運動」，第二是用遮个字作文，我叫做「歸宗運動」。宋澤萊是鶴佬儂文學家中間，兢心(kin¹sim¹)塊認祖歸宗个鶴佬儂好囡孫。

基於頂面个認識，寫鶴佬文選用漢字个時，除了真通俗个用法，若挂著（遇到）有本字个，當然應該儘量用本字，若挂著無本字，或是本字太冷僻个，應該假借同音字。這是自古以來漢字使用者所行个正路。但是自從日本時代末期皇民化，以及光復了後「國字號文化」化以來，鶴佬語文界產生了一種大量借用北方字音、字義个新怪胎，那像哈麼「切仔麵」啦、「無三小路用」啦等等，這正正是「國語文」个雜種仔囡、不三不四、烏魯木濟。

宋澤萊並無完全採用我所考證恰設計个漢字，伊有伊个意見，這是伊个自由。語文學家不能要求作家完全照學理來用字。但是伊毋願做儂个新婦仔，伊認真卜做一个鶴佬儂个好囡孫，這是我卜共伊呵咾个一點。

第二、在批評宋澤萊个用字母著以前，應該先認識什麼字即（才）是著个；其次是有什麼理由講某某字是著个、某某字是毋著个（錯字）。

假使若無法度回答頂面質兩點，著大聲講某某儂寫鶴佬文用字母著，這是烏白講。伊干單會使得講伊「無恰意」按爾用字，袂使得講儂寫「毋著」。

批評鶴佬文个用字是毋是正確，我想應該有兩個標準。

第一是，有本字个詞素應當儘量採用漢字个普遍用法，即會凍哈其他漢語系語文求得一致。

這叫「語源」原則。

第二、找無本字或是雖然有本字但是無實用個詞素，應該儘量採用鶴佬儂自明末至今四百外年以來在文學上約定俗成個用法，不管是母是正確。這叫「隨俗」原則。

假使一個詞素，伊亦找無本字、亦無習慣通用個字，這著隨在儂去選用（當然亦愛有原則，譬論講必須用「同音假借」。但是到底用佗（那）一字同音字，在猶未成俗以前，當然作者有充份個自由選字）。假使苦有本字、亦有習慣用法，作者就無權利隨便用字。

咱以頂面兩個標準，會凍批評儂用字是母是正確。但是批評者一定愛相當捌字，絕對袂凍用一己偏愛之心去批評別儂。

宋澤萊講「台語文字化無親像咱想個遐困難」，這亦是事實。但是亦母是遐爾簡單，尤其是做一個開拓者，卜有語文學個根據、又閣卜合鶴佬儂四百年來個習慣，若無相當下功夫，是無啥可能個。

宋澤萊會凍用漢字寫出相當水準個鶴佬文，在我看起來是無簡單。批評儂是上簡單，家自做看昧(mai⁷)即知影困難。

當然，我希望宋澤萊先生閣繼續研究，尤其是方言比較方面。譬論「在」（音箸），宋澤萊用「值」字，無愛用「佇」（同竚）字，這是不應該個。因為「在」義，雖然普通個台員鶴佬話講ㄗ，但是澎湖講ㄗ，鹿港、台北縣南半部個泉州腔講ㄗ，若無愛用較「古雅」個「佇」或「竚」，至

少愛用同音个「母」字。選用漢字个自由是真少个，我希望逐家（大家）將台語文字化个代誌當作一種學術去研究。這是千秋萬世个事業，袂使得清採得。

其次是，所謂「台語」、或是「台員話」，一般是指「台員鶴佬語」，因為鶴佬語佇台員是佔絕對優勢，習慣上按爾講亦無啥要緊，但是事實上這母是公正个名稱。所謂「台員話」，除了鶴佬語以外應該包括「台員客話」、「台員南島語」（著是山地話）。鶴佬語若有需要「文字化」，當然客話、山地話亦應該文字化。任何語言文字愛予儂自主自由去發展，這即是真正个民主自由。假使咱若反對「大漢族主義」，一方面又閣犯著「大鶴佬主義」个錯誤，處處要求標準化、劃一化，這是矛盾。宋先生在文中講：

「假使台語文字形成主流，真可能會逼使外省儂、客儂、山地儂需要學台語……勉強二千萬儂講北京地區个話是真个勉強，勉強二千萬儂講台語就母是勉強，而是順應自然了。」（照原文）職款个講法，真可能會予儂誤會宋先生是「大鶴佬主義者」。宋先生是鶴佬儂，鶴佬儂愛護鶴佬个語言文化，這亦是天經地義个代誌。但客儂、山地儂愛護家自个語言文化嘛是天經地義个代誌，倘有需要，自然會愛學鶴佬語文，但是除了家自个父母話，學習別儂个語文攏是勉強，不管是北京語或是鶴佬語。

世界上大部份个國家攏是多民族个，多民族个國家或地區和平相處，只有一个辦法，就是互相尊重、互相欣賞，母是互相勉強。敢母是按呢？

孫圉个好儂佬鶴

(一九八七、一、廿七)

鶴佬文漢字個問題

——敬答林清文先生

今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佇自立副刊發表〈鶴佬儂個好囡孫〉了後，收著幾張讀者個來批指教，亦有儂佇報紙發表文章討論。大部份攏是討論用字個問題，那像「鶴佬」（河洛？）、「儂」（人？）、「佇」（在？值？）……等。其中以林清文先生佇四月二十八日自立副刊發表個〈河洛人及河洛語文〉上有代表性。時間已經過去四、五個月，因為稿債一大堆，無閑切切（tshih⁴X），無法度一個仔一個答覆，想著眞歹勢。所以我現在想卜借林先生個大文，答覆所有讀者個質問。

猶未講正題以前，咱應該先了解一個事實，著是漢字不管如何是無法度記錄鶴佬話個。咱今且日用漢字來寫鶴佬文，攏受著工具不完全個限制。咱若卜栩（punn²掙脫）開職個束縛，必須愛恰用標音字。最近鄭良偉博士有出一本《路加福音漢羅試寫》，就是利用漢字恰羅馬字，濫濫參參來寫鶴佬話聖經。職個構想非常好。毋過兩種無共款性質個文字強卜共伊鬥做伙，恐驚見無法度予儂接受。至少我著感覺眞逆筭（keh⁸ko⁵違和感）。照我個淺見，若卜採用漢字，恰用個標音字

應該採用朝鮮個諺文。因為朝鮮諺文哈漢字個性質完全共款——筆劃是漢字個筆法，一個四角格仔內包含一個音節所有個聲韻符號。

到底是卜用什麼標音字，這是一個真大個爭論。但是到底卜選用什麼漢字來代表鶴佬話個詞素呢？這又閣著愛諍駕面紅頰仔頭筋大條，討論者往往煞互相扑互感情。

關於漢字個選用觀點，大體上會凍分做兩派：

第一派是主張倚向北方白話文。就是不管台員話個本字是什麼，只要現代中文用什麼字，咱著用什麼字。譬論講「佇」用「在」、「个」用「的」、「一个」用「一個」、「儂」用「人」、「行」用「走」。「一个儂佇遐塊行路」，寫成「一個人在彼咧走路」。職派會使得號做「北字派」。職派個儂真討厭現代中文無用个字，亦反對用古字。

第二派是主張考證語源，追求「本字」。無本字個詞素即借用鶴佬語個同音字，反對借用北方個同義字。職派會使得號做「傳統派」。

傳統派注重語源個考證。但是關於考證個方法著千差萬別。

有一派是對古典揣（找）出音、義相倚个字，譬論講 an³ni¹（這樣，一般作「按爾」）是「焉爾」、「云爾」·he（那）是「彼」·tshin³tshai²（隨便一般寫作「清採」）是「請裁」·tsai¹iaN²（知道，一般作「知影」）是「知也」。職派個學者攏無受過正規個語言學訓練，欠缺聲韻學、方言學個完全智識。因對初期個語源研究有開創個貢獻，但是時常穿鑿附會、自以為是。職派會使得號

做「古典派」。

另外有一派是以古典為基礎、進一步運用嚴格個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比較方言學個智識對各種可能性，進行系統性個檢驗。對這一個無法度證明語源個詞素，毋知著毋知，無愛強做解說。職派堅持以《切韻》《廣韻》做標準。所以會使得號做「切韻派」。

我對三派攏無完全贊成，亦無完全反對。

「北字派」是最不合理個。大量借用北方白話文個俗字，雖然在推行台語文字化會卡順序，但是無傳統，亦無將來。一、大量借用北方同義字，造成台語音韻上個大混亂。漢字個鶴佬語音本來著有文讀音、白話音個分別，白話音有時閣有三四種，實在有夠麻煩，職馬閣加一個「訓讀音」，敢袂傷複雜？二、鶴佬語恰客語，會使講是古漢語個一個支派，但是對北方官話來講，卻是一種無共款個語言。北方俗字，若是哈咱共語源個，當然會使得用，若無共語源，絕對無借用個必要。若卜借用，只好將漢字當作標音字，借用鶴佬語個同音字，無應該借北方白話文個同義字。六書中「假借」只有借音字，無借義字。佛教個譯經，現代外國地名個譯名攏是用職個辦法。三、借義字是破壞鶴佬語個兇手。譬論「呵咾」借用「贊美」，到底「贊美」是卜讀做 o'lo² 或是 tsan³ bi² 因為漢字個優勢，結局一定干單保存 tsan³ bi² (贊美)，o'lo² (呵咾) 一定會消亡。所以我感覺北字派大量借用同義字，實在袂呵咾得。

不過北字派尊重俗字個精神，值得提倡，古典派硬揣古早字來鬥，實在亦艱苦讀。

古典派个語源研究已經是過時个方法。鶴佬語語源學是一門真深个學問，研究者至少愛對漢語个音韻史，鶴佬語个方言，其他鶴佬語周邊个語言，親像福州語、客語、粵語、侗泰語，甚至哈台語有接觸過个日語、北京語等，具備相當个智識，知影各語言之間音韻系統个關係，即會凍真正追求語源，確定漢字个正字準正字，或是同源字（詳細請參考《台灣禮俗語典》）。

談了鶴佬語漢字用法个一般智識，我想卜就林清文先生所提出个疑問作簡單个解釋。

一、林先生認為「鶴佬」愛寫做「河洛」。因為鶴佬儂个祖先起源於黃河、洛水，後來因為受著五胡亂華个禍患，被迫南遷，最後徙徭現在个福建、廣東。所以伊認為「河洛話」有音一定著有字。

其實這是一種迷信。有什麼證據講鶴佬儂个祖先起源於「河洛地域」？過去我亦有職款迷信。我寫《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个時天有淡薄仔迷信。但是以後我發現客儂叫咱 *hok⁸lo²* 廣東儂叫咱 *hok⁸lou²*，咱家自號做 *hoh⁸lo²*，比較方言知影，伊个同音字是「鶴佬」。我閣去查漳州府志、泉州府志、福建府志，三本冊攏講唐朝以前，福建是「蠻地」，陳元光父囝入閩扑「獠蠻」（獠音佬、老），教化鶴佬蠻，鶴佬蠻即開始捌字。因此漳州儂拜陳元光做「開漳聖王」。但是陳元光耒來个部將只有五十八姓一百二十三員，陳元光本儂後來亦去予「獠蠻」扑死，可見「獠蠻」个人數一定真儕，所以勢力遐爾大。在越公子無諸佇福建建立「閩越國」以後，唐朝以前，歷史有記載个中原移民，只有晉朝「八姓入閩」，而且入佗位个「閩」，毋知影。由此可見，所謂「鶴佬儂个祖

先起源於河洛地域」個想法，一半是半路認老父，無完全正確。我用「鶴佬」兩字，這是純粹運用比較語言學個智識，唯福佬、河洛、學佬（客僮用法）、鶴佬（廣東用法）各種寫法中間，選出一種合乎語言學個寫法而已。

若卜論真，照我個考證（詳細參見《台灣禮俗語典》、《回歸鄉土回鄉傳統》），「鶴佬」兩字個本字應該是「貉獠」（*hok²liə²*），貉、獠兩字是野蠻儂個意思。客儂個祖先正是起源於河洛地域，由中原漢族個立場，福建個土著是蠻族，福建是蠻地，所以客儂叫閩南儂是「貉獠」，閩南儂母知什麼意思，所以亦自稱是「貉獠」（詳細請看本書輯四〈語言學在台灣史考證上的運用〉）。近來有儂自作聰明，講「鶴佬」個正字是「河洛」。這著那像山地儂予漢儂叫做番，有個亦自稱番，以後改姓「潘」，煞攏叫家己是「潘安」個後代共款。有儂對我個看法真不服，認為我是捧屎抹面，侮辱家己個祖先。其實，所謂「閩」，鶴佬話讀作「蠻」，本來嘛是「番」個意思，這有什麼可怪？「閩」「蠻」「貉」「獠」，攏無要緊，無必要自卑。當然無儂願意予儂叫做「番」、「蠻」。「貉獠」兩字既然真明顯有番、蠻個意思，我倚（站）帶鶴佬儂個立場，愛共伊寫做「鶴佬」。事實除了「鶴佬」兩字以外，亦無閣卡合乎音韻個寫法。

林先生又閣問講 *Lang²* 塔無愛寫作「人」，卜寫作「儂」？這我佇《台灣禮俗語典》已經有專篇考證。簡單講，著是「人」字無論如何講袂通。林金鈔教授考證職字，引用六書故：「儂，吳人謂人儂」，又引潯陽樂：「雞亭故儂去，九里新儂還。」「儂」個本義是「農」，「農者民也」（春秋

繁露五行相勝)，後來加「人」字片，變成「儂」字。古早「人」哈「民」意思是无共款个。「人」是象儂行禮个形，所以统治者、有教養个儂即（才）是「人」（*sin*²）；「民者盲也」，一般被统治者攏是无讀册个青盲牛，所以叫「民」。孔子有講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是指被统治者。古早時代被统治者攏是農民，所以「農」（儂）「民」哈「人」共款攏有「儂」（人）的意思，原因大概著是佇遮。人、民、農（儂）意思雖然共款，但是音無共，歷史的个意義亦無共。並且在實用上，亦是分開卡好。譬論講台員話有一个詞叫「婦人儂」，汝若寫做「婦人人」，實在真歹讀。猶有「人心節節高」个「人心」讀 *zin⁵sim¹*、「儂心在內」个「儂心」著愛讀做 *lang⁵sim¹*，若是攏寫做「人心」著真歹讀。

最後林先生問講我是按怎固執「在」（音箸）著愛用「佇」字。林先生已經引用著康熙、中華字典，「佇」个解說是「直呂切、音宁、久立」之意。「直呂」切出來就是「箸」嘛！「久立」就是「在」个意思。「佇」亦有儂講「站」（音店），廣韻：「陟陷切，久立也」。「站」字因為受著北方个影響，職馬攏讀做「車站」个 *tsan²*，但是查傳統个鶴佬語字典，逐本攏有 *tian³* 个讀法。「站」、「佇」（同佇）共款有「久立」个意思，共款攏引申做「在」个意思。由此可見「佇」字無母著。

林先生贊成宋澤萊先生用个「值」字，「值」字文讀是 *ti²*，白音 *tat²*，職馬閣暴 (*pu⁴*冒) 出个音 *ti²*（治），林先生个根據是頂面个字典：「直吏切，音治，逢也，當也，遇也。」毋知林先生按怎想，逢、當、遇个意思哈「在」卜塔有什麼關係？閣講伊个音，我知影林先生一定母是講泉

州話个儂。因爲「治」字不論漳泉攏讀做「治」，但是「佇」（在）「箸」个泉州音（鹿港、汐止、淡水）是ㄗㄣˊ，同安音（三重埔、澎湖）是ㄗㄣˊ，母是像漳州腔「佇」、「箸」哈「治」攏讀做ㄗㄣˊ。

「在」義个「佇」若寫做「值」（治）泉州儂著讀袂通。

由此可見，方言个比較是非常重要的，所捌个方言若愈儕，對鶴佬語个聲韻學，漢語个聲韻學若捌愈深，對漢字个了解會愈深。

漢字个問題是真複雜个，若平平科學个語源學家，對漢字个爭論著真少，上加上是用俗字或是本字个爭論耳，但是哈「古典派」、「北字派」之間个爭論著真厲害。我個人比較卡傾向科學个語源研究。今且日漢語聲韻學、方言學、文字學、攏真發達，應該愛去共伊運用。

當然，「俗成」原則亦愛尊重，若四百年來个鶴佬文已經有一定个用字，咱亦無必要傷堅持用本字。但是既然無約定俗成个字，或是用俗字用混亂漢字个音義系統，想卜用本字，著必須愛對漢字有深入个研究。毋好將鶴佬文、鶴佬文化共伊粗俗化。

予黃勁連个批

勁連賢兄：

收著汝个詩个剪報集，我著唯頭个共汝看徭尾也（*ay*），真好，真感動，尤其是台語詩，上介好。我感覺汝會凍放棄寫國語詩，汝个國語詩，卡失禮，老實講，小弟看了無什麼感覺，但是台語詩，真有性命，有血有目屎。你應該專心研究寫台語詩。

但是我認為卜寫台語詩應該有三項條件：

第一是回歸母文化。咱个母文化培養出咱个思考方式。創造台灣文學無用咱个思考方式是卜按怎叫做台語詩。你職點那像表現了袂稔（*bai²*）。

第二是回歸母語。汝个台語詩迷儂个所在著是佇遮，但是因為咱自細漢接受華語个教育，一時儂（*oh¹*）得回歸，無法度洗清華語个污染。那像下面个詩句，應該毋是按爾表達个。

「冷冷个海風」——應該是「海風冷冷」

「故鄉不再有雉雞的叫啼」——應該是「故鄉毋捌閣再聽著雉雞咧啼」

台語真少有「冷冷个海風」「嬌嬌个姑娘」肝款个句法。雞仔「啼」、鳥仔「哮」(hau²)，狗仔「吠」(pui¹)，每一種動物出聲攏無講「叫」，只有儂會「叫」。國語什麼攏講「叫」，五穀不分，毋通受伊影響。

第三是回歸母字。鶴佬語是漢語系个一種語言，毋是北京語个方言，咱大部份攏有字通寫，無本字个亦會使借用鶴佬語个同音字，所以百分之九十五个詞素攏有字，咱無需要借用北方字。「的」有讀作 tik⁴、「目的」、「比較的」个「的」·tiāh⁴「端的」(tuaN¹tiā⁴道地)个「的」·e⁵自古咱个祖先著用「个」字(請看歌仔冊)，是按怎台語作家塔會無愛用？咱毋通做儂个新婦仔囡。有什麼困難我願意盡力共汝幫助，汝是台語詩个希望。

草此 敬請

文安

弟洪惟仁敬上一九八七、七、卅一

台語文字化个理論建設者

——評介鄭著《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語文》

夏瓦夷大學鄭良偉教授最近出版一本研究台語文字化个論文集《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語文》，收集近年來鄭教授帶各雜誌所發表个、有關台語文字化个論文十五篇。

職本論文集雖然無一貫个系統，但是若用心去讀，亦會凍了解著鄭教授對台語文字化个主張恰伊研究台語文字化个努力恰功力。

台語文字化个歷史，算起來已經有四五百年，但是若卜講起文字化个「研究」，鄭教授職本冊應該是第一本。研究台語个學者雖然無儕（多），算起來亦有十外个，但是真正專心咧研究台語文字化个「學院派學者」閣再卡少。關於台語文字化，鄭教授已經發表十外篇文章，尙且集做一本冊出版，這是咱島內个學者綴（tue³）袂著，感覺見笑个代誌。島內个學者無出來做研究，顛倒佇海外个學者遐爾熱心咧研究，這對島內个學者應該有鞭策个作用即（才）著。

台語文字化个研究，因為牽連著研究者个文化背景、恰意識形態，所以無論漢字个選用、標

音或是拼音方式个決定、文字个形態，各家个主張千差萬別，有時因爲主張無共(同)，致使研究者之間相扑互感情，根本無法度合作，這對台語文字化个研究恰進展，是真不利个代誌。

鄭良偉教授倚(khîa¹站)佇學術个立場，對過去台語文字化个研究恰實踐作一番个整理，提出伊個人个意見，爲今後个研究恰實踐，指出一條路，無論是對研究方法个進步，或是實踐个推動，伊攏有無法度抹殺个功勞。

今後台語文字化个研究是母是有法度行出一條路，一定著愛像按爾，倚佇學術个立場，提出一套可行个辦法，即有法度整合逐家个意見，得著逐家个認同。

過去个台語研究者，若講著台語文字，著是討論「本字」是什麼什麼，變成台語本字學个研究，並無關心台語文是卜按怎寫。研究者諍來諍去，攏是理論个問題，並無關心實踐个問題。

鄭教授純粹倚佇實踐个立場，跳出本字學个亂戰，針對現代台語如何文字化个問題，做伊个研究。我認爲伊職號(tsi¹io¹)研究方法，是對台語文字化最大个貢獻。伊常在共我講：「台語文字化若一直停留佇本字个研究，台語永遠無超生个希望。」這對興相諍(tse¹ŋ³)本字个研究者，應該是值得反省个一句話啦乎。

鄭教授个基本看法有兩項：

第一、因爲台語詞素眞儕，歸萬个，其中有眞儕詞素並無合軀(hah⁸su¹)个漢字，遮个無標準化个詞素，無必要激頭腦去揣漢字，咱但(na¹)用拼音字來塌(thap⁴)落去著會使得。鄭教授个

主張是暫時採用教會羅馬字，將來若有卜改，逐家組織一个委員會來修改。

第二、若有合軀个漢字，儘量採用漢字。漢字採用个原則如何呢？鄭教授有三篇文章講起，比較卡簡明个，是〈台灣話文規範工作計劃草案〉所提出个六點：

- a、社會通行性；
- b、音字系統性；
- c、音義易解性；
- d、本字可靠性；
- e、語文演變及連貫性；
- f、字數字形簡易性。

鄭教授所提出个基本看法，哈我佇《台灣禮俗語典》前言所講个，實在是不謀而合，我相信若有真心咧實踐台語文字化个研究者攏會凍同意伊个看法。

抑母句因爲職本冊是論文集，尙且所有个論文攏是通俗論文，並不是一本有系統、尙且閣是全面研究个、嚴肅个學術論文，所以論證不足、關心个層面無夠闊，互相矛盾个缺點亦是難免个。譬論講一本冊內底，著有三種無共款个標音法，這著是因爲伊是一本論文集，毋是一本專書个現象。

因此，做一个讀者，若是卜共伊當作一本嚴肅个學術論文來要求，可能會失望。

下面，我想卜提出一寡仔問題，來哈鄭教授佢讀者三啟 (saN'kap⁴) 來思考。

第一、鄭教授主張漢字羅馬字透濫 (透 thau³ 濫 lam⁷ 皆混合意) 做台語文个主張是真堅強个，伊毋但是按爾主張，而且亦是按爾實踐。伊出過《路加福音漢羅試寫》、《林宗源台語詩選》，摻職本《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語文》个部份文章，攏是採用職款文體。

這實在是眞現實利便个辦法。但是我想卜請教鄭教授：到底伊這是一種短期計劃，或是一種長期个計劃？若是短期計劃，橫直只要有一種卡通行个辦法來寫台語文著會使得，伊職款漢羅透濫个文體，是無什麼通反對个理由。但是若講長期計劃，職款漢羅透濫个文體是毋是會凍當做咱永遠个文字形式？

鄭教授講「少數漢字無標準化个問題是大家个問題，用羅馬字來代表有眞方便的所在。這種方便有寫過台語的人會『了解』。無寫過的人往往眞反對。」(一九九頁)

其實，我按爾咧共注意島內現代台語作家个作品，無一篇是採用漢羅透濫个文體。因雖然有「了解」伊个方便，毋句當因卜寫作个時，卻是無法度漢羅透濫。這是按怎？

照我个看法，應該有遮个因素：

一、袂曉寫羅馬字。羅馬字雖然是目前上通行个拼音字，但是眞正有法度運用羅馬字个卻是眞少。著是長老會出身个，卜講將羅馬字運用駕眞自由个，亦是無儕。現代台語作家，會曉羅馬字个閣卡鳳毛麟角。

二、無認同羅馬字是咱個文字。佢認為羅馬字若卜用來作「注音符號」是袂穩(ōa¹i²歹)，母句若卜用來做文字，因為文化傳統個影響，逐家感覺袂慣勢。我捌對阮台語研究班個學生做過一擺試驗，問佢講有認同羅馬字做咱個文字否？二十個中間，只有一個應講「認同」。伊是長老會出身個，所以伊有認同。但是當伊寫台語詩個時，嘛是全部用漢字、益(iah⁴)用羅馬字注音。這證明理論恰實際個中間確實有一條真僊(ōi⁴難)跳過個鴻溝。鄭教授真強調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個重要，我想職款事實應該亦是值得咱去研究個。

三、認為漢羅透濫歹看相(sun³)。漢字不但是一種文字，而且是一種藝術。中國詩、日本詩、朝鮮詩，攏真流行用毛筆寫察仔(軸子)掛起來欣賞，但是毋捌看過儂寫羅馬字咧欣賞。閣再漢字是四角個，漢語是單音節個，用四角個漢字來寫單音節個漢語詞素實在真合軀(hah⁸su¹)。日本假名、朝鮮諺文攏是四角個，若是卜採用長株(lug⁵ti¹／lu¹)個羅馬字來透濫，著感覺真袂合軀。益(iah⁴)閣有漢語個詩真注重字數，尤其是漢詩、七字個歌仔，字數一定、長短亦一定，用漢字來寫詩感覺真合軀，若是卜透一寡仔羅馬字，煞會感覺寫出來個詩跛跛跛。猶有漢羅筆法無共、構字法無共，確實亦有真歹揀做堆個困難。這已經毋是完全美觀個問題娘(而已)咯。

由於遮個困難，現代台語作家甘願用揣本字、假借(借音)、訓用(借義)個辦法，完全採用現成個漢字，或是另外創造新字來寫台語文。包括我本儂亦是按爾。

由此可見，鄭教授漢羅透濫個辦法，不論是長期計劃或是短期計劃，攏有真僊得實踐個困難。

第二、鄭教授个辦法，若是卜透過全面教育，當然是有可能實行。如果勿(baiN³)考慮「認同」、「美觀」个問題，鄭教授个辦法，實在比起現代作家全部用漢字个辦法加(ke¹)理想幾曷(s⁷)倍，母句鄭教授个辦法是現時無辦法中間个一个辦法，假使職个辦法若無法度在現實个條件之下實行，閣著愛靠教育个力量來推行，咱著無法度將漢羅透濫當做是一種「短期計劃」，愛當做「長期計劃」來研究。若是長期計劃，當然愛考慮著文字个完美，袂凍講若有著好，清採提來鬥，不管會合袂合，駕那像新婦仔都買來矣，無共個揀做堆袂使得按呢。

先講拼音字。漢羅透濫个好處，論真，實在毋是羅馬字个好處，是拼音字个好處。鄭教授講採用漢字是卜哈漢文化个傳統求連貫，採用羅馬字是卜哈國際求溝通。頭前肝(E⁷)句話是有理，後面職句話理由無哈充份。現在世界上所有有文字个語言大部份攏有設計一套以上个羅馬字，當做國際交通个工具，但是除了像土耳其个文字改革，越南因為受殖民主義个影響，改變個个文字傳統，所有有文字傳統个民族，攏無愛改用羅馬字。尙且著是採用羅馬字，亦無法達成哈國際交通个目的，請問，越南改用羅馬字，越南文汝敢看有？

拼音字个好處恰羅馬字个好處袂使得混成(hun⁷tsiaN⁵混淆)得。咱承認拼音字有好處，無定著愛承認羅馬字是完美个。尤其閣卡無定著承認教會羅馬字是完美个。

教會羅馬字有真儕缺點，這鄭教授亦承認。林繼雄教授為著卜改良伊个缺點，發明一種「新文書法」，現時當熱心咧推行。鄭教授為著扑電腦，姑不將著愛將教會羅馬字个聲調符號改作12

345，這比我將聲調符號徙(sua²)來角仔、改革閣卡大。著是將羅馬字做一番改革，羅馬字亦母是上理想个書寫文字，主要个問題是伊个變化太少，閣再若寫草書，iaunm實在真儂分別，汝看西洋儂个簽字，根本都看無，若是漢字个簽字，但勿(na¹mai³只要不)傷(太)草，逐家攏看有。

到底理想个拼音字是愛啥款个卡好？見仁見智、意見真儕，筆者認為，除非咱決定卜廢漢字，全用拼音字，無、羅馬字是真無法度哈漢字揀做堆个。

咱若承認漢字是咱个文字傳統，想卜儘量共伊保存，亦是卜選擇一部份會用得个，其他無法度用漢字个改用拼音字來表現，職款文體个拼音字一定著愛哈漢字个四角形共款，哈漢字个筆法倚近。

世界上有職款拼音字無？有，其實漢文化圈內个假名哈朝鮮諺文著是。日本假名可惜無啥理想，用來拼台語个時，姑不將著愛用兩三字即有法度拼寫台語，所以日本時代雖然有真儕台語文獻，結局假名只是一種「注音符號」，無法度用做「文字」。

但是朝鮮諺文著無共款，伊是哈漢字完全共款性質个一種拼音字。凡是有研究過諺文个儂，逐家攏真呵佬。上加是嫌伊个字形無像漢字遐爾嬌耳(而已)。

受著諺文个感動，創造四角拼音字个有真儕儂，其中已經發表个有陳新、郭溪、李文治、許曹德，許曹德个「諺文」尙且已經咧推行。遮个新字母、字形哈朝鮮諺文完完無共款，亦無好學。

筆者認為朝鮮諺文已經真完美，尙且是世界上好學個一種拼音字，所以一九七〇年左右，著是差不多二十年前，著改良諺文創造一套「台灣諺文」，會凍補充漢字個無夠，完全描寫台語，我亦寫出一篇論文，可惜因為無一個雜誌有法度排版，咯今(kau³tsa¹ŋ¹至今)夭未發表。我相信這就是「長期計劃」个眼光來看，上理想个一套台語拼音字，甚至是上理想个漢語拼音字。將來中國若會凍採用職款拼音字，限制漢字使用字數，相信對中國文化个進步、雙語教育个推展是非常有利个。

繼(sua³續)落去，我想卜來哈鄭教授討論漢字選用个問題。

鄭教授對職个問題，提出六個原則，哈我佇《台灣禮俗語典》所提出來个六原則：

1. 儘量尊重俗字；
2. 俗字不可用、用正字；
3. 無正字用準正字；
4. 連準正字都揣無、擲節 (tsun⁴tsat⁴) 採用同源字；
5. 連同源字都揣無、只好借用同音字；
6. 無字通借、從俗採用義借字。

兩套原則，有小可仔無共。我个第二條所謂「俗字不可用」，所考慮个著是「音字系統性」，譬論 lang⁵用「儂」字，zin⁵用「人」字，「大人」哈「大儂」分開，「小人」哈「小儂」(屬下)分開。另外「音義易解性」、「字形簡易性」亦考慮在內(請看拙作《台灣禮俗語典》前言俗字考)，

不過無明白講出來。鄭教授明列職三點做原則，佇其他个文章有詳細个說明，這是伊个貢獻。

第二个無共是，鄭教授無明白交待選字原則个「順位」，因此個人選字个習慣恰愛好，無形中變成一種選字个標準。

鄭教授主張「字數」應該愛有限制，因為台語詞素太儕，咱使用个漢字若傷儕，咱个書面語著變成真僣讀。所以伊無主張用假借、訓用，亦無主張創新字。因為伊主張無字个詞素用羅馬字代表，所以職款主張有伊个一貫性。但是伊閣發明一寡仔新字，那像「噉」(kaŋ²敢)、「咗」(tɕ²佇)、又閣採用無標準化个「豈」代表「kaŋ²/kiam²」，這袂凍講無矛盾。

鄭教授雖然將「本字个可靠性」當做是選字个一个原則，但是伊講：「專門尋本字的人有時又閣互相矛盾，對社會用字的標準化的運動，不但無貢獻，煞有破壞的作用……。」(一九四頁)伊再三按爾強調。

一句話將所有研究本字个學者否定掉。這是無啥公平个做法。

本字个研究，自閩南語第一本戲文「荔枝記」以來，每一個咧創作个，恰編字典个，攏一直咧研究，本字學者有个對本字，若有真好个見解，儂著會採用，無合个、儂著袂採用。會使得講，四百外年閩南語文字化个歷史過程，若無足儕實踐者、恰研究者不斷做辯證个互動影響，咱今旦日(kin¹na³zit⁸)亦無法度達恰鄭教授所謂「差不多標準化」个字通好寫。

現在、台語文字並無真正个標準化，猶是閣咧試驗个階段，本字學者个研究雖然有「互相矛

盾」个所在，我相信對「社會用字个標準化个運動」，一定是有貢獻个，絕對無破壞个作用。

鄭教授真呵咾向陽〈土地的歌〉比別儂採用卡儕「本字」，但是又閣有家自个看法，無中著語文學者个毒素（毒素兩字是我講个，鄭教授並無按爾講，但是照伊一擺過一擺批評語文學者對文字化个破壞，語文學者个意見等於是毒素）。甚至伊閣批評向陽，有一寡仔「本字已經相當明確，而台語書面語上最近才漸漸被部份作家使用的字，向陽還沒有採用」。這著會凍證明語文學者个研究對台語文字化是有正面个貢獻，毋是伊所講个「不但無貢獻，煞有破壞个作用」。

到底啥麼字即是「本字相當明確」个呢？鄭教授不斷講起本字个問題，但是無一篇討論格如何證明「明確」个本字个文章。這是職本册个一个破扑（缺陷）。

「明確个本字」我另外叫伊「正字」。正字个窮究（*kring'kiu³*），過去攏是「古典派」，戰後出現了真儕優秀个語文學者，我佇「談鶴佬語的正字與語源」一文中共伊叫做「切韻派」。親像董同龢、林金鈔、黃典誠、張振興，佢攏對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古典、方言學有真深个研究，佢對台語文字化个貢獻，是袂使得抹殺个。咱會使有咱家自个選擇標準，親像鄭教授所講个「所謂正字應該決定於各漢字和整個現代台語詞彙之間的關係，而不應一味決定於各漢字跟古代某時代甚至各時代的漢語的關係。」但是做一個學者，無應該無了解佢个研究方法，更加無應該否定佢對文字化个功勞。

畢竟職馬猶是咧試驗个階段，設使咱肯卜去研究現代語文學者个用字，大量去寫台語文，遮

个「僻字」著會漸漸予儂採用、通行，若有一日會凍實施雙語教育，只要合著系統性个原則，「僻字」著變做俗字，何必將僻字看做那冤仇共款？中文內底有真儕字，戰前對台灣儂來講嘛是「僻字」，經過四十年个中文教育，逐字攏變成俗字，顛倒台語个俗字，像「行路」、「迫迫」，真儕儂看毋捌。

「通俗」是結果毋是原因，在我看起來，系統性即上蓋重要，社會通用性毋是第一重要个。當然我毋是主張用僻字，我亦是主張用俗字佻拼音字个儂，我只是批評鄭教授否定語文學家个貢獻無公平而已。

職篇文章對鄭教授个大作「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語文」有呵咾亦有批評，毋管是呵咾亦是批評攏是出自自我个認識佻良心。台語文字化个問題牽連著台灣文化个尊嚴佻前途，是一个非常嚴肅个問題。咱感謝鄭良偉教授身在異國、心懷故土，替台語文字化做出即大个貢獻。我亦希望優秀个島內學者，師法鄭教授愛護本土語言个精神，為保存佻發揚台灣文化，做出閣卡儕个貢獻。

（一九八九、三、七雞啼，

原載一九八九、八、一自立晚報本土副刊）

事非經過不知難

——敬答台語文的批評者

近年來台語運動突然勃興，台語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顯見台語文運動已成為一個勢不可遏的文化潮流。

然而在這個潮流發動的時候，我們幾個台語研究者和創作者也受到來自各方的鼓勵和批評。面對這些不同的反應，我的態度一直是感激的。鼓勵支持的人，固然要感激，批評的人也要感激，至於連批評都沒有的人，那只能用「無血無目屎」來批評了。

所以我這篇文章，是以感激的心情向那些批評指教的人做一答覆。

誠如當年白話文運動時胡適提出的口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一樣，我們台語文運動者也有一個信念，就是要達到「台語文學化，文學台語化」的境界。我們不滿意台語只停留在日常生活語言的層次，我們也不滿意於只把台語當成只能給中文加味的鄉土文學層次。

如果我們相信真正的「白話文」必須以準確的文字表現道地的口語這個標準來衡量台灣的鄉

土文學的話，顯然台灣的鄉土文學已經脫離語言的事實甚遠，距離「白話文」的理想頗有距離。這是我們所以不滿意的地方。

我們以為鄉土文學無法以人民的語言表現人民真實的生活，和鄉土文學運動者所標榜的社會寫實是互相矛盾的。鄉土文學裡華台夾雜的書面語言在現實語言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以這樣虛構的膺造語言，如何能夠表現活生生的真實生活？這是我們無法理解的事。

我們相信「白話文」無論怎麼深奧，當它朗讀出來應該要讓人聽得懂。好的「白話文學」更應該要讓人感動。但是加入許多台語詞彙、台語語法的華文鄉土文學，如果照字面讀出來，不但不懂台語的華人聽不懂，不懂華語的台灣人更是莫名其妙，別說感動了。雙語都懂的人，雖然「看得懂」，但因為它並非表現語言的真實，即使會「感動」，但那是經過讀者刻意的理解與諒解，而不是「直覺」的欣賞。如果是論文的話，只要達意便可，自然沒有問題，若是文學，是要讓人「欣賞」的。若其表現的語言無法讓人一聽便懂，必須經過「理解」與「諒解」，它是不是達到藝術境界的文學，就有爭論了。而鄉土文學作品在中文裡摻入大量台語詞彙、台語文法的目的，正是要讓人感受台灣的鄉土味而感動，卻必須要求雙語都懂的人去「理解」與「諒解」，其迂迴的手段，是否能夠達到其目的，是很可疑的。至少對我來說，我是只能諒解，而無法感動的。

由於這樣的感受，近年來，當台灣的政治環境日益開放的時候，便有不少人嚐試以台灣人的語言來描寫台灣人的生活，傾吐台灣人的心聲，而蔚為一股台語文學潮流。

這些台語文作家，正在摸索起步的階段，難免粗糙幼稚與不理想的地方。然而做為一種新文學運動的尖兵，其苦心孤詣與開拓新航路的勇氣，應該受到鼓舞才是。

鼓舞的聲音此起彼落，然而掌聲的聲浪似乎不及指責與批評那般響亮。指責與批評的聲音有來自外省人、也有來自台灣人，然而來自台灣人的指責與批評，似乎遠比外省人的更情緒化、甚至無禮。也許這是由於「愛之深、責之切」的緣故吧——常在一陣慨嘆之後，我這麼想。

反對台語文運動的人之中，有根本認為語言只是表達意思的工具，而否認語言的社會功能與語言藝術的，這一點我已在本文開頭略作說明，在許多文章中反覆陳述過，此處不贅。現在我要針對那些對我們「愛之深、責之切」的人作一些解釋。

一、批評「台語文難懂」

有人告訴我，讀我的「本土笑話」或鄭良偉的「台語笑話」，猜了半天才懂，等懂了的時候已經笑不出來了。這是事實。但是我要說，文字雖然是表現語言的工具，但基本上文字與語言是兩套符號系統，我們無法保證你聽得懂那個語言就非得要讀得懂那套文字。正如聾啞學校設計的手勢語是表達中文的，但我們無法保證懂得中文就懂得那套手勢語一樣。

文字只有易學難學之分，只要它能完全表述語言，那便是一套及格的文字。如果你不懂，首先應該反省的是你有沒有學過那套文字，如果沒有學過，你看不懂是理所當然的事。現在寫台語文的人大部份都用漢字，雖然中文也用漢字，但漢字在中文和在台語文的讀音和意義不一定相同，

我們無法保證學過中文一定讀得懂台語文。正如你學過英文，無法保證你一定懂得法文，雖然他們都用ABC拼音。

去年到美國訪問時，聽說美國人有百分之十幾的文盲，覺得很驚訝。英文只用二十六個字母拼音，是很好學的文字，會說英語的美國人居然看不懂英文，這豈不證明文字不經過相當教育是無法閱讀的事實嗎？英文都如此，使用難度更高的漢字寫台語文豈不更難懂了嗎？

我們都至少受過九年的中文強迫教育，有些人中文還不一定讀得懂，更何況完全沒有受過台語文教育的呢？如果有人譏笑你，怎麼連這個中文字都不懂，你會臉紅，那麼當你讀不懂台語文，為什麼不知臉紅，反而批評寫台語文的人沒法寫得叫你看懂呢？

一個只學過英文的人是決看不懂法文的，但是一個只學過中文的人，居然「猜了半天」，還猜得懂台語文的意思，並且唸得出來，你為什麼不贊嘆漢字的奇妙功能，反而指責台語文難懂呢？一回生二回熟，開始接觸台語文時自然難懂，等你一一了解一些基本漢字的音義之後，駕輕就熟，說不定你自己都能寫作了。如果你有心認同台語文，要達到這個境界並不難。

二、指責「用字毫無根據」

所謂「根據」也者，大部份是說要用「本字」不該用假借字，譬如說「清採」（隨便）的本字是「請裁」，「鶴佬」的本字是「河洛」，甚至說「歎雞歸」（吹牛）的本字是「扮假貴」……。

許多人對台語有興趣，原來只是對求「本字」有興趣而已。我們受到的指責，絕大多數是說

我們亂寫漢字，破壞了漢字的典雅。閩南語是唐宋的河洛語，有音必有字，我們假借不相干的漢字，簡直是文化的罪人，不可饒赦。不是把我們看成不識字的人，就是把我們看成罪大惡極。

閩南語確實是保存相當多古音、古義、古語的一個古漢語活化石，其古老甚至比一般人認知的唐宋河洛語還要更古，可以遠溯殷商諧聲時代。然而到底什麼字才是有根據的「本字」？其認定的方法是相當複雜深奧，不是一般人可了解的。

筆者年少時即對求本字很有興趣，高中時讀連雅堂《台灣語典》，大受感動。為追求漢語淵源、漳泉不同，乃以第一志願考入中文系。然後受正規的文字、聲韻、訓詁、語言學、方言學訓練，深入探討閩南語與古代漢語及其他方言或語言的關係，乃知本字之學需要的知識極為廣泛，不是連雅堂先生等只鑽研古典的老學所能解決的問題。至於民間空言本字為何之說，更是穿鑿附會，不足為憑了。

談到本字為何，必先解決「根據」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學術上共同認可的方法，專憑一曲之見，便說別人用字「沒有根據」是無法討論問題的。

其次、「本字」的探討是個理論問題，理論上當然儘量用本字最好，但實際運用上，本字不一定有用處。因為我們討論的是台語文字化的實用問題，除了本字之外，我們尚需考慮音義系統性、社會通用性的問題。如果字字非本字不可用，寫出來的文章有誰看得懂？

還有，閩南語有音必有字也是武斷，據學者統計，閩南語口語詞素，約只有七十五%是可以

確定有本字的，是所有漢語方言中，「有音無（漢）字」的問題最嚴重的方言。如果非本字不可用，那麼漢字就成了一種極不完備的文字工具，它是無法記述閩南語的。

其實我們現在熟識的漢字，有很大的成份都是假借字，文言文如此，現代中文更是如此，只因爲看慣了，習而不察，假借字也變成本字了。如果不用假借字，則根本無法寫文章了。此所以「假借」成爲「六書」之一的道理所在。

閩南語如果要以漢字做爲書寫工具，勢必非要大量採用假借字不可。我們所採用的假借字之中，有許多是自古就假借的，只是一般台語文盲不知道而已。

三、批評「用字不夠通俗」

有些人批評我們用字不夠通俗，明明社會上已通行某些字代表某些詞素，卻偏偏「標新立異」，故意弄些不通俗的字來混亂大眾約定俗成的用字習慣，「形成一股逆流」。

此派與前派勢不兩立，是極端的通俗派。他們提出的大約是「不」讀 put⁴ / m⁷，「人」讀 zin⁵ / lang⁵，「在」讀 tsai⁷ / ti⁷ / te³，「脚」讀 kio⁴ / kha¹，「煎」讀 tse¹ / tsit⁴ / tsia¹……這些是讀音、語音之差或音讀、訓讀之差，是「破音字」，不該用「毋」、「唔」、「嚙」、「儂」、「佇」、「值」、「跂」、「遮」……等怪字。

我們非常尊重這派的批評，其實用的見解和我們是一致的，但我們寧可採用一些不通俗，卻又不冷僻的字，並非爲了要標新立異，而是爲了照顧到音義系統性。這是因爲閩南語詞素比現代

中文豐富，如果不在字形上有所變化，必然會引起混淆。比如：

「不但」put⁴tan⁷、「母但」m⁷na⁷，如果都寫「不但」怎麼分？「不通」put⁴thong¹、「母通」m⁷thang¹怎麼分？

「大人」tai⁷zin⁵、「大儂」tua⁷lang⁵、「小人」siau²zin⁵、「小儂」sio²lang⁰，不用「人」和「儂」分開怎麼分？「婦人人」怎麼唸？

.....

諸如此類，都是爲了配合音義系統性而設計，決不是爲了標新立異。

前派的批評是站在文言文的觀點而發，此派的指責則是站在現代中文的觀點而發，一是以古律今，一是以中律台，都不是站在台語本身的音義系統、實際的需要而考慮的。

社會通行性只是用字參考之一，不是絕對的標準。我們的「用字習慣」，往往並非出自實際的需要，而是被古文教育、中文教育所訓練出來的。

現在一般人一講到「通俗」，心目中所想的只是現代中文，而不知道台語文從泉州南管文學，經歌仔冊文學、流行歌文學，至今有四五百年的歷史，民間傳統用字，老早有一套相當固定的習慣，不僅文學上這麼用，並且存在契字、地名上，如「卜」beh⁴(要)、「礁」ta¹(如礁溪)、「桐」tiau⁵(如「牛稠溪」)、「揀」sak⁴(如「貓霧揀」).....卻偏偏說「末」、「凋」、「滌」、「促」才是本字，或「要」、「乾」、「牢」、「推」才通俗。

我們細聽批評者的批評與建議，往往發現他們很少或完全沒有讀過閩南語的古典文獻，也不知道民間的用字習慣如何，對閩南語的音義系統也不願深入研究，專憑自己從中文強迫教育所接受的中文用法，或略識幾個古字便隨意發言。

漢字選用不是我們最感興趣討論的問題。我們甚至覺得漢字不是可以完全表述閩南語或客家話的理想工具，理想的台語文字應該是漢字與拼音字摻用，如朝鮮文、日文那樣。這就是為什麼鄭良偉試用漢字與羅馬字摻用的道理。他的主張，在現實條件之下我是支持的。我只是不贊成這樣的文字做為我們永遠的文體，我主張採用朝鮮諺文。但目前尚難付諸實行，羅馬字亦非每人都懂，所以除鄭良偉之外，都是勉強全部使用漢字，難讀字用羅馬字或國際音標注音。

文字形成不是我們目前運動的重點，我們注重的是語言的本身。只可惜批評者只在用字方面作爭論，往往爭的是這個字不該那麼寫，那個字該怎麼寫，而不討論我們的語言是不是道地的台語、美的台語，我們作品的用容，是不是表現了民衆的生活情感，我們表現的手段是不是達到文學的水準。這實在是捨本而逐末的作法了。

台語文字化的第一課題是創造一套能夠完美記述台語的文字，而不是古人看得懂、現代人看不懂，或中國人看得懂、台灣人讀不通的文字。

文字只是語言的符號，只要讀得出來，它已經成功了。現在台語作家的用字習慣雖然不一致，但是殊途同歸，他們正在互相觀摩、互相學習、互相調整、互相遷就，如果這樣的試寫繼續下去，

相信台語文字化必能像現代中文一樣達到約定俗成的地步。

「俗成」的最初階段是少數人的約定。台語文現在並沒有達到完全「俗成」的境界，它必須經過少數人的「約定」、許多派別的協調，試寫的人多，蔚為風潮，不同的意見就會歸於統一。完美的台語文字，於焉「俗成」。但是我們發現所有指責我們的人大部份屬於不常看、不常寫或不會寫台語文的人。為什麼不試寫、不多寫呢？我們多麼希望更多人熱烈參予試寫，讓我們也有觀摩的機會，否則放言空論，對於台語文字化不但無補於實務，甚至有阻礙的作用。

事非經過不知難，當你真正開始試寫台語文時，你便立即會感到用漢字寫台語並非易事，你才會知道前人所走過的道路，對你是有益的。

總之，我誠懇的請求批評者：多看台語文，多寫台語文。

（原載一九八九、十、十、台灣時報副刊）

民主科學的台語文研究

——再向鄭良偉教授請教

十月十日（一九八九）起鄭良偉教授在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發表《漢羅話文的美麗新世界，適合科學民主社會的台灣話文——答洪惟仁「台語文字化」理論建設者——評介鄭著〈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話文〉》，題目很長，文章也長達萬餘言，連載十天之久。因其中對拙文有所誤解或歧見，謹在此辯明，再向鄭教授請教

羅馬字不是唯一選擇

我八月一日在同刊發表的「評介」，一開始便讚揚鄭教授站在實用的立場，對台語文字化理論建設的貢獻。然後提出一些問題。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鄭教授所提出的「漢羅透濫」（漢字羅馬字夾用）到底是一種短期計劃，還是長期計劃？亦即暫時的文體，還是永遠的文字形式？

我認爲羅馬字無法被國人當成「文字」接受，能夠自由使用羅馬字的作家也不多。加上漢羅夾用在視覺上的「歹看相」（難看），有實踐的困難。

其次，撇開認同美觀的問題不談，羅馬字並非不學自會的拼音法，如果還要透過教育推行，那就不能說是「短期計劃」，而是「長期計劃」了。既是長期計劃，那麼羅馬字的好處只是拼音字的好處，我們能選用的拼音字很多，羅馬字不是唯一的選擇。

我認爲，除非決定要廢掉漢字，否則台語的拼音字只有走向「諺文」式方塊拼音字的道路。不止台語，所有漢語方言，漢語夾用都是最理想的文字形式。

最後，我反對鄭教授一口否定了語文學前輩的貢獻，說他們對台語文字化不但沒有貢獻，反而有阻礙的作用。

我認爲台語作家和語文學家之間互相合作，台語文字化才有前途，過去四百多年閩南語文字化，都是語文學者、使用者不斷做辯證的互動影響，我們今天才有這麼多鄭教授所謂「差不多標準化的字」可寫。

總之，台語文字仍在試驗的階段，語文學者對台語作家的選字仍有相當的引導作用，不能抹殺他們的功勞。鄭教授的漢字選用原則之中也列有「本字可靠性」，但卻沒有一篇文章討論到如何證明「明確」可靠的本字的文章，這不能說不是一項缺陷。

我相信我的文章完全是出自我的認識與良心，就事論事，不是刻意的應酬贊美，也不是惡意

的批評。

鄭文對我提出的問題沒有正面的回答，對他所主張的漢羅夾用也沒有提出足以令人心服口服的論証，相反的卻扯出更多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也頗多不假思索的武斷，茲條敘於下，向鄭教授請教。

漢語文字必須早日字母化

一、漢字是一種落伍的文字，也不能完全表達台語，這是大家知道的問題。然而因為它有悠久的歷史，成了漢語民族丟不掉的包袱。現階段台語文字化除了沿用漢字，無論任何形式的文字都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是我們也不能永遠被束縛在漢字的框框內不得發展，我們必須發展拼音字，和漢字夾用。這點立場我已在《台灣禮俗語典》前言中表明。基本想法和鄭教授沒有不同。不同的是，我認為最理想的拼音字是朝鮮諺文，鄭教授認為是羅馬字。

我的基本認識是，只要能描述語音，任何形式的拼音字都沒有什麼好壞之別，依現代的文化潮流，拼音當然是採用羅馬字最方便了。可是一旦牽扯到要和漢字夾用時，就必須考慮到它和漢字之間是否具有融合性，否則必不為人所接受。醫生在替病人做假器官時，非常注意到人造器官是否會受到人體的排斥，如果受到排斥，就必須取下來，換裝另一種材料的人造器官，最好是人體器官移植。

清末以來，由於受到西洋羅馬字及日本假名的影響，自盧贛章以下，發明拼音字母的不下十數家，最後於民國初年以章太炎設計的「注音符號」ㄅㄆㄇ定案。

許多人批評ㄅㄆㄇ，我聽了都感到沒什麼道理，它既然可以描寫北京話，那ㄅㄆㄇ就是一套合格的注音符號。唯一的一點批評，相當中肯，那便是，注音符號只能當注音用，不能當文字用，人們藉著注音符號學會了漢字之後，便把注音符號棄之如敝屣。等到要出國時，要拼寫自己的名字，又必須再學一套羅馬字拼音，成為學習上的浪費。

中共當權之後，一度猶豫要不要沿用注音符號，後來爲了國際交通的方便，終於改用羅馬字。然而這套羅馬字也不能和漢字夾用。中共原本極力推行羅馬字，可是怎麼樣都推不動，即中共最紅的幹部恐怕都不能自在地使用羅馬字。所以後來不得不走簡化漢字的道路。漢字簡化當然是好事，不管簡得合理不合理，好不好看，至少筆劃少多了。可是簡化漢字並不等於解決了漢字問題。在現代打字機、電腦的要求下，簡體字和繁體字都一樣無法趕上潮流。漢語文字不走上字母化，將永遠落在時代之後。

中共改掉ㄅㄆㄇ而用ABC的結果，仍然只是當作注音符號而已，功能一樣，方便性卻打折了，因爲ㄅㄆㄇ橫排、直排都可以，但ABC卻只能橫排。搞到後來，連漢字都一律橫排。漢字的構字法、筆法都是爲直排而設計的，橫排實在不好看。鄭良偉批評台灣的報紙都是直排（其實也不「都是」，聯合晚報、首都早報便橫排）；小學生學注音符號，不學羅馬字，說這是受到國學

保守勢力的影響。其實我看美觀和傳統習慣才是決定因素。日文、韓文報紙也多半直排，他們是受誰影響？除非爲了遷就西文，否則我實在想不出非得橫排的道理。批評文化習慣，必須站在本土的立場，不能處處以西方的標準批評。請問鄭教授，何以ABC便優於ㄅㄆㄇ？橫排就優於直排？

和漢字不協調的拼音字必失敗

二、無論ㄅㄆㄇ或中共羅馬拼音字，其實都是合格的拼音字，到底有沒有人想到要拿來和漢字夾用？是不是鄭教授第一個偉大的發明？我想不是沒有人在用，大陸情形不得而知，至少台灣小學生的作文都是漢字與ㄅㄆㄇ夾用。但後來怎麼會放棄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筆者以爲這應該有兩個原因，一是保守勢力的阻撓，但這不是主要的原因，中共搞文字改革那麼用心，也照樣沒有人搞漢羅夾用。所以我想關鍵出在無論ㄅㄆㄇ或ABC的綴字法都是長條的，和方塊形的漢字構字法不同，配不上來。如果當初設計拼音字時考慮到這一點，設計出一套方塊拼音字，我相信不但小學生學作文要用，就是一般大人也想用，方便嘛！等用慣了，漢字便可逐漸減到一定數量，即以拼音字爲主，漢字爲輔的地步。日文、韓文的拼音化都是經過這個過程而成功的。而日文、韓文都沒有採用ABC，而採漢字形式的方塊字母。

推行任何文化運動必須顧慮到一個民族的文化生態。除非是像法蘭西帝國主義者強迫越南使

用ABC，放棄漢字與字喃（越南字），否則不論怎樣好的東西都不可能推行成功。所以筆者一向主張採用改良諺文，作為台語乃至所有漢語的拼音字母。雖然筆者亦不反對在現階段暫時夾用羅馬字或國際音標，但這是短期策略，不是長期計劃。

我的苦心在評介文內已表明，並且以鄭教授和我多年的交往應該了解。鄭教授如果有更好的意見，正好趁著這個機會提出來討論，使得真理越辯越明。可惜鄭教授並沒有好好地擺出為什麼非得採用羅馬字和漢字夾用的道理。他只說「台灣社會的海洋化經濟結構及國際關係對漢羅的發展真有利」。但是為什麼海洋文化的國度非得採用ABC不可？採用ABC之後對台灣的進步會有什麼貢獻呢？都沒有論証。

非常諷刺的是，東亞幾個漢字文化圈內的國家，凡在海洋文化區的，如日本、韓國、台灣、香港，不但不採用ABC，並且還用繁體字，結果都相當繁榮。凡在大陸文化區的，如中共採用簡體字，用ABC注音，越南全部改用ABC，結果卻都很落後。這個事實雖然無法証明ABC不好，但卻可以証明採用ABC和經濟文化的進步沒有關係。更與海洋文化無關。

鄭教授說不出非得ABC的道理，卻批評我主張採用諺文式方塊拼音字是「大漢自我中心主義」，「沒有將簡單化、大眾化、現代化的文字，當做文字選擇的考慮」。然後又扯到什麼「予咱儕當無想著H. J. S. 的拒絕及人民使用全種文字及語言，專門愛寫人癩曉讀个漢字來hou人來崇拜博學个國學大師……統治者的御用國家大師所寫的文章，讀者若看mbat是讀者愚gong無學問。

……」

請問鄭教授，方塊拼音字和大漢中心主義有何關係？方塊拼音字和A B C都是拼音字，其拼音的作用是一樣的，打字、電腦的方便性也完全一樣。沒有那個比較簡單化、大眾化、現代化的差別。韓國人採用諺文不用漢文，正是在反對大漢中心主義，怎麼我主張採用諺文式（並不等於諺文）拼音字是「大漢自我中心主義」呢？

所謂「統治者的御用國家（當是國學之誤）大師」到底指誰呢？怎麼我主張諺文式拼音字會使鄭教授想到專門寫人家不懂的漢字來讓人崇拜的「統治者的御用國家大師」呢？

鄭良偉所指的也許不是我，他一再把我排除在國學大師、中文系學者之外，然而在一篇駁斥我的文章之中，為什麼要扯到這些「國學大師」？

鄭教授說：「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的洪先生J.S.H反對漢羅，多少及伊的學術背景有關係。」反對漢羅夾用作為永遠的文字形式，就是大漢中心主義？就是御用的「國學大師」？鄭教授的聯想大概太快了吧？

中文系不全是老古董

鄭良偉分析他和我之間的學術背景不同，說他是以現代語言學在研究漢語、台語，而我「開始的是偏向漢學傳統，以後有J.S.H吸收現代語言學。」他所謂「漢學傳統」指的是「中文研究所畢

業的」，而現代語言學還未進入中文系。

這是鄭教授想當然耳。筆者在大一時便開始跟留美回來、在師大開語言學課的鍾露昇老師學語言學，我先學普通語言學、語音學，方言調查（閩語學家Jerry Norman來台和鍾老師一起調查閩北方言時，我正好跟著記音），再學聲韻學。我學聲韻學也不是死記韻目，而是應用閩南語、客語、北京話、日本漢字音的對應關係去理解的。可以說我一開始就接受高本漢、趙元任、董同龢諸先生所傳承下來的現代漢語語言學傳統，並不是一開始接受傳統漢學，後來才吸收現代語言學的。畢業後我專心搞閩南語，不再搞漢語語言學，直到近年入中研院研究，才向龔煌城、梅祖麟、何大安諸先生學習，了解近二十年來漢藏語言學的重大發展。但決不是一開始就偏向傳統小學的治學方法，否則我也不會搞方言調查，和現代漢語語言學也搭不上線了。

的確，台灣的中文系比較保守，但並不是每一個中文系出身的都是老古董。台灣的中文系有兩大派，師大派和台大派，過去師大派比較偏重傳統小學，台大派比較偏重現代語言學，但師大自許世英、鍾露昇以來已積極在吸收現代語言學，傳統小學自所主任林尹先生去世後，已經無人墨守成規了，新一代的小學家都已接受了現代語言學，師大研究所並早已開藏語、韓語的課程，至於台大，自董同龢至丁邦新、龔煌城、何大安，現代語言學一直都是「一脈相承的傳統」。鄭良偉說現代語言學還沒有影響到中文系，這句話不知有何根據。鄭教授曾說辨義徵性的觀念國內還沒有人懂，我跟朋友談起，朋友都不以為然。台灣學院裡的資訊早就很流通，不能把國人看扁了。

中文系出身的人有一種普遍的通病，便是不太關心現實社會，可是真正的「御用學者」並不比他系的人多，相反的，反對陣營裡多的是中文系出身的，我和王拓都坐過牢，張良澤是海外對台灣文化最關心的人，還有紀萬生更是街頭運動健將，還有一些不便舉的名字，至於學院裡以現代語言學做過台灣方言調查的如董同龢、鍾露昇、丁邦新、顧百里、羅肇錦及筆者，全部是中文系出身的，反而外文系的，除黃宣範作社會語言學調查之外，沒有一個人做過田野調查。即鄭教授本人不也沒有做過調查嗎？沒調查，能說是科學的語言學研究嗎？

我也曾批評中文系思想太保守，研究方法落後，但不能一竿子打落一船人，把所有中文系出身的都看成頑固份子、老古董、國民黨的「御用國學大師」。不了解實況，只憑一己成見，隨意批評別人，難道是學者應有的風度？

閩語語源學已經確立

三、鄭文批評我所謂「本字明確的漢字叫正字」、社會通行的文字是「俗字」名稱不當。他說這是「中國國學的中原意識中的所謂正與俗所選的字眼，就是鄭藐視『邊疆』語文就是非正統的封閉觀念的產品。」又給人帶了一頂帽子。所謂「本字」、「俗字」是一般約定俗成的名稱，不知道鄭教授有什麼更好的名稱，不妨說出來大家看一看。但鄭教授的文章中其實也用過「本字」、「俗字」，不知道是否在藐視台語。我所謂「正字」，是把「本字」依其語源考證的可靠性劃分為

「正字」「劃正字」「同源字」三個層次中的第一個層次，並非「標準字」的意思，鄭教授可能沒搞清楚我的用法。何況我一再聲明尊重俗字，本字考證只是選字參考原則之一，不是唯一準則，我想鄭教授把我的意思歪曲了。

閩語及閩南語語源學自戰後董同龢、林金鈔、黃典誠、張振興、羅杰瑞等傑出漢語學家及本人運用現代漢語語言學、比較閩語學的方法參與考證，方法論已經確立，結論亦大體一致。不一致的地方當然也有，但有些是無可置疑的，如閩語的「汝」(i² / i³ / i³) 本字是「女」(娘母)、準正字是「汝」(日母)，這是大家公認的結論，只有鄭教授提出質疑。質疑是好事，問題是，人家的主要根據是聲韻母的方言比較結果，i² (汝) 非得是「語」韻「娘」母的「女」字。「爾」、「你」在止攝三等，自在排除之列。此一論證我在「談台語的正字與語源」一文中已對鄭教授的評論回答過，學術界也一致認為是「女」(汝) 字，只要稍懂漢語語音學和閩語方言學的人都同意的定論。把學術界已成定論的問題，一再提出質疑，說現代閩南語字源學不可靠，到底有什麼意義呢？討論問題必須完全了解對方的論證，否則各說各話，學術豈能累積？

我在「評介」文中說鄭教授把語源可靠性列為選字的標準之一，竟沒有一篇提到語源問題是一缺陷，其實這是可以諒解的。語源學不是鄭教授的專長，沒有一個人可以樣樣專精，但不能過度強調自己的專精領域，而否定、排斥別人專精的領域。豈不是嗎？

通俗不是唯一原則

四、「尊重俗字」①是我的第一個選字原則，但是為什麼有時候還有些不通俗的「本字」呢？這是考慮到鄭教授所說的「音義系統性」，②如以「一」表 *it̄*，不能再表 *it̄*，於是用本字「蜀」；以「人」表 *zin̄*，只好以「儂」表 *lanḡ*，以「這」表 *tsə*，只好以「職」表 *tsit̄*，每一種設計都是在提高漢字的表記功能，雖不通俗，讀者看得懂就好了。其次是考慮到鄭教授所謂的「語文連貫性」，③整個閩南語文獻，自南管以下至歌仔冊，絕大多數「你」都用「汝」字，為什麼「汝」字不能用？通俗只是原則之一，不是唯一原則。當第一原則（通俗）和第二原則（系統性）衝突時，只好採用第三原則（本字和閩南語傳統用法）。我的選字有一定法則，不是如鄭教授所謂「伊的學術背景卡屬中國國學傳統，儼免傷過頭偏重古代書籍來源的追尋。」請鄭教授再翻開我的《台灣禮俗語典》參照一下。

再者，我們的用字都只是一種試探，大膽試寫，拋磚引玉，如果跟的人多，我們就繼續用，跟的人少，我們就跟隨別人，比如「蜀」字我已不用，改用「一」了。如此互相觀摩學習，台語文才能逐步「標準化」。鄭教授看出這種互動影響已在台語文界進行著，這個現象使他憂心忡忡，他說我是「隨便以學術的名義宣佈講是考證的結果，噏講是學術的誤用。特別是對台灣受國粹及法統愚民教育洗腦過的作者及讀者真容易受影響、受迷惑。」

照他這麼說，我們的所有努力都像他所說的，「對台語文字化不但無貢獻，煞有破壞的作用」，我們寫得越多，破壞越大，罪孽越深。鄭教授的意思是不是說，只有鄭教授本人對台語文字化才有貢獻呢？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檢視鄭教授的用字，「不尊重俗字」的地方也不少。譬如：

鄭文	新俗字	舊俗字
甚物	什麼	什乜
啥物	啥麼	啥乜
全款	共款	共款
及	與、跟	甲
傷	(太)	箱
通	通	通
噉	敢	敢
咁	值	值
ㄅ	不	不
bat	捌	識

be	膾	袂
beh	要	卜
teh	在	塊

這些不通俗的字五花八門，有極古的、語源上不十分確定的同源字如「甚物」、「啥物」；有自己新用的字，如「仝」；有本字「傷」；有自己創造的「噏」「噉」「咗」……，還有羅馬字。（鄭教授文章中所使用的羅馬字就那麼幾個，而這幾個詞素早就有俗字通用，何必有羅馬字？難道這幾個羅馬字比通行的俗字還通俗？）為什麼鄭教授可以用不通俗而自己喜歡的字，卻要排斥別人所用的而他不喜歡的字呢？

五、鄭教授那樣推崇教會羅馬字，不准別人改，這的確有他的苦心。可是教會羅馬字實在太不適宜排版、打字和電腦了，比全文漢字還難用，所以有許多人在改，我看現在標音的人，除了教會之外，簡直沒有人遵守教會羅馬字的拼音法，這不但是我苦惱的事，也是所有台語研究者苦惱的事，包括鄭教授自己在內。可是鄭教授一面教人不要改羅馬字，說「應該採用社會已經有的文字」（指教會羅馬字）、「無應該對零開始」，可是他自己的拼音字卻也改來改去，並不遵守教會羅馬字的拼音法。他對自己改教羅的行爲解嘲說：「還的淡薄調整攏引是 doh 來修改教會羅馬字系統，純粹是因爲我所用的電腦及打字的方便。（家已認爲不過是小可調整，會當訓練讀者適應無

全的標音系統，但是有寡讀者認為是大變動。」這豈不是有點嚴以責人，寬以責己嗎？我在《禮俗語典》所採用的改良羅馬字也是就教羅作「小可調整」，那裡是「從零開始」？

「透濫」沒有醜化的惡意

六、我在「評介」文中使用「透濫」一詞，如「漢羅透濫」。「透」thau³和「濫」lan⁷都是混合的意思（動詞），把兩個同義的動詞連綿使用作名詞，還是混合的意思，並沒有任何惡意在。可能鄭教授用華語把它解釋成「濫透」了，所以抗議說：「『透濫』是保守派惡意醜化的形容詞，希望以後尊重推動者的名稱，『合用』抑是『配合』。」這種反應使我感到意外。我曾問過好幾個朋友，都沒有人感覺「透濫」有醜化的惡意在。也許鄭教授在國外住久了，語感和我們不同，以致引起誤會，謹在此提出說明（爲了避免誤會，本文乃改用中文）。其次我感到「合用」的音義不明，人們可能把它讀成 hah'ing⁷，「配合」也不好。中文使用「夾用」應該是比較好的名稱。台語如果不喜歡「透濫」，至少也要說「相恰用 sio'kah'ing⁷」。

結語

我贊同民主科學的台灣語文，現代台語文是寫給現代人看的，不是古代人看的，所以復古沒有什麼必要，但我想解釋的是：

1. 我雖主張漢字與拼音字夾用，理想的拼音字是改良諺文，但這是遠程計劃，遠程計劃當然是越理想越好，但理想的文字形式如果沒有現實條件配合，不可能實現，所以目前必須牽就現實。所謂現實，指的是排版技術及民衆的接受能力。以我的淺見，目前除了漢字之外，任何拼音字都不是現實可行的，因此我不得不採用假借字及本字來補足通用漢字之不足，在難讀字後加注羅馬化國際音標。這並不表示我執著於漢字。

2. 我採用的漢字大多是民間通行的漢字。用了少數不通行的漢字，並非爲了炫耀自己的博學或故意標新立異，純粹是爲了照顧到鄭先生提到的意義系統性及歷史連貫性（和漢文及傳統鶴佬文連貫），以提高現代鶴佬文的記述功能。現在民間通行的漢字常常只是現代中文的「新婦仔囡」，如「你」、「吃」、「切麵」、「啥曉」、「無三小路用」、「跑路」（走路）、「讚」……；他們在選字時，「通俗」是第一要義，其他一概不管，讀者也不會苛求。因爲大家都知道，他們並不是在建設一個有系統、有傳統的台語文，只要用現代中文看「懂」就夠了。鄭教授雖強調所謂「通俗」，但對通俗漢字也是有所批評、有所選擇的。只是批評的立場如何、選擇的順位如何，鄭教授一概不提，我在評介文中曾提出這一點，作爲對鄭著的一個重要批評，鄭教授並未回答。

3. 我在《台灣禮俗語典》中，對漢字的選用有一套準則、順位，在同典「字解」中逐字交代用字理由，不是隨便用字的，我也聲明說：「我不敢說我自己的選字是最理想的。」我只是在嘗試，幾年來，我不斷參考別人的用字，不斷和別人協調。我去年十月至今年七月曾辦了一個「台

語研究班」，這個班就是一個很好的協調場。我雖擔任講師，其實學員才是我的老師，我是在向他們學習。

4. 我在「評介」文中一再強調台語文尙未有一個完整固定的文字形式。在這個階段，每一個人都有提出不同意見、作不同嘗試的權利，因此「評介」文中批評鄭教授否定前輩成就的不公平，目的是在強調「民主」的風度。鄭教授大概很不高興，所以發表了〈漢羅話文的美麗新世界，適合科學民主社會的台灣語文〉那樣充滿火氣的文章。我在此向鄭教授致歉意。鄭教授與我可說是最親密的台語文運動戰友，我對鄭教授一向是尊敬的，但是我仍然要堅持一點，就是任何人都有權利提出不同意見、作不同嘗試。這才是「民主」的台語文研究。

5. 其次是鄭教授所提的「科學」精神。筆者以為鶴佬語既是漢語的一種，漢字的傳統不能隨意否定，還有我們至今所講的所謂「台語」，其實只限於鶴佬語，鶴佬語不止台灣通行，它有許多方言，鶴佬文也不是今天才開始要「從零開始」的，它已有四五百年的歷史，因此現代鶴佬文也不能不兼顧其他鶴佬方言和傳統鶴佬文的用字習慣。以古律今自不可取，以中律台也不是好事。一切要站在鶴佬語的立場來設計鶴佬文。因此「科學」的台語文字研究，不能假「現代」之名，光注意到幾個只懂得現代中文，並且不是真心要建立台語文的鄉土作家的用字，而要作更多、更廣泛的研究，即使是台灣現代人的識字心理，識字效率，這也不是光憑語言學高深的理論就可以「想像」得出的，「科學」的語言學必須經過調查才有說話的根據。

因此我希望所有的台語文研究者，以開闊的「民主」胸懷，實證的「科學」態度，平心靜氣地互相批評、互相學習、互相接納，如此理想完美的「台語文」才有建立的一天。

參考文獻

鄭良偉 〈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語文〉 一九八九 自立

洪惟仁 《台灣禮俗語典》 一九八六 自立

陳素月 〈台語文字化研究〉 一九八九 碩士論文

姚榮松 〈當代台灣小說中的方言詞彙——兼談閩南語的書面語〉 一九八九全美華文教

師學會年會論

台語社 《台語文摘月刊》 一九八九年七月起

(一九八九、十二、五)

一種無漢字詞素的解決辦法

台灣，以鶴佬語為例，其文字化的歷史雖已四、五百年，但一直沒有固定完整且為社會普遍接受的文字，雖然文字主張很多，沒有一種是完全沒有異議，可以為當前民衆接受的，此種戰國時代，需要更多民主科學的研究、實踐、競爭去解決。解決需要充份的時間，但台語教育已迫在眉睫，不趕快解決不行，本文的目的是以音標解決為前提，討論當前迫在眉睫的台語教育的文字問題。

台語不是沒有文字，只是漢字不夠用

民進黨縣市長雖然表明要實施母語教育，其實只是基於一種愛鄉的熱誠而已，到底母語教育該怎麼實施，既沒有計劃、又沒有準備，一旦率爾從事，面臨重重困難，窒礙難行，只要當局施加一些壓力，母語教育必歸失敗。這一次一旦失敗，將來想要捲土重來，恐怕十分困難了。因此

民進黨籍縣市長一定要抱著必勝決心，好好規劃、好好準備，循序漸進，不能急功冒進，「食緊槓破碗」。

台語教育的反對者說：「台灣話有語言沒有文字」這句話不全對。山地話有些語言如阿美族已有教會羅馬字，翻譯聖經，那就是他們的文字。鶴佬語、客家語是漢語支系語言，大部份都有漢字，只有一兩成口語詞素，沒有固定的漢字表達，所以鶴佬語、客家語並不是沒有文字，而是沒有固定完整的文字。

其實所有漢語方言都沒有完整的文字，這是因為口語的發展太快，漢字的新創或借用，速度上趕不上口語的發展，因此口語中老是有的一些詞素沒有漢字。北方官話是口語文字化最成功的方言，但即使北京話，都有一些詞素沒有固定寫法的漢字，或未創漢字。今天在台灣流行的「國語」，大家覺得好像沒有寫不出的字，其實台灣的國語是一種「人造語言」，是透過國語教育人工打造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在其形成的過程中，事先便把寫不出漢字的詞彙刪除不傳了，所以由大陸傳來的舊詞都有漢字。但是新生的詞彙，如卡拉OK、QQQ、有夠讚、T恤、樂透、很ㄟㄟㄟ，或是新創字，或是假借音近字，或是假借英文字母；但像年輕人口中的ㄟㄟㄟ，就可能沒有字。台北國語因為是唯一有書寫文，上得了報刊雜誌的語言，因此文字的新創或新用相當迅速，還趕得上語言的發展，但是鶴佬語或客家語，不像廣東話那樣幸運地上得了報刊雜誌，所以文字的新創或新用趕不上語言的發展，因此沒有固定完整的文字是必然的命運。

閩南語是所有漢語支系語言中跟中原漢語最疏遠的一種，不但文讀音與白話音分歧最嚴重，同時沒有漢字的詞素也最多。據研究大約有二十五%（不包括閩南台灣獨創的俗字），一般人以為有音無字的詞素，其實有一部份是因為白話音跟文讀音相差太遠，誤以為是沒漢字；一部份是雖然我們的祖先早就創造了閩南或假借了漢字，只因為受到文人輕視或政治的壓迫，這些地方性的文字無法傳承下來，因此我們誤以為「有音無字」。如果扣除了這些字，鶴佬語寫不出漢字的詞素，大約只有五%而已。

鶴佬語是一個詞素極為豐富的語言，如果每一個詞素都要派給它一個不同的漢字式的文字，恐怕非得上萬個字不可，即使採用同音假借，至少也需要六、七千字才夠用，而現代中文只要四、五千字就夠了，其中還有一些文言字，如果是純口語，三千多字就夠了。

詞素太多、漢字不夠用，還有文白異讀、一字多音、方言差，都構成鶴佬語以及客語文字化的困難。

吸取過去文字化經驗

讓我們先了解一下過去台語創作及台語教育解決文字問題的經驗。茲將各種文字形式簡介於下：

一、戲曲文字：南管、歌仔冊、流行歌書寫文的目的是在喚醒演唱者對歌詞的記憶。鶴佬語

及客語歌曲多半是口耳相傳，文字只是輔助工具。南管是文人戲曲，故用字較講究；歌仔冊是寫給識字不多的民衆習歌的歌本，故同音或音近假借字特多，流行歌詞受到現代中文影響甚深，義借字較多。

二、假名注音文字：日據時代以來，日本人爲了教授文官、教師、警察台語，出版了三十幾本會話書，另辭典十餘部、雜誌四種，其使用之文字頗有規劃，用字相當統一，因逐字注音，漢字只是輔助了解的工具，所以用字是否合理並不計較。如按呢(an³ni)寫作「如此」，毋通(h³thang¹)寫作「不可」等。其設計的目的並非爲了建設台灣語文，只是當成一種學習台灣話的工具，台灣話學會之後，這種工具便可丟棄。

三、教會羅馬字：教會羅馬字教會自稱爲「白話字」，顧名思義，是將這種拼音字當成「文字」。此種拼音字大體可以當成文字使用，因其可以完整記述口語；但因民間習慣使用漢字，教會羅馬字只被當成音標使用，很少被當成創作工具。教會也沒有用來記述台灣文化，只用來編寫傳教文字及會話教科書。

以上三種文字形式，假名注音文字隨著日本殖民統治而失傳。教會羅馬字因爲受到國民黨壓迫而衰微，目前教會傳教亦以中文聖經爲主。南管、歌仔冊已被遺忘，目前只有流行歌歌本仍繼續使用不完整的漢字在記錄歌詞。綜觀上述三種文字，都不是嚴肅地要將其文字形式作爲永久固定的民族文學創作工具，因之沒有一種文字被民間普遍接受而且認真傳承。

當前台語文字化運動

台語文字化被嚴肅思考與嘗試是近幾年的事。先是十年前鄉土文學勃興，許多本土作家大量將台語詞彙融入中文文學之中，造成風潮。但這些鄉土作家並不是認真地在創作台語文學，他們對傳統戲曲文學並不了解，對台語文字也沒研究，其漢字用法極為混亂，大量假借現代中文的義近、音近字，完全不考慮台語本身的音義系統性，也不知傳承台語四百餘年的文字傳統。所以如果把他們當成台語文字來看待，那是一種文字的怪胎。

近五年，台語研究者與文學家開始嚴肅思考自主的台語文字問題。鶴佬語有林宗源、向陽、黃勁連、宋澤萊、鄭良偉、林繼雄、張裕宏、洪惟仁，客語有羅肇錦、彭德修、黃恒秋……，是近年實際以台語文創作、記錄或台語文字研究、推動台語文字化的主要人物。其中對台語文字有特殊主張的是林繼雄、鄭良偉、洪惟仁三人，茲介紹如下：

林繼雄是教會羅馬字的革命者，出身教會，他看到教會羅馬字的雙層結構，在美觀、排版、打字上都有許多缺點，因此設計一種不用閏號、不用提字的羅馬拼音字，謂之「新文書法」。其終極理想是完全採用其「新文書法」，但因此種文字目前推行尚有困難，所以現階段在「新文書法」之間，夾用一些通俗漢字，成爲一種漢羅夾用的文體。

鄭良偉亦出身教會，留學美國。他對漢字，輕視古文傳統，重視現代的俗用。但對教會白話

字則主張保守其傳統，而反對改革。他認為漢字的選用應考慮現實的通用性，因此相當重視鄉土文學中的台語用字。對漢字未能標準化的詞素，主張用教會羅馬字填補。但因教會羅馬字不適用於排版打字，故對教會羅馬字也有個人的小幅度修改。

洪惟仁出身中文系。他比較偏重理想，認為台語文字化應參考日本、朝鮮的成功例子，漢字既不夠用，不妨引進朝鮮諺文加以改良，反對夾用與漢字扞格不入的羅馬字。目前諺文的推行尚有困難，因此其創作皆儘量採用漢字。漢字的選用雖亦尊重俗字，但比較注重傳統漢字及鶴佬文俗字，極少採用鄉土文學家用字。又大量採用同音假借，極少使用義借字，其語言亦使用較道地的口語，因其文字觀念及語言觀念都較趨於理想化，故一般民衆尚不習慣。

漢字及音標的大混亂

由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勾勒出鶴佬語文字化歷史的軌跡及危機。

一、鶴佬語南管文學雖已有四百餘年歷史，文字化程度甚高，因有知識份子參與，產生不少有價值的鶴佬語文學。但因此種文字只是少數南管樂友玩賞的工具，不成為教育的工具。因此後來民間再發生歌仔冊文學時，並不能完全承襲其遺產。但這兩種文學都是土生土長的文學，其用字相當具有音義系統性，沿襲傳統同音假借法，較少義借字。

二、由於受到日本及國民黨統治，民衆對文字的觀念發生扭曲，於是大量移入日文及中文的

義借字；如有假借，也漸接受官話音如「讚」「壞呷」「哈曉」「切麵」「賭爛」，因而造成台語漢字音義系統的大混亂。

三、假名拼音有台灣總督在統一，羅馬字有教會在統一，但國民政府雖曾制訂一套台語ㄅㄆㄇ，但從不進行教育，所有拼音方案的權威喪失，倉頡滿街跑，產生了種種形式的拼音字，造成音標的大混亂。

由此可見，漢字音義系統的確立，音標或拼音字的統一實在是日前亟待實施而又無法進行的大事。

漢字與音標問題既無法解決，台語教育即不可能實施。因此筆者謹在此提出一點管見，希望在這個戰國時代求得一點共識。

關於音標問題，筆者已於〈台語教育的音標問題〉一文中證明羅馬字化國際音標是合乎目前無論排版、打字、教育銜接、政府反對可能性、符號音值普遍性、學習轉移方便等各方面的現實條件最理想的工具，其結論與去年六月八日《新文化》舉辦「台語音標的檢討與協調」座談會結論相同。

因此筆者呼籲台語教育的教材編者及教育者，先以這樣的音標統一做基礎，進行教育，對課文中的每一個字逐字注音，至於漢字的協調目前尚不易進行，只要音標統一，配上漢字，問題就變得很小了。

這樣一來，就恢復到日據時代及部份羅馬字注音的會話書的路子。

這樣的方式並不是在建立台語文字化，只是在進行台語語言教育而已，但已達到目前台語教育的目的了。

儘量活用現行漢字

確定適用的教育音標之後，剩下的是漢字選用的問題。本來小學教育應該先教音標，這是毫無問題的。音標教會了之後，漸漸以漢字取代拼音字，這也是目前小學國語課本的作法。這樣一來就成了一种漢字、拼音字的混合形式。如果拼音字採用了羅馬字，那就成了漢羅夾用的文字形式。比如小學課本可能出現這樣的文字：

天烏烏^{beh⁴}落雨，阿公^{a^x}^{giah⁸} ti⁵頭巡水路，

tu²頭一尾^{tshit⁴}仔魚^{beh⁴}娶某

但如果到了高年級或中學，台語文學教材或鄉土教材，是不是還要採用這種音標做為一種填補無漢字的詞素的正式拼音字？如果不要這種蟹形拼音字，勢必要採用和漢字形體能融合一致的朝鮮諺文式的方塊拼音字。如果這種方塊拼音字無法得到認同而成為正式拼音字，又不願採用A

B C和漢字夾用，那麼如何解決所謂「有音無字」的詞素呢？

傳統的解決方式有三種：

1. 假借：借用同音字或音近的漢字。

2. 訓用：借用漢文或中文裡同義或義近的漢字。

3. 新創：按照傳統造字方式，創造新字。

依筆者淺見，「訓用法」因為會造成台語文音義系統的混亂，除非已經約定俗成，否則應極力避免。「新創法」創出的新字往往找不到字模，所以也不方便。剩下的便是傳統六書的「假借法」最好用了。

但假借法也有時而窮，不是全無問題，如：

1. 台語漢字往往有文讀和白讀二種，到底假借文讀音？還是白話音？應有符號上的區別。

2. 如果找不到同音字，而要假借音近字，應當有符號記明，以達到完全準確地表記實際語音。

關於上面兩點，筆者以為當前只要推行三種符號，以作為漢字的「閏號」，如羅馬字另加閏號以表德、法、西語一樣，是個不錯的辦法。茲簡介如下：

1. 沿用傳統勾破式，如以ㄅ、ㄆ或ㄇ、ㄋ記在漢字四角以表八聲，筆者加以改良如下：

焦	金	上平
鳥	錦	上上
照	禁	上去
招	級	上入
焦	金	下平
焦	矜	下去
焦	及	下入

這樣一來，同聲同韻而不同調的破音字或音近字就可以一下子解決了。

2. 台語中有一部份音節是同聲同韻的七個聲調中沒一個詞素是有漢字的。如：·kaiz, ngiau, 這時如果加一個傳統鼻音符號就可解決，如

該	上平
改	上上
介	上去
介	上入
介	下平
介	下去
介	下入

3. 如果無法決定是文讀或白讀，可於白讀旁加個「口」字。如

空氣	khong ¹ khi ³ (空氣)	空氣	khong ¹ khi ³ (空氣)
激氣	khik ⁴ khi ³ (鬧彀扭)	激氣	khik ⁴ khi ³ (鬧彀扭)
激氣	kik ⁴ khi ³ (傲慢)	激氣	kik ⁴ khi ³ (傲慢)

這樣加點加劃的台語文字，當然在美觀上比不上漢文那樣好看，但幾乎可以解決所有文字問題，所用符號也是傳統習用的，筆者以為不但可以解決當前台語鄉土教材的燃眉之急，甚至可根本解決有音無字的問題，而不必採用拼音字。

輯三／

台語語源

台語溯源不能開玩笑

自從解嚴以來，電視台語節目也稍得解禁了。去年十一月二日各電視台「台語新聞」開播以前，中視台語新聞製作人曾與我商談如何把台語說得道地，邀請我當他們的顧問，但因當時我出國在即，並且一出國便是三個多月，所以無法答應，後來不知道他們如何解決問題。但也可見中視確曾想把台語節目做好。

今年五月我回來之後，把那個幾年沒開過的電視機重新安了天線——爲了防止孩子受到電視文化污染，避免電視奪去我的教育權，我已關機好幾年——開始看電視。我的目的並不是爲「欣賞」，而是爲了了解電視台語節目實況。到今天爲止，我仍然覺得看電視實在是「無采目睷」，有益身心的節目實在太少了。

一個多月來我看台語電視節目有一個感想，便是照字唸的情形越來越嚴重、唸錯的字越來越多。本來台語詞彙和國語是相差很遠的，如果逐字照唸，不但韻味全失，一般人也聽不懂，再加

上讀錯音，更加聽不懂了。

以下舉一些例子，是我最近看華視、中視的台語新聞記下來的（南港中研院附近台視幾乎完全收不到）。如：

打賭：台語是「相輸」，華視直讀為「taⁿⁿtoⁿⁿ」。

歹徒：台語是「歹儂 phaiⁿⁿlang⁵」（壞人），有人說成「歹徒 phaiⁿⁿtb⁵」。

倪文亞：應讀為 ge⁵bun⁵a³華視讀為 liN⁵bun⁵ia²。

服藥：台語白話一般說「食藥」，中視直讀為「服藥」。

尖刀：可能指的是台語的「刺血刀 tshiah⁴hueh⁴to¹」，中視直讀為「尖刀」。

零售：台語是「小賣」，華視直讀為「零售 ling⁵siu⁷」，其實「售」字也不讀「鳥岫」（鳥窩）的「岫」，應讀如「仇 siu⁵」。

此外，有些新名詞，如有漢字的便應該使用台語讀法，如「紐約」、「洛杉磯」等。可是電視上對大部份新名詞都用國語，如最近美國在波斯灣打下一架伊朗客機，華視新聞對「伊朗」、「波斯灣」都用國語，這個心態非常要不得，是不是表示台語不能進步？如果所有新名詞都不用台語，台語就會變成過時的語言。舊的詞彙丟棄不用，新的詞彙也不能增加，台語之衰亡是註定的命運了。

還有，台語有一些新名詞，如收音機說「拉耳學 la¹zi²o⁴」，馬達說「莫罩 mo³ta³」，這些詞彙

來自日語，日語又是來自英語，卻早已台灣化了，成為台語的一部份。可是中廣和電視一直不承認這個事實，說台語也一定非得照中文唸成「收音機」「馬達」不可。

換言之，儘管台語獲得一些傳播權，所有的作法，都顯示台語只是國語的一個『新婦仔团』（婢所生之子），不容許有其自主的語格。

製作台語節目另一個心態便是「聊備一格」。台語節目是賺錢的搖錢樹，可是據報載一個半小時的台語連續劇製作費只有十萬元，而一小時國語連續劇卻高達四十五萬元，待遇之差高達一二以上。這是明顯的歧視。沒有錢，自然不會有什麼水準。以致給人一個印象：「台語節目都是低級的，只有最沒水準的台灣人才會看。」

台視節目部經理廖蒼松先生針對楊麗花歌仔戲搶灘八點檔表示意見說：「語言是一種文化工具，本身並沒有價值判斷的問題，如果不考慮政治因素，任何語言都可在任何時段播出。」

「由於過去習慣性地在時段及製作條件上對閩南語節目『歧視』，致使大家一聽到閩南語劇要上八點檔，就先有『上不得檯面』的排斥感。事實上，若給予相同的製作條件，國、台語的節目品質應不致有何差異。」（中時七月十一日影藝版）

廖先生這一席話是出自良心的肺腑之言，過去有些人以為台語節目水準低，是因為演員、製作人水準低，不知道其基本因素在於政治歧視，廖先生的話是最好的證言。

但是，如廖先生所言，台語節目果真能得到平等的待遇的話，我相信台語節目水準不只能夠

和國語節目並駕齊驅而已。由於台語泥土味的魅力，其水準當凌駕國語節目之上無疑。民國六十一年以前，台語節目佔一半，受到歡迎的程度高過國語節目。有些聽不懂台語而手握大權的頑固派便立法限制台語節目的發展，才有廣電法的產生。

不過我們也不能太樂觀，由於老演員日漸凋謝，新演員的台語素質越來越低，若不加緊教育，恐怕台語節目也高不起來的。

也許是基於提昇民衆台語水準的目的吧，最近華視「連環泡」製作了一節「台語溯源」節目，請陳玉慶先生當顧問。陳玉慶便是「亦玄」，他的著作「台語溯源」，淺白易解，銷路不錯，我曾給予肯定的評價（參見拙作「談台語的正字與語源」，刊「台灣風物」三十八卷第一期，七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收入學生書局「現代台灣話論文集」、又收入本書輯四）。不過看「連環泡」的「台語溯源」，不免令人失望，許多有識之士都搖頭。

比如，台語「亂來」說「烏魯木濟」，他說是因爲有一名台灣人到迪化（古名烏魯木齊）去遊歷，回來述說那裡的奇風異俗，大家都不相信，以爲他「烏白講」。所以以後就把「烏魯木齊」當成「亂來」的意思。我不知道他有何根據，敢這樣「烏白講」。

還有他說台語稱「夫妻」爲「翁某」，爲什麼說女人、老婆爲「某」呢？是因爲古代女人沒有名字，所以稱女人爲「某」。這又是胡扯。古代女人怎麼就沒名字？六禮中有「問名」，相當於台灣的「探家風」「講親情」（提親）。既說「問名」，問的當然是姑娘的名，怎麼說古代女人沒名？

依現代台語學者的考證，「翁某」的語源是「公母」，女人是母的，所以台語「查某」的「某」本字應是「母」字。這個說法大概不錯。

此外，胡扯的「台語溯源」多得很，不暇備舉。

鶴佬語語源學，自董同龢、林金鈔、黃典誠等學者運用聲韻學、比較方言學、文獻學的豐富知識，考證鶴佬語字源，已經使這門學問進入科學的領域，不是古典派、空想派所能憑空穿鑿附會的。

電視上板起臉孔談學問，本來是不適合的。但是既然要講，也不能太離譜，淺出必先深入，否則把學問拿來開玩笑，徒然誤導聽眾而已，對於台語學水準的提昇，有害而無益。如能深入淺出，用幽默、有趣的方式把台語字源作一澄清，那才是了不起的成就。陳先生學問廣博，可談的應該不少，為什麼要捨其所精，而獻其所疏？

總而言之，台灣鶴佬語不論語音、語彙、語源，都有其悠久、優雅的傳統，讀音正確、用詞道地、談語源有根據，這都是最起碼的要求，希望我們的台語節目工作朋友，把它當成一回事，認真去從事，不要出之以輕佻、玩忽的態度。

（原載一九八八、八、八自立晚報副刊）

台語研究的態度與台語溯源的方法

拙文「台語電視節目不能開玩笑」於八月八日在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發表後，引起了一些迴響，然而所有的迴響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這篇文章主要是針對電視台製作台語節目的草率輕忽提出批評，並不是針對個人。

刊出之後第二天台視有人打電話給我，問我中研院附近到底那個地方收不到台視？第二天見報，才知道總經理王家驊辦事非常「認真」，見了我的文章，立刻下令裝機組調查為何有收不到台視的地方，原來總經理關心的，不是我提出要求改善「台語電視節目開玩笑」的問題，而是廣告怎麼不能「無遠弗屆」的問題。這是我所謂出乎意料之外者一。

我這篇拙文並沒有批評到好友莊永明兄，但因為拙文刊出時連環泡「台語溯源」已改聘莊先生為「顧問」，我的這篇評文遂間接和莊先生發生關係。莊先生於是給我打了一通電話，告訴我說：「其實陳玉慶先生和我一樣都是被害者。連環泡的製作單位向我索取台語資料，便擅自給我掛上

『顧問』的頭銜，其實是顧而不問，我給他的資料，也只採用了四成左右。」我再問：「有沒有顧問費？」「哪有！」我又問：「你寫的資料，難道也沒有稿費？」「沒有！」堂堂一名顧問，不但顧而不問，而且用稿不付費，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者二。我告訴莊先生說：「這件事只讓我了解是沒有用的，你應該公諸於世。」

果然，八月十二日自立早報影藝版刊載莊先生抱怨連環泡台語溯源「顧而不問」，「希望認真製作，力求改進，以提升台語節目水準。」連環泡於第二天刊出一則啓事，表明提昇製作水準的誠意。後來「台語溯源」不再溯源，專播莊先生著的「台灣諺語淺釋」，也給作者一些稿酬。

然後，八月二十五日陳玉慶老先生在自立晚報發表「『台語溯源』是不開玩笑的」一文，表明他的「台語溯源」都是根據前人耆宿的文獻，並不是「烏白講」。他說：

「閩南語源遠流長，但由於時代變遷，許多語源已不爲年青一代所知，如果這一輩再不做些『尋根』工作，下一代就更難做了。基於這些因素，一開頭對於一字一詞，便十分審慎，絕對不敢開玩笑。」

由陳老先生的文字看來，他似乎認爲華視連環泡「台語溯源」和中視歡樂一起來「世界俚語」節目很能表達他的意思。原本莊永明先生對我抱怨說「他和陳老先生都是受害者」之後，我對批評陳老先生一事感到很抱歉，沒想到陳先生並沒有「受害者意識」，勇敢地把台語電視節目開玩笑的責任承擔起來，這可以說是出我意料之外者三。

針對陳老先生提出的問題，我想可以分成「台語研究的態度」及「台語溯源的方法」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研究台語的目的與途徑很多。不過如果我們透視整個台語的研究史，就可以發現，台灣在日本時代及以前，沒有出過一本「台語溯源」的書，所有閩南語字源的著作全部出於福建人之手，如陳衍、葉俊生、邱立、許篤仁等。台灣的所有台語研究都著重於台語辭書與教科書的編纂，其數量汗牛充棟，品質亦多臻上乘。在台灣，閩南語字源考證的始作俑者是連橫，光復以後，辭書和教科書的編纂荒廢了，所有研究都偏向「台語溯源」，以為若不強調台語之源遠流長，保存古音古語古義，台語便沒有價值一樣。

其實這是很大的誤會。「台語」，如果指的是鶴佬語，那麼它的價值並不需要依靠它是否源遠流長，是否保存漢語的古音古語古義。只要它是鶴佬人祖先所傳下來，是我們的語言，是我們生存在這塊土地上唯一最完美的表達工具，它便有存在價值。

所以「台語溯源」這項工作，可以當成學問上的一種興趣，但決不是唯一的學問，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學問。台語研究的正當方向，應該是針對語言本身及其與台灣文化、歷史的結合作更準確的描寫、整理、編纂，以及這個語言和其他語言、古今語言、內部方言的調查分析比較，最重要是如何使這個語言文字化，進而加以文學化。這不但在學問上更有意義，對台語的推展也更有價值。

許多學者一窩蜂去搞台語溯源、搞台語所保存的古音，在人力分配上，這是很大的浪費。如果不自量力，不具備基本知識，也去搞古音、古義，那更是糟踏人才了。我常爲一些台語程度相當不錯的老先生不去搞台語語言本身的研究，卻要搞什麼「台語溯源」，感到非常惋惜。

其次，台語溯源的工作是非常困難，也很不可靠的。像陳老先生在書上所提到的「烏貓烏狗」、「新婦」、「在室女」因爲有當代人的文獻可稽，並且從字面上也容易了解的，自然問題較小。可是如果文獻不足徵，字面上也不容易了解，那問題就大了。我指陳先生台語溯源「烏白講」，便是這一部份。

我批評陳先生的說法「婦人有氏而無名，故曰某」毫無根據，古代六禮中第一項便是「問名」，豈可說女子無名？陳先生解釋，這是根據連橫等人的說法。

我又批評「烏魯木齊」一詞，豈能源於一名台人遊迪化回來胡說八道。我的理由是台人遊烏魯木齊在「清末民初」（即日據時代）簡直不可能。還有，個人經驗而能成爲一句廣爲流傳的詞彙，除非是重要名人，並且生長在資訊發達的時代，否則也不大可能。但陳先生說他是「聽本省宿儒吳槐先生說的，雖無『文』的記載，卻有『語』的口傳」，所以不是「烏白講」。

其實這樣的「根據」，也就等於沒有根據。因爲陳先生在引用連橫、吳槐的說法之同時，必須證明連、吳的說法無誤，否則他的引用只是延襲連、吳的錯誤，並不能以引用錯誤的說法、證明自己的正確。連橫、吳槐也是現代人，他們的說法又根據什麼？連橫「婦人有氏無名」的謬誤，

已經證明，至於吳槐的說法，如果真有台人遊烏魯木齊的故事，能否指出那人的名字，何許人氏？

陳先生對這些問題都無法答覆，即吳槐的說法，在「台語溯源」書中連吳槐的名字都沒提到，「新編」也沒有提，只說「據故老說」。這又怎能叫人相信？

我在「談鶴佬語的正字與語源」一文中把亦玄（即陳玉慶）先生歸類為「古典派」，這一派主要論證方法，正如陳先生所說的，就是文獻。這一派曾經有過一番貢獻，但不科學，科學的研究必等待戰後一批優秀的聲韻家如董同龢、黃典誠、林金鈔參予研究才發展起來。筆者在「台灣禮俗語典」（自立晚報）的字考中所作的字源考證，就是根據現代鶴佬語學所常使用的聲韻比較、方言比較等方法。

鶴佬語語源研究既已進入科學的領域，古典派過去所提出的結論，必須一一加以檢證，否則便無法確定了。在這個科學的時代，如果不懂聲韻學、方言學，幾乎是不可能從事字源考證的。不知陳老先生以為然否？

我仍然要這麼說：

「陳先生學問廣博，可做的事應該很多，不要捨其所精而獻其所疏。」

台語溯源的工作，並不如陳老先生所說：「我們這一輩不做一些『尋根』的工作，下一代就更難了。」相反的，我以為，由於方言材料的收集，鶴佬語內部方言比較、與鄰近親屬語言比較、與中古切韻比較、與上古音比較的工作做得越成熟，語源的考証就越容易做。不要太低估我們下

台語研究的態度與台語溯源的方法

一代的語言學者。我們這一代的學者還有更重要的工作要作，那就是儘量忠實地蒐集記錄我們這一代的活語言，並努力使我們的語言成爲「文學的台語」，以建立「台語的文學」。

（原載一九八八、九、八自立晚報）

語言學在台灣史考證上的運用

——以琉球＝鹿港；台員＝Tayovan；鶴佬＝貉獠為例

歷史考證，關於有史時代是以文獻資料為主，史前時代則以地下發掘的考古資料為主。但是無論文獻記錄或考古資料，如果有語言資料，證據就更確鑿。文獻和考古資料如果比作物證、語言資料就是人證，人證物證俱全，這樣的考證就可以使人相信是顛仆不破的結論。

這是因為語言是口口相傳的史料。歷史可以假造，但語言卻不能假造。歷史是少數人所記錄的，少數人可能根據統治者的目的、民族的利益而杜撰歷史，但語言是衆人口中無意間流傳的事實，不是為某種特定的目的而可以隨便杜撰的。所以語言資料和考古資料一樣，不但可以驗證文獻紀錄的真假，甚至可以補充文獻之不足，勾勒出歷史發展的痕跡。

以語言學研究考證歷史發展，最有名的可能是根據印度、歐洲的語言資料判定印度與歐洲白種人在遠古為同一種族。

由漢語與藏語的比較，知道漢人和藏人在遠古時代為同一種族。

當然，語言資料不能作為歷史考證的唯一根據。譬如台灣平埔族被漢族同化之後，說的是閩南語，如果我們斷定平埔族是漢族，那就很危險。相反的，我們從平埔族的語言研究中，發現其語言仍殘存著平埔族語彙，以及他們口中的閩南語有著特殊的腔調，其語言特色和山地原住民的南島語有類似的成份，就可以證明平埔族原屬南島語族，不是漢族。

還有台灣客家人之中，尤其原籍潮州饒平、漳州平和、詔安的客家人，和閩南人混居的，現在已改說閩南語，但我們仍可從其殘存的稱謂，保存著許多客語，再參考文獻紀錄、家譜等，證明其為客家人。這種同化於閩南人的客家人謂之「鶴佬客」。

現在筆者要根據語言資料來考證一下幾個具有爭論性的歷史名詞，作為如何以語言學方法幫助歷史考證的實例。

鹿港、琉球、Lokauan

「鹿港」，俗又稱鹿仔港。有些人根據字面上的意義，說古時台灣產鹿，原住平埔族獵鹿之後，將鹿皮、鹿鞭、鹿脯、鹿角集中在鹿港輸出，故名「鹿港」，俗稱「鹿仔港」。一說、鹿港地形似鹿，故名鹿港。其實這些都是臆測之詞。

「琉球」一詞的來源，世法錄謂：「地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流虬，後轉謂琉球。」其實所謂「流虬」並無文獻可徵，不過是因為琉球和流虬同音，妄加揣測而已。

「琉球」這個地名到底指的是台灣還是琉球，自古都是十分曖昧的。直到明洪武年間，琉球中山王受明朝冊封，遂專指沖繩爲琉球，而台灣爲小琉球。

但琉球人並不稱爲琉球，而稱爲 *ojinawa*，史書作「阿兒奈波」，日本人依日語漢字訓讀，給他定書爲「沖繩」(*okinawa*) 意謂海中如繩長島。

「琉球」之名首見於隋書，作「流求」；宋史作「琉求」；元史作「瑠求」；諸番志、文獻通考作「琉球」。

依隋書東夷列傳的記載，有幾點可以推測「琉求」所指爲台灣，而非沖繩。其證據如下：

1. 隋煬帝大業三年派朱寬入海求異俗，至「流求國」。其出發地點是福建建安郡，向東「水行五日而至」，其位置無疑是台灣。

2. 大業六年最後一次征伐，派陳稜由潮州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鼉鼉嶼」，又一日至「流求」，高華嶼當是澎湖西南的花嶼，鼉鼉嶼即東北的奎壁嶼，亦即今之吉貝，由澎湖一日可至的「流求」，除了台灣就沒有別的地方了。

這些由地理關係上的推測，如果再加上語言資料的證明，就更顛仆不破了。

伊能嘉矩據隋書流求本傳所記載的人名地名，和台灣西部平原原住的巴宰(*pazeh*)族語言作比較，發現不謀而合的地方很多：

1. 歡斯 隋書說：「其王姓歡斯」。巴宰族有一首歌謠，敘述該族發祥由來，其祖先是「由天而

降的神人之子，男名 Vanah-Kaishi，女名 Savonga-Kaishi。這裡的 Kaishi 是姓氏，當即歡斯。

2. 渴刺兜 隋書：「氏名曰渴刺兜」。而巴宰族男性名字之中有 Harato。

3. 可老羊 隋書：「彼之王人呼之爲可老羊」。巴宰族頭目有三，其一爲司祭，其二爲司土，其三爲司政，司祭爲太初神人苗裔，地位最爲神聖，相當於王，巴宰語謂之 Karaohu。

4. 多拔茶 隋書謂：「妻曰多拔茶」。今巴宰族尊稱老太太曰 taatah。

5. 波羅檀 隋書謂王之所居曰「波羅檀洞」。據巴宰族傳說，揀東上堡葫蘆墩街（豐原）東方約二十町處有觀音山，古稱 Tupozuararyuz，爲太初神人由天而降之聖地，其山麓之丘地曰 Haradan。波羅檀當是古音 Paradan 的音譯。

6. 門鏤 隋書謂王所居「多門鏤樹，似橘葉密，條如纖髮而下垂」，依其形容，當是榕樹。今巴宰語稱松樹爲 tuul，伊能解釋說，這可能是受閩南語影響，閩南語松樹、榕樹不分，都叫松樹，所以巴宰稱松樹爲 tuul，後爲區別起見，別命榕樹爲 Haohi。

7. 鳥了帥 隋書謂「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今巴宰族社會組織，稱壯丁團曰 Lakelakehal。

8. 低沒檀 隋書陳稜列傳謂陳稜擊流求，「稜進至低沒檀洞」。今巴宰族稱大甲溪爲 Tomol。亦即陳稜兵曾攻至大甲溪。

9. 歡斯老模 陳稜列傳：「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今巴宰語男性名有 Damori。巴宰語

D和R往往互轉，故 Damori ㄉㄢ發音爲 Ramori。

10. 島槌 陳稜列傳又稱稜「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今巴宰語男性名有 Tauto。(按筆者曾調查巴宰語方言 Kahabu 語(見拙作「簡介埔里守城社平埔族語言」)，蒐集了一些男女常用名字，其中男名有 Taulin，不知有關係否。)

至於「流求」一名的來源，伊能認爲即「鹿港」(Lok-kang)。「鹿港」ㄉㄢ宰語謂之 Rokauan。巴宰語語法特徵，其現在式加一詞尾-an，故地名亦多加-an，如 Riravoan (大甲)、Purauan (通霄)、Sina Pazayan (揀東上堡觀音山)，因之懷疑 Rokauan 的原名是 Rokau，音與「流求」相近。伊能進一步推測 Rokau 的ㄉㄢ音爲 Riukiu。

大業四年，隋煬帝派朱寬入海慰撫流求，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還。當時適有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耶久國人所共也」。「夷耶久」即「大日本地名辭書」所載的「掖玖」，伊能認爲「夷耶久」便是「流求」。流求之爲台灣的通名，來源應當是很古的。

伊能的考證非常精采，令人拍案叫絕。但因他疏於漢語聲韻學，所以才會畫蛇添足地強把 Rokau 的ㄉㄢ音擬爲 Riukiu。

依董同龢的擬音，「流求」一字的上古音是 Liog-ghiog。隋朝的漢語濁韻尾 g 已消失，變成 u，推測當時的北方音當是 Liou-ghiou。我們不知道「流求」一字音譯到底根據的是何處方言，觀後

代台灣地名多據閩方言，「流求」一名當亦據福建方言音譯。果是福建方言，其白話層之中，有一層是沒有齊齒音，即沒有介音*i*的，如閩南語「流」白音*lau*，「九」白音*Kau*，「舅」白音*Ku*，這一點和廣東話有類似之處，「流求」二字，廣州音*lau-kau*，因此隋朝南方漢語可能亦缺介音*i*。然則「流求」二字的音應當近似於*lou-ghou*。或者根本當時南方音就讀如廣州的*lau-kau*，或閩南的「流九」*lau-kau*。這樣一來，和*Rokau*就很接近了。

閩粵音的古音如何，現在尙無定論。但流、九等「尤」韻字在閩粵方言的白話音相當一致，因此可以推測這個韻的古閩粵音是*au*韻。這點如果和前述日本譯音「夷耶久」「掖玖」來做比較就更有趣，夷、掖古音在喻四，依董同龢擬音上古音是*d*聲母，依龔煌城先生的擬音則是*l*聲母。耶掖在魚部，上古中古主要元音都是*a*，這樣一來，「夷耶久」「掖玖」的隋代北方音應該是*dia-kin*或*lia-kin*，閩音是*da-kau*，*d*和*l*音近，閩音語*p-l*不分，都屬「柳」母，那麼*dakau*或*lakau*和巴宰語古語*Rokau*豈不是很接近嗎？

由上述語言學的證據，證明琉球、鹿港之名，都源於平埔語的*Rokauan*，也證明了隋書所謂的「琉球」，正指的是台灣無誤。此說唯一的缺點是伊能所採的對音是巴宰語，而鹿港是*Babuza*的分布區。不過這可以這樣解釋：①也許巴宰族原居鹿港附近，後被陳稜追趕到葫蘆墩。②巴宰和*Babuza*原為同族，取巴宰或*Babuza*為證據，其意義相同。不過這必須再進一步論證。

日本一些學者如森丙牛、鈴木、幣原坦主張琉球為台灣的琅璦族（居今恆春），其立論基於民

俗學的證據，但因缺乏語言學的比較研究，比起伊能嘉矩來，顯然證據薄弱了些。

台灣、台員、Tayovan

「台灣」之名現在指的是台灣本島、澎湖列島、及周圍所屬諸小島而言。但最初所謂的台灣只不過指漢人聚居的安平島而已。安平現在已經合併於台灣本島，但數百年前安平島和台南之間隔著一條「台江」。

「安平」古名「台員」。康熙三十四年徐懷祖「台灣隨筆」說：「台灣於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遊編，載東番記一篇，稱台灣為『台員』，蓋南音也。」周嬰所謂「台員」到底指的是安平島或整個台灣，因未讀原書，不得而知，但徐懷祖稱「蓋南音也」則一點不錯，至今台灣話稱台灣，書面上雖寫做「台灣」，但口語仍稱為「台員」(T'ai⁺uan⁵)，決沒有聽過有人稱「台灣」(T'ai⁺uan¹)的。

鄭成功佔領台灣之後，因忌「台員」與「埋完」(T'ai⁺uan⁵)同音，改為「安平」，指「台員島」；而以「東都」、「東寧」指整個台灣。但當時民間所謂「台員」已經泛稱台灣全部，故清廷據台之後，乃恢復舊名，而寫做「台灣」，一直延用至今。

至於安平島為什麼稱為「台員」(台灣)呢？

乾隆十七年修的『台灣縣志』說：「荷蘭設市於此（指安平），築磚城，制若崇『台』，海濱

沙環水曲曰「灣」，又泊舟處概謂「灣」，此「台灣」所由名也。」

很明顯的這是望文生義，穿鑿附會之說。蓋明宣德年間周嬰東番記已稱台灣為「台員」，與荷蘭人築城何干？中國人研究歷史拘泥於漢字，望文生義，是很普遍的通病。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對台灣一名的起源擬測說：

「我想、明末時，和最初移殖的漢民接觸的土蕃……稱漢民為 Taian 或 Tayan（其他分佈於南部下淡水溪谷的平埔番（馬卡達曹）語稱漢民為 Pairan，山地的生蕃（排灣族）稱漢民為 Airan, Pairan, pairangan，東部平原的生蕃（阿美）語稱漢民為 Pairan，皆係同系）。乃此族名被漢民轉訛為 Taioan，且由人轉為地之名，音譯為台員或台灣，以稱當時漢民集中的一鯤身島（按即安平）。」（八四頁）

安倍明義在「台灣地名研究」一書中亦延襲其說，並進一步解釋所謂 Pairan，乃起源於閩南語「歹儂」（Phai²lang⁵）（壞人）。「起初漢民稱蕃人為 Phai²lang⁵，蕃人反稱漢民為 Pairan，遂成為人族語。乃此族稱又被漢民轉訛為 Taioan……」（六八頁）

我對安倍解釋 Pairan 起於「歹儂」之說不表異議，但對二氏直認 Pairan 一詞轉訛為 Taioan（台員、台灣）的說法，曾於初版「台灣禮俗語典」因不察而接受，但經詳細考證，現已不能接受。這個說法不但迂曲，而且從音理來看，也難以自圓其說。

高賢治在「台灣三百年史」中論「台灣名稱之起源」，對伊能的解釋覺得「很不自然」，因而

主張「台灣」之稱起源於原居安平島一帶的「台窩灣族」。他的論點有二：

一、荷蘭文史料稱安平熱蘭遮城之地為 Tayovan, Tayan 或 Tyovan。因此推定在西元一六二四年荷蘭人築城的時候，很可能有一種聲音介於「台」與「灣」之間，荷人即依這發音紀錄下來。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六日，幣原坦到東台灣視察秀姑巒溪流域一個平埔族學校「大庄公學校」，約來一名老番，該老番自稱其族名為 Tayovan, Tayouan，正符合荷蘭文史料所記。

二、引用伊能嘉矩「台灣蕃政志」（二九八頁）有關大庄的「台窩灣」族移自台南的「勞隴」及鳳山附近之史實和上述荷蘭文資料連結起來，認定「台窩灣」族原居於安平島附近，因受外族壓迫，輾轉遷移至台南、高雄，而台東。而「台灣」之名自然是起源於原住民的族名，而非原住民稱呼漢人名稱了。

大體說來，高賢治的結論是不錯的，但其論證仍不免簡略，故筆者願意作一些補充：

一、台灣舊地名，除了漢人所命者之外，都延用原住民舊地名音譯，或就原住民族名加以命名。如宜蘭古名蛤仔難乃因該地為 kavalan 族所居；基隆古名雞籠、雞頭籠乃因該地為 Ketagar-an 族所居；大甲為 Taokas 或荷蘭人所稱 Tackais 族所居……，伊能所謂番人稱漢人而為地名的例子應數特例，若沒有其他的佐證，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二、台南永康有大灣庄、高雄仁武有大灣庄，這些原住民移至台東大庄（當為大灣庄之省），自稱為 Tayovan 族（據伊能「台灣蕃政志」的記音是 Taiuon），其音與荷蘭文獻所記的 Ta-

iwan, Taian, Tayoan, Tayouan, Taoran, Tayovan 相吻合，證明與「台員」相對應的 Tayovan 是族名或部落名。漢譯名第二音節母音脫落，乃因漢語音簡，音譯時不免簡化，如「雞頭籠」簡為「雞籠」即是一例。

三、荷蘭人所築的熱蘭遮城(Zeelandia)漢人稱之為「台員城」，荷蘭人又在對岸赤崁築 Provintia，漢人稱之為「赤崁城」。赤崁一名荷文作 Chaccam, Saccam, Scacam, Zaccam 等，原指西拉亞族的一部落，則相對的 Tayouan 應該也是部落名才對。

所以「台灣」或「台員」源於原住民安平島上的民族名、詳細的說是部落名應該是無疑的了。

鶴佬、福佬、河洛、獐獠、貉獠

客家人稱閩南人為 hok^8lo^2 或 hok^8lau^2 ，廣東稱之為 hok^8lou^2 ，閩南人自稱為 hoh^8lo^2 ，在台灣，漢字通常寫作「福佬」或「河洛」，客家人寫作「學佬」，廣東人則寫作「鶴佬」，最近因為我的提倡，「鶴佬」二字逐漸流行。但無論漢字如何書寫，究竟其語源如何？

「福佬」二字是最普通的寫法，意義也最易解。「福佬」顧名思義是「福建佬」之義。閩南人居於福建南部，稱「福佬」自然是可以解釋的。不過如果從音理來看，和實際語言卻有很大差別。「福佬」閩南語應讀作 hok^4lo^2 和 □語 hoh^8lo^2 不同音。客語「福佬」應讀 fuk^4lo^2 和 □語 hok^8lo^2 也不同音。福字中古屬「非母」($p \rightarrow f$)， hoh^8 / hoh^8 中古當屬「匣」母($hg \rightarrow h$)，非匣二母是不相

轉的。可見「福佬」二字只是借字。

「河洛」二字為戰後吳槐、林本元所提倡。其主要論據是說閩南人遷自中原河洛一帶，故閩南人為「河洛人」。這個說法在清代以前未見於文獻，近代以後才有。一九〇八年鄒魯、張煊合著「漢族客福史」駁斥一九〇六年黃晦聞編的廣東地方志謂客家閩南人非漢族之說，主張客家人閩南人是正宗漢人。一九五五年吳槐發表「河洛語、閩南語中的唐宋故事」從閩南語中擷出一些古語證明閩南人閩南語源自中原。這個說法十分符合一般人的期待，也符合當政者的期待，因之風靡一時。林本元、蔡毓齋等人都為文支持。直到現在 $hok^{8}lo^{2}$ 即「河洛」之訛音幾成定說。即使學術界亦有從其說者，如廈門大學黃典誠亦贊成閩南語是河洛語之說。

不過如果我們運用語言學的語音對應規律研究來看，「河洛」二字並不比「福佬」二字高明。蓋「河洛」 $ho^{5}lok^{8}$ 或 $ho^{5}loh^{8}$ 上字為陽平、下字為陽入聲，而口語 $hok^{8}lo^{2}$ (客) 或 $hoh^{8}lo^{2}$ (閩)，上字為入聲、下字為上聲。我們從古今方言的語音對應關係研究，沒有發現過類似平聲變入聲、入聲變上聲的例子。所以「河洛」二字即 $hok^{8}lo^{2}$ / $hoh^{8}lo^{2}$ 的本字之說自然難以令人信服。

至於客家人寫作「學佬」、廣東人寫作「鶴佬」，都只是同音借字，牽扯不上語源問題，所以在此不談。但同音借字也應選擇完全同音的字，客家用「學佬」二字，在閩南語（讀 $o^{5}lo^{2}$ ）便不同音，只有「鶴佬」二字，無論廣東、客家、閩南都和實際語音吻合。

數種語言比較，如果文字與實際語音同音，這個字即使不是本字，至少也和其本字同音。現

在我們發現「鶴佬」二字是和實際語音最吻合的，那麼我們便可進一步到「廣韻」這本韻書中，把同音字找出來。廣韻：

鐸韻：涸、鶴、貉、貉……

皓韻：老、獠、獠、獠、獠……（佬）

廣韻無「佬」字，玉篇：「佬佬大貌、力彫切」音遼。其實南方的「佬」字是「獠」、「獠」、「獠」的異體。

以上諸字，作為族名使用的只有「貉」「獠」二字。

貉——周禮夏官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說文：「北方貉、多種也，又從百（貉）」一般以為指的是朝鮮人。此字有二音，當動物名讀下各切(hok³)、當朝鮮族名時讀末各切(hok³/mok³)。但用為指南方蠻族時，則不一定讀末各切了。

獠——廣韻：「獠，西南夷。同獠。」峒谿纖志：「獠人，亦名山子，處於嶺表外，射生為活，吞噬昆蟲。」今壯族中有「僮」和「仡佬」二支，仡佬居貴州，即廣韻所謂「西南夷」。

其實，不止是西南夷稱「獠」、「獠」，朝鮮人稱「貉」、「貉」，反正野蠻未漢化的都可能被安上一些具蠻人意味的字眼。如「以夷制夷」的夷指的是西方人，「美國佬」、「紅番」……和原來的所謂民族名根本無關。因此以中原的眼光，閩人既是「南蠻」，以具有蠻夷意味的「貉獠」稱之，當然是可能的。

我們再來看看文獻上有沒有稱閩南人爲「貉獠」的記錄。

漳州府志：「(唐高宗總章二年)泉潮間蠻獠嘯亂」(卷二十四)「先是泉潮之間獠蠻出沒無常。」(卷二十四)或稱「蠻獠」或稱「獠蠻」，指的都是閩南人。唐代以後閩南才真正和中原文化接觸，從此不再出現蠻獠之類字眼。但在口語上「獠」(佬)字則一直流傳至今，此猶「台員」在字面上已改爲「台灣」，但口語仍說「台員」。由此可見，「獠」字可稱閩南原住民。這個「獠」蠻，即今西南的「玃佬」，而同時居於閩地的「洞」蠻當即今日的「僮」(戰後改稱壯)族。

再說「貉」字。福建地方志未發現以「貉」稱閩人的文獻，但史記、漢書記載，百越地區(浙、閩、粵、越南北部)有一些越系民族，在溫州的是「東甌」，在廣西、越南的是「西甌貉」。有「西甌貉」爲什麼沒有「東甌貉」？我以爲越族有兩系，即「甌越」和「貉越」。東甌在溫州、東貉應在福建，甌貉之在廣西越南者稱爲「西甌貉」，猶漳州人、泉州人遷台之後互相混合，故合稱爲漳泉人一樣。

那麼「貉」和「貉」有什麼關係呢？我想應該是同一字。「貉」字今讀同「洛」屬來母，「貉」讀同「鶴」屬匣母。但二字都從「各」得聲。依古音學，二字的古音都應讀gak，脫落g則變lak→lok，即「貉」字，脫落l音，則變gok→hok→hoh，即「貉」字。今越南語「貉」字讀lak。「西甌貉」在大越史記中作「西甌貉」，可見「貉」和「貉」本是一字。「貉獠」即「貉獠」、即「貉越」。

由此看來「貉」是民族名，即上古所謂「貉」；和「獠」蠻合稱，即為「貉獠」，沿用至今，即閩、客、粵人口中的「鶴佬」。

「鶴佬」或「福佬」、「學佬」，其本字應是「貉獠」，其上古稱呼應是「貉越」。

以上的考證，大抵已見拙著「台灣禮俗語典」前言「台灣鶴佬語的歷史與音韻結構」及「回歸鄉土回歸傳統」所收「鶴佬語個過去、現在、佢將來」。現在再加上一條証據。

「六祖壇經」「行由品第一」有一節說：

「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這段是惠能自述生長於廣東。惠能後來到黃梅去參拜五祖。五祖見了，問過身世，說：

「汝是嶺南人，又是獠獠，若為堪作佛？」

惠能回答說：

「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獠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以上一段蒙羅肇錦博士提醒，謹此誌謝）

這裡顯示了不但湖北人稱嶺南人為「獠獠」，即嶺南人亦自稱「獠獠」。這「獠」字，集韻收有居曷切(katʃ、許葛切(hatʃ)音。若取上切，則「獠獠」豈不是今貴州境內的「狃獠」嗎？如果我們把它和文獻上的「獠蠻」聯結起來，即可証明「獠蠻」和「洞蠻」（今之僮、壯族這兩個兄弟民族，至少在唐代是遍布在福建、廣東，直到後來才完全被漢族同化。儘管如此，「貉獠」一名卻

殘存於客人、粵人之稱閩南人爲「鶴佬」。

以上略舉數端，藉以說明語言學在歷史考證上的運用。在有史時代，語言資料往往比地下考古資料更重要，作爲歷史學者，對語言學的研究是不可忽視的。這一點，日本時代的學者做得相當不錯，但這個科學考證的傳統，自台灣光復之後，就被來自中國的大量傳統中國史學家所破壞。以致於現代台灣史學者很少有人有能力運用語言學的知識於歷史考證上，不免令人遺憾。

訪許成章教授談台語字源研究

三十年寒窗

最近，台灣的台語研究界發生了一件小小的喜事。同道間收到許成章教授的一份「台灣漢語辭典——音字篇」手寫影印本。雖然這只是一份只有61頁厚的樣本，不免叫人感到略為單薄——據說，許教授全書完成之後可多達一千萬字，應該厚達千頁——然而，就像大腹便便的新婦初傳產前陣痛的消息一樣，使得每一位愛護她的人，都衷心地感覺到一份喜悅，誠心祈望新生兒的順利誕生。關心台語研究的人，都祝禱許教授這部大著早日完成問世。

二月底，我專程到高雄的許教授家拜訪他。

「教授，您已完稿，請問目前謄好多少了？」

「五分之一。」

「預定還要多久可以完成？」

「兩年吧。」

兩年？記得三年前我就問過教授同樣的問題。那時許教授也答說兩年。現在三年都過去了。坐在一旁的教授夫人笑著說：

「兩年。說過多少次兩年了。他太頂真，一再修改、增補——這樣下去，也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完成的一天。」

據許成章教授說，他寫「台灣漢語辭典」，已經15年了。「但是從開始蒐集資料、做卡片算起，至今已30多年。」他說。

30多年！一本書竟寫了30餘年，還在繼續修訂。許教授今年76歲。這本辭典花了許教授的半輩子。

教授的高雄醫藥院高足吳錦煌醫師曾經這樣對我說：

「我並不懂台語學，無法從專業上看許教授這本辭典的價值。但是我相信，花了畢生精力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名著。今天或許知道重視許教授這項工作的人不會多，但是將來這本辭典一定會成為寶貴的文獻。」

花費30餘年的時間去研究一個題目，一定投下一筆不小的資金吧。除了自己投注的費用，教授有沒有得到過什麼基金會或研究獎助金之類的補助？

「沒有。」許教授淡淡地說，「我曾向國科會申請過三次研究補助。均如石沈大海。」於是我們談起來爲什麼研究數千年前的中國古代死語言可以得到補助，研究現代台灣社會中活的地方語言，卻不能得到研究經費上的補助？

「我也想不通。也許是因爲政府認爲目前應該提倡國語，如果鼓勵方言研究，恐會影響國語的推行吧。」他說。

教授不但得不到政府、公家研究機構的補助，即連來自台灣民間的補助也沒有。幾十年來，只有少數來自許教授學生和極少數學界人士給許教授一些精神上的支援。而許教授的事業最大的支柱，是幾十年來許教授全家人戮力同心、歷久不歇的支持。

「我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他們每月給我一千到三千元。我內人每天到他妹妹那兒包壽司打工，賺幾千元貼補。主要的收入，當然是我每个月一萬五千元退休金。」

許教授每個月最大的支出是支付一萬七千元薪水給他的助手柯素真小姐。這筆支出幾乎用去他「收入」的絕大部分。

「她是個好助手，她要是出去教書，薪水就可能不止我付她的這個數字，我不能讓她吃虧。」76歲的許教授每天工作至少10個小時，15年來如一日。柯小姐說：

「許教授現在除了視力差些，其他在健康上一切比我好。我只要連續工作3小時，就開始疲勞。每天，我還沒來上班，許教授早已開始工作了；我下班之後，許教授還在繼續工作。」

我又問：

「他沒有休息嗎？」

研究台語是許教授幾十年來的全部生活。據柯小姐說，許教授在研究工作之外，對吃、喝、玩，沒有半點興趣。

「曾經有一位在日本的學生來信邀請他到日本一遊，旅費完全由學生負擔，但許教授說這本書還沒完成，走不開。」柯小姐說，「另外也有一位美國的學生，邀請許教授去美國一遊，也被他婉謝了。」

在別人看來，這長期、單調的研究也許顯得太清苦，太枯索無味，但許教授卻自得其樂。

「每當爲台灣話考證出一個字源，心中的快樂，真正不可言喻。」他說。

我們於是都笑了起來。是啊，爲台灣的閩南語找到一個漢語語源時的快樂，在我小小的研究工作上，也深切體會過。但是在格局上，我的工作跟教授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尤其是他那持續日以繼夜工作15年以上的治學的惓誠專一，是我所遠遠不及的。

可是無論許教授的體力和精神多麼旺盛，他一定也有精疲力竭的時候吧？

「是的。」柯小姐說：「有時候，他會陷入深深的沈思裡，精神恍惚。每當叫他不應，回答問題時看他心不在焉，我就知道他正在思考著一個研究上某一個問題而疲勞過度了。這時候，我會邀許教授到西子灣去散散步。許教授喜歡看海。因爲海的那一邊，是澎湖，他生長的故鄉。」

柯小姐說每次陪許教授到西子灣去散心，特別感到安詳。她往往慢步在教授的右後方，傾聽著許教授細訴他孩提時代的古老的故事。

「聽著那些湮遠的往事，真有隔世之感。教授講話很幽默，他講笑話，似乎使說的人和聽的人都消除了疲勞。」

詞素的蒐集和語源的考證

教授正在從事的這部台灣漢語辭典的工作，蒐集所有出現於台灣的閩南語中的詞素，並且從中國古籍中引經據典，一一考證其漢語的語源。台灣閩南語詞素的蒐集，前人做了許多，尤以杜嘉得的「廈英大辭典」和台灣總督府的「台日大辭典」最爲完備。但是迄今爲止，從來沒有一部台灣漢語的語源詞典。幾十年來，許教授不但從事於台灣漢語詞素的整理和蒐集，並且逐一考證語源，畢二件大業於一役，野心是很大的。

有一回，我曾經這樣問許教授：

「您真是野心勃勃，並且精神充沛，這有什麼理由嗎？」

教授想了一下，打趣說：

「也許因爲我有海賊的精神，我是海賊的後裔咧。」

「海賊的後裔？」

「鄭成功也是海賊的後裔嘛。我的祖先相當富有，曾有四艘大船，往來於天津、廣州之間做生意，」許教授說：「後來這四艘大船被海賊搶走，從此家道中衰。澎湖是個貧瘠的地區，再怎樣勤勞都不可能積錢買大船。既然因船被劫而窮，我就推想我們的先人大概最初也是因劫船而富的吧。」

這樣的家庭史，對中國航運史、中國貿易史，恐怕都是十分重要而有趣的例子。然而許成章教授口中昔時澎湖的荒瘠與不毛，和今日人們對澎湖的印象頗不相若。

「從前的澎湖是窮鄉僻壤。我上『公學校』讀書的時候，中午就從來沒有吃過飯。12歲時，差一點餓死。澎湖風沙很大，刮起大風，疾飛的砂子能把人的皮膚劃出血來。加上太陽大、淡水少，稻米、蔬菜簡直不能生長」許教授說，「那時我們除了吃魚，便是吃蕃薯了。刮颱風時，抓不到魚，萬一又碰上蕃薯青黃不接，那時的澎湖人只有把原來準備餵豬的蕃薯葉乾拿來吃。如果連蕃薯葉乾都沒得吃，可以去採海菜。但海菜很難吃，第一頓吃了還可以到飽，第二頓就覺得難下嚥，第三頓就叫人噁心了。」

一九二四年，許成章教授十三歲上學，從澎湖白沙公學校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那時，他原可保送到台南師範學校就讀，奈因家貧，不能如願以償。從此，日政時的公學校，成了許成章教授生平唯一的正式學歷，從而展開他畢生獨學自修的生涯。

公學校畢業的大學教授

據許成章教授說，他在公學校（相當今之國民小學）時就一邊上私塾，讀四書。十五歲他開始作詩、猜燈謎。爲了把詩作好，他更認真讀書。「當時金聖嘆推薦的六部才子書，所謂一莊、二騷、三遷史、四杜律、五水滸、六西廂，統統讀了。」他說，他以爲他作詩的根柢，來自杜詩和西廂記。他喜歡作謎語，其詼諧機智，很像歇後語：

繪子手的嘴臉——宰相。

退回燒餅油條——不吃你這一套。

老婆別人的好——自討沒趣。

18歲時，許教授經過一場大病之後，正式跟堂叔公許凌雲先生讀五經，更加深了他的中國舊學底子。

可是不論舊學底子多好，沒有正式學歷，總是遺憾。當時聽說中國大陸的學校對台灣的學生有優待，不必學歷就可入學，並且可以工讀，生活無虞。於是許教授乃決定進入在當時中國人在台灣所組織的「中華會館」，和唐山人學普通話。

就這時候，七七事變發生，日本擂動了侵略中國的戰鼓，台灣人民到大陸的路子，受到很大限制。許多台灣人到大陸如福州、廈門，都是經過總督府安排的。當時去大陸的台灣有不少孤

假虎威，甘爲日本人鷹犬，在大陸上日本佔領區爲非作歹，欺負自己同胞。青年許成章聽了許多這種事，覺得不願淌這渾水，終於打消了到大陸求學的念頭。

然而雖然到大陸求學的計劃擱置了，卻學會了普通話，讀了許多中國白話文的書。早在那個時候，許成章讀完胡適的每一本集子。他喜歡胡適的白話詩，譽爲「元曲的尾聲」。他認爲現代詩已經完全脫離傳統，思想和表現法都是西洋的東西，卻用中文爲表達的工具，所以晦澀難讀，無從理解。

一九四五年台灣復歸中國，是許教授一生的轉捩點。那一夜之間，台灣人面臨了語言和文字的斷層。凡是日據時代修習的學問，如果不能以中文表達，都成了無用之學。大陸來台人士，有些人雖然沒有什麼學問，在台灣都成了文教方面的搶手貨。

青年許成章是當時台灣極少數學過普通話和白話文的台灣人。許成章在光復第二年便應聘爲高雄中學教員。十二年以後（一九五八），高雄醫學院剛成立不久，原國文教師遜清皇族溥宗堯先生辭職出缺，當時的杜聰明院長決定聘請一位台灣人來擔當高醫的國文教席。許成章成了最適當的人選。

許教授入高醫之後，和杜院長切磋寫舊體詩，兩人成了莫逆之交。杜院長稱許教授爲「老師」。據許教授說，杜院長是個好好先生，但對教學要求十分嚴格，不許教授在家開業，因而得罪了不少教授。許教授教的是國文，又對杜院長一直尊敬，所以許教授遂成爲杜院長心目中的知音。當

年杜院長喪妻時，許教授去問喪，杜院長見了，強自抑壓的悲傷一時潰決，不禁大慟，盡情大哭。

做為國文教授的許成章，在學生心目中，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當年高醫學生吳錦煌醫師說：

「我們聽說許教授的正式學歷只有小學，但我們都覺得他的學問比任何有博士學位的教授都好。他見聞廣博，思想新。有些觀點甚至比我們年輕人還新。他雖然教的是古文，但是教書時能近取譬，打破時空的隔閡，使得古人好像活在我們的眼前一樣。」吳醫師說許教授非常富於幽默感，有時說些笑話，也都樂而不淫，「學生不花一點腦筋去聽，還會聽不懂呢。」

吳醫師說，當時高醫的學風還頗自由，學生翹課，基本上是不管的，因此一個教授，講課講得不好，往往上課的學生就寥寥無幾了。「但許教授的課不但沒有人翹課，甚至旁聽生滿堂。因為我們學生都認為上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

上過許教授的課的人們，大多以為許教授不止教國文，還教給學生某種幽默活潑的氣質。不少高醫出身的醫生，不但喜歡文學，更具幽默感。「這都是受到許教授薰陶的結果。可惜現在的學弟聽不到他講課了……」吳錦煌醫師說。

許成章教授也挺懷念那一段在高雄醫學院教書的日子。

「高醫的學生非常聰明，許多學生思路非常敏捷。」他說。

有一次他教金聖嘆的三十三個「不亦快哉——亦可哀也」，要教學生也模倣那個體例創作。

「結果學生也能寫出幾十個亦諧亦諷卻絕不俗鄙的句子，寫在黑板上，大家都很快樂……」

他回憶說。

有一回，許教授忽然記起書上說，某次金聖嘆喝酒，因過量而酒懷阻塞，忽然有人放鞭炮，金聖嘆吃了鞭炮煙，頓時能開懷暢飲。他告訴學生說：「大家可研究一下，到底火藥煙裡頭什麼成份有解酒作用。研究出來，寫成論文，說不定有重大發現。他笑著說：「可惜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學生研究出結果。」

許教授不但舊學根柢好，精通鶴佬語，至於書法、油畫、謎語、笑話、舊詩、俗文學也幾乎無不精通。

他的書法，早在日據時代就曾得過獎。他的油畫則有獨具的風格，他在甘蔗板上都可作畫。他喜歡作謎語，從前高雄猜燈謎只有三鳳宮一地，許教授在那兒和三教九流的民眾一起創作謎語。現在高雄有許多地方元宵猜燈謎的風氣很盛，每次猜謎都是人山人海。目前光是許教授栽培出來的謎學生就有二、三十名。許教授自15歲便以作舊詩自娛，長年來使他在台灣舊體詩界享有盛名，晚年有「正名室詩鈔」正續二集，但近年來因專研台語，已經很少出入於詩會了。

台灣「民俗文學探討」

許教授有一本必將留傳千古的著作，即「台灣俗文學探討」，這大概應當推為第一本台灣文學史了。這本書的特色，在於以台灣俗文學為主軸，兼及台灣知識份子的風雅文學（即所謂「正統

文學」。時間由古代台灣民間的傳統文學談到光復以後的現代詩，可謂包羅萬象。

台灣俗文學研究，向以廖漢臣、李獻璋和吳瀛濤的貢獻最大。許成章教授對於俗文學研究的前賢，尤其對廖漢臣先生，真是推崇備至。許教授謙稱自己「述而不作」，然而他在整理上所下的苦功，實際上遠遠凌駕乎前人以上。其原因在那裡呢？這是因為許教授不但有深厚的舊學根基，還對於台灣的閩南語有過人的研究心得，因此，他在整理台灣俗文學時不但能正確標音，並能使用相當合理的漢字。這部書著於二十年前，如果以今天許教授更為精進的境界再加修訂，一定會使這本名著更為完整吧。

連橫的啓示

到底，這本使他耗去三十年光陰的「台灣漢語辭典」，是在什麼巨大動機下展開這辛勞浩繁的工程的呢？

「我小的時候，常聽人這樣罵說話不合理的人：『講彼號(hit1o7)無字个！』一般人稱台灣民謠、歌仔爲『無字歌』，可見在民衆的心裡，寫不出字，就是低俗。」他回憶說，「好多閩南語寫不出漢字，難道就是低俗的語言？」到了二十五歲時，許教授讀連橫的「台灣語典」，這才知道閩南語並非無字可寫，而且字字都有來歷。「後來又讀連橫的『雅言』，其中引用的俗諺，使我驚知台語之妙，妙乎天下！」

後來他讀了吳守禮教授「台灣省通志稿語言篇」、「福建語研究導論」和「五十年來台語研究總成績」等書，引導許教授走進台灣漢語的學術研究的廟堂。許教授向吳守禮教授請教的往返書信，多達一百封以上。而登門拜訪親聆教喻不下數十次。雖然平常許教授逢人一定敬稱吳守禮教授爲「老師」，但事實上兩人年齡相差不過三數歲。

在他獨學自修的艱難過程中，許教授又拜訪過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周法高先生，企望得其教益。許成章回憶說，當時周先生並沒有教他什麼，卻贈他一本董同龢著的「四個閩南方言」。許教授回來之後，勤加研讀，並由此學會了國際音標。許教授當前這本「台灣漢語辭典」使用國際音標注音，蓋淵源於此。

接著許教授開始著手蒐集台灣話的漢語資料。在既有文獻上，不用說當以「台日大辭典」最爲豐富了。但許教授並不以此爲滿足。他經常親身或央人到各地去記錄和採集台灣各地方音，目標在蒐求更多的詞素和方言。

爲了全面掌握台語詞素的語源，許教授想出了一個據他自己說是很「笨」的工作。他自掏腰包，請工讀生爲他一一將所有的漢字做出一張張卡片，並找出它們在「廣韻」、「說文解字」等字書出現的卷頁碼。當許教授想到某一個漢字可能是台語某一詞彙的語源時，便順著卡片上記載的頁碼去找證據。「方法雖笨，卻也十分方便。」他說。

如此費盡功夫的工作，據許教授說，是爲了使「久已脫節的漢字回歸漢語，如遊魂歸來以附

其體。」中國歷史悠久、又多變亂，而每逢戰亂，必喪失原漢語的字音；這是使漢語的音、義、字脫節的第一个原因。第二，明清兩代熱衷科舉者，爲了要作一篇附於八股文後的試帖詩，必須押北方韻，而接受北方音。回鄉後又用北方音以教子弟，以致讀音與語音分了家，更加速音與字的脫節。第三，後人「聞音生字」，隨便以臆想之音字充當，造成不可收拾的結局。

台灣閩南語雖然保存著大量漢語的古音，但因上述三個原因，漢字的形音義之間仍然頗多混淆不清。再加上近三、四百年來，台語陸續混入少量的西班牙語、日語、英語乃至於高山族語，使得還原工作倍加困難。許教授曾經半開玩笑地說：「現代人讀古文，好像讀外文一樣。經過注音、解釋、翻譯三道手續，往往還不得其解！」他的理想，是要將台語中的漢語一一尋找出它的字源，使漢語的音、義、字重新交叉在一點上，讓現代台灣人能直接唸、讀古籍，不煩辭費。

許教授用他自己謙稱的「笨方法」，逐一爲台灣話尋找漢語的語源，先後凡十數年。直到15年前，許教授才開始進入纂寫階段。爲了求得清靜，他曾有好幾年的工夫長住在林園鄉長的家，很少回到高雄去。

正是在這一段隱居著述的期間，有一次，許教授的女兒生病了，急忙送去住院。開過刀，許太太才向在林園埋頭寫書的林教授報告。許教授一時心急，罵道：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爲什麼要送去開刀？」

許夫人委屈地說：

「爲了怕影響你的工作嘛。送到醫院情況危險，醫生說非開刀不可。你也知道，有一年，我們的鄰居不就是因爲延誤了開刀，白白送掉一條命……」

沒有她，就沒有它

許教授啞口無言。他知道這幾年來，他能專心一意於工作，全靠許太太一手把全家的家計扛起來，叫他沒有半點後顧之憂。雖然許太太謙稱：「我對他的研究工作沒有什麼幫助」，但是她把一家大小照顧得有條有理，對外人情世事一肩扛起，其內助之功至爲重大。因此許教授一再對人說：

「沒有她，我不可能完成這部辭典。」

此外，許教授在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是柯素真小姐。柯小姐出身於高雄師範學院。四年前，當她還差一年畢業的時候，就受聘當許教授的助手。由看稿、校對開始，摸了兩三年，才摸清體例。現在她在工作上已經駕輕就熟，並且有了判斷能力。有時甚至能夠爲了一個詞素的解釋或考證，和許教授爭論起來。據說曾有一度因爭執得比較厲害，柯素真甚至因而萌生辭意。

許教授是個善體人意的，知道柯小姐的心情便說：

「你還是委屈一點吧，照我的原意謄寫下去。沒關係，以後人家罵的，是我不是你……」

助手和教授爭執學術觀點是一件有趣的事。柯小姐回憶說：

「回想起來，我真不該妄然和許教授爭執。有一次，我很沒有禮貌地批評許教授說：他是我所見過最主觀、最自負的人。教授回答說：『我若不主觀、不自負就寫不出這本書。』」她說著，溫暖地笑了起來。

「現在，即使許教授要趕我走，我都不願走了。我這樣協助許教授搞研究的生活，過得充實而愉快。雖然在工作保障上，我比不上在學校教書的同學們，但我覺得我的工作很有意義。做起來覺得很驕傲。」柯小姐特別指出，許教授很疼她、愛護她，她要怎樣調整工作時間，許教授都會答應。心情不好，不上班也沒關係。她生病的時候，許教授好像比自己難過。「有一次，我中意許教授的一只咖啡瓶，我向教授要。許教授不但答應了，並且清洗乾淨才給了我。」她說。

「有路用的老人」

的確，台灣話的漢語語源考證工作，比起甲骨文的考證更難確定，更容易發生爭執。三年前，當筆者第一次拜訪許教授，看他出示的原稿時，就不免暗暗爲他擔心。我擔心他的標準太寬鬆，有時寬得令人覺得有「穿鑿附會」的危險；有時一個詞素找出好幾個看起來毫不相干的字源。這好像爲一個失蹤的孤兒找到好幾個可能的母親一樣。當時我就掛心，這樣的方法和態度，怕是很難得到學院派的認可吧？

許教授對這一點非常有自知之明。

「在目前，談嚴謹還早一點。我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提出一個台語所有的漢語語源上的可能性，讓後繼的學者去選擇。」許教授說：「這就好比菜販子提供了各種菜色，你可以選擇其中幾樣，做出你的拿手好菜，不必要的就可以擺著或丟棄。我的方法，我的態度，有問題，我歡迎批評……。」事實上，教授也許已經預料到，他這本「台灣漢語辭典」一旦出版，將會出現一些一面寫文章把他的書批得一文不值，或者不屑一顧的學院派學者，卻在暗地裡偷偷地採用他的考證，據為己有，而不說明出處。

踩著前人的履痕前進，卻嘲笑前人不穿皮鞋的後輩「學者」，在我們的社會是不乏其人哪。但許教授的家人，卻有完全不同的掛慮。教授太太和當教授的公子許勝一先生就說：

「我們希望他早日完成。他太辛苦了。」

教授的家人所擔心的，被吳錦煌醫師一語道破。吳醫師告訴我說：「皇帝不急，急壞了太監。寫了十幾年還寫不完一部書！有一次我直截了當的問教授：到底寫得完嗎？教授卻笑著回答：『寫得完啦！我的祖先全都是長壽，我也一定不會早死的啦！』」

事實上，據我所知，許教授寫完這部語源考證之後，將繼續展開另一個更大的計劃。他要編一部「台灣閩南語辭典（詞彙篇）」，我看過他的手寫稿本，刊在南瀛文獻第十二卷，雖只一部份，已夠引人入勝了。

因此，教授的工作是一定做不完的，即使編完第二部辭典，也許還會再編第三部、第四部……。

我們祝望許教授長壽不止百歲。誠如他在一次對早覺會的會員演講時說的：「要做一個有路用的老人」。其實，他豈止是一位「有路用的老人」。他獨學自修，勤勉用功，數十年如一日的治學精神，對一般荒嬉怠忽、不肯下硬工夫讀書的青年學子，和動輒談研究經費、研究環境才肯搞研究，研究工作又浮而不實、派系傾軋、逢迎阿諛的小部份「學界」而言，是怎樣獨特而又尊嚴的存在啊……。

台語文字化

最近台語詩文如雨後春筍地出現在報章雜誌上，到底台語有可能完全文字化嗎？

許教授對於近日在報章雜誌發表的幾篇用台語寫成的文章，表示了他的看法：

「目前不大可能，因為缺乏可供參考、借鏡的典範作品。」許教授搖搖頭說。

「典範作品？」

「是啊！就像運用很多中國北方話的平話小說『紅樓夢』，或是到處出現著山東土話的『水滸傳』，以及夾雜甚多上海、江蘇方言的白話小說『九尾龜』、『孽海花』……等極優秀的文學作品。甚至香港地區一些行之有年，純用廣東話編纂的報章雜誌，也可說是一種典型。」許教授說。他認為正因為有這些典範性的文學作品，在藝術和語言上已經確立，所以讀者在閱讀用這些方言寫成的文章時，能夠達到完全自由表達的功能。可是，由於台灣話在目前仍缺乏這種典範性作品，

要純粹以台灣話寫文章，大概還須要等五十年或一百年，甚至更久的時間，直到典範作品產生之後，它才有被普遍接受的可能。「當然，若是以一種研究、實驗的態度採用台語寫作，我基本上也是不反對的。」許教授說。

關於鄭良偉教授提出的漢字羅馬字混合方案，許成章教授也表達他的看法說：

「這是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但以後本字找出之後再一一改成漢字。」

關於台語不確定漢字的表達方式，目前有本字派、假借派、拼音字派之爭，拼音字派又有羅馬拼音派、方塊拼音派之爭。許成章教授的意見應屬本字派吧？

（原載一九八七、四、《人間》雜誌十八期，一九八九、九修改）

鶴佬語語源學概論

序言

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和一般對台語語源學有興趣的學者討論一些研究台語正字和語源的基本觀念和方法論的問題。這個問題本來十分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談得完的，我在拙著《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第五章「聲調研究在語源學上的運用例」中已有部份論述，完整的論文，我正準備寫一本「台灣鶴佬語聲韻與語源研究」。這裡因為篇幅所限，我只採取概論性和介紹性的方式為文，希望藉這篇拙文，拋磚引玉，引出更精闢的見解，對於我正在準備的論文賜予指教。

這篇文章對古典派和切韻派的語源學前輩有簡單的評介，所有批評純粹是站在方法論的觀點上立論，並不是否定他們在語源學上的貢獻。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所有進步都是在前人既有的成就上一步步地向前進，不可能一蹴可及的，我希望學界能夠在方法論上多討論，如果能

夠取得共識，那麼在各別的考證上才可以避免更多爭論。

一、台語有沒有字？

問起這個問題，先要明白所謂「台語」指的是台灣的那種語言？所謂「字」又是指什麼文字？台灣的語言至少有三個系統。最重要的當然是台灣鶴佬語，亦即俗稱的閩南語，或台灣話，一般所謂「台語」多半狹義地指此。其次是客家話，再其次是南島語系的所謂「山地話」。本論文所謂台語狹義地指閩南語。

以上的三種語言都發明有羅馬字、日本假名、注音符號三種形式的記音方式。無論是那一種拼音字都可以用來記述其語言，如果所謂「文字」是指語言的記述工具，那麼這些拼音字便是台語的「文字」。

再進一步說，即使台語沒有現成的記述工具，亦即沒有「文字」。在近代語言學這麼發達的情況下，要發明一種能夠記述台語的拼音字，無論是採用羅馬字、日本假名、注音符號或朝鮮諺文加以改造，甚至新創文字，都是輕而易舉的事。

不過我們平常所指的「文字」都是狹義地指「漢字」而言。當我們問起「台語有沒有字」，意思無非是問：台語詞素有沒有相當的「漢字」。

這個問題，對於老一輩的台灣人，特別是對漢字有研究的「漢學仔先生」而言，可能意會成

「漢字有沒有辦法用台語來發音」。「漢學仔先生」教的正是漢字的台語發音，怎麼說「台語沒有字」？

另外一個極端的認識，是那些沒有受過台語漢字教育的人，尤其是光復以後出生的一代，有一部份人以爲所謂「國字」（漢字）是「國語」（普通話）的專利品，而台語既不是「國語」，當然台語沒有「字」。

後者是一種極膚淺的想法，不過這種觀念的造成，和學校給予學童的語文教育有關。學校一再教育學生，漢字叫做「國字」，普通話叫做「國語」。而所謂「國字」就是「國語」的文字，並不是所有漢語方言的、甚至是漢文化圈，包括韓國、日本、越南的共通文字；又所謂「國語」是「標準語」的意思，並不包括所有中國各地的語言或方言。在這種教育下，當然學童只知道「國語」（標準語）有「國字」（漢字），而不知道其他的語言或方言也有漢字了。

這些學童長大以後，如果沒有再進一步接受正確的語文教育，他們的認識便會限定在這樣偏狹而荒謬的境界中，而認爲「台語」（客家話與閩南語）沒有「字」（漢字）。

至於前者，雖不能說完全錯，但是當知道，「台語有沒有字」和「漢字有沒有台語發音」是兩回事。

「漢字」的確有台語發音。不過，這是台語中的「讀音系統」。這一套發音系統可以說是先有「漢字」才有「讀音」，亦即先有「文字」才有「語言」，而不是先有「語言」才有文字。

傳統教書先生眼中的「台語」是這一套可以用「漢字」來寫「文章」（主要是文言文）的讀音系統。這套讀音系統當然也是台語的一部份，但如果把它尊嚴化，巨大化，認為它是台語的全部，那是另一種極端，這種極端會引出另一個極端的結論，那就是台語的「土音」（語音系統）沒有「字」（漢字）。我們的結論是台語多半有相當的漢字，但不是每一個詞素都有。

一一、讀音與語音

此語詞素

傳統教書先生每當被問起：「這個字怎麼讀」時，往往答的是讀音。所謂「讀音」即讀古書時的正確讀法，至於「語音」，亦即口語中的讀法，他們並不一定認為就是真正的讀法，而說是「解說」（kai²sueh⁴）。

比如下列諸字：

	讀音	解說
1. 白	pek ⁸	peh ⁸
2. 面	bian ⁷	bin ⁷
3. 書	si ¹ / su ¹	tsu ¹
4. 生	sing ¹	seN ¹ / siN ¹
5. 不	put ⁴	m ⁷

6. 要	iau ³	beh ⁴ / ai ³
7. 返	hoan ²	tng ²

上面七字中，1~4字，即「白面書生」四字可以認為「解說」就是「語音」，但5~7字，即「不要返」三字的「解說」，不能認為就是「語音」，只能算是「義借字」或稱為「訓用字」。這是因為一般所謂的「語音」，指的是「漢字」口語中的讀法，這種語音不但意義上和「讀音」相同或相近，在聲韻上也應該有對當的關係。

「白、面、書、生」四字的「讀音」和「解說」在聲韻上有相當的語音關係，但「不要返」的「讀音」和「解說」完全沒有聲韻上的關係。

本文所謂的「讀音」指的是「漢學仔先生」讀古文時所使用的讀法。這種讀法在口語中也大量引用，多半使用於文化語言、外來語、新語。比如「開始」就只能讀作 *khai'si²*，而不能讀作 *khui'si²*；「開花」讀書或吟詩應該讀成 *khai'hua¹*，但口語中就只能讀成 *khui'hue¹*。

「開」字為什麼讀書時一定要讀成 *khai¹* 呢？也就是說讀古文時為什麼只能用讀音而不能用語音呢？這可以說是習慣，但也有它的歷史原因。

現在的語言學界一般認為閩南語中的文讀音和白話音是兩個語言層。比如楊秀芳在其博士論文「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敘論中便說：

「所謂『文讀系統』是一種移借的系統，是一種優勢方言進入另一方言之後所造成的。在本質上，它是一種移借的系統。原來的白話系統與借入的文讀系統差距越大，二者的異讀便愈多。」

(頁三)

這種說法大抵上是不錯的。至少在解釋閩南語文讀音與白話音幾乎可以成為兩種系統的現象是非常方便的。

從漢語周邊語言的研究，也確實發現類似閩南語文讀音系統的音系侵入越南語、日語、韓語，而形成其語言的一個較年輕的語言層的現象。

再觀察現在台灣一般年輕人在說台語的時候總是夾雜著許多「國語」詞彙，尤其在表達生活上不常用的抽象概念時，更是非夾雜「國語」不能說話。現代台語，其實是國語與台語兩個語言層的混合，兩者的關係，正和讀音與語音的兩者交雜使用於口語中的情形一樣。現代台語人讀書用「國語」，就和過去讀書人讀書用「讀音」的情形完全一樣。

這種情形，我想是很自然產生的。不只是現代如此，自古以來便如此了。論語述而篇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所謂「雅言」，一般解釋為「正聲」，其實就是當時的官話。荀子王制：「王者之制……聲，則非『雅聲』者舉廢。……」，又云：「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可見所謂雅言、雅聲，正相當於後世所謂「官話」，或是台語所謂的「正音」，或是現代的所謂「國語」、「普通話」。

所謂「雅言」或「雅聲」、「官話」、「正音」或「國語」代表每一個時代的優勢語言。這種優勢語言隨著漢文化的傳播，積年累月地侵蝕其周邊語言，使得周邊語言逐漸喪失其語言的特性，而同化於中原文化的中原官話。由於中原官話一波一波地影響其周邊語言，致使周邊語言產生一層一層的語言層。就好比地質層一樣，每一層地層記錄著地質變動對這個地區的影響。

從漢文化圈的語言來看，越是邊緣地帶的語言受到中原官話的影響越淺，越語、日語、韓語乃至泰語，雖然大量的吸收漢語辭彙，但其基本辭彙及語法仍然保存原有的特色。至於中國境內的語言，幾乎都被前述的所謂「雅聲」等官話所同化，而變成所謂「漢語」的支派。

閩語，尤其是閩南語，是所有漢語方言中最特殊的例子。從高本漢以下，一般研究閩南語的學者都一致的認為，所有中國境內的漢語方言大致上可以用切韻系韻書來加以涵蓋。也就是說，漢語方言雖然分歧，卻可以從切韻系韻書所記載的音系來解釋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而閩南語卻不能。所以羅常培和董同龢才會說出「閩南語超越切韻系統」那樣的話來。

文白異讀是早為閩南語學界注意的事實，「彙音妙悟」於白話音多所注明，「十五音」更以紅、黑字分開文白音。不過直到最近以前，語言學界並沒有分清閩南語的讀音與語音系統，楊秀芳的博士論文清楚的釐清了讀音與語音系統之間的界限，使得讀音與語音的音系各自顯現了它們的特性來。只可惜她所參考的資料不夠完全，因此系統也不夠完整。

把讀音與語音兩個音系分清之後，我們就會發現，過去語言學家認為「閩南語超越切韻系統」

的觀點並不是完全正確的。閩南語的語音系統誠然不太合乎切韻系統，但讀音系統卻相當合乎切韻系統，並且全中國的漢語中也很少像閩南語的讀音這樣完整地保存切韻系統的原始結構。

過去，對於反切比較有研究的教書先生，只要掌握了幾個基本原則就可以切出正確的讀音來，其正確性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這種情形在其他方言，尤其是北方胡化較深的方言，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事。這一點正證明了閩南語讀音系統的保守性。

至於白話音，依清華大學副教授張光宇博士近年的研究，加以層次的分析，發現每一個層次都並未超出切韻，因此過去學者所謂「閩南語超出切韻」的印象，實際上是肇因於閩語言層次的複雜。

由上面的論述可知，由於台語的讀音系統根本來自漢字的中古音，是先有文字才有讀音的，所以若問讀音系統有沒有「本字」簡直毫無意義。

我們所要推求的是口語中的語音系統，嚴格說來是白話層的一些詞素，到底相當於漢字中那一些字。這句話其實等於問，白話層的某一詞素，到底和古代漢語的那一個詞素具有語源上的關係。

三、「義借」不足為訓

一般人認為漢字是一種「表義文字」。這句話對於日本人來說，的確是相當恰當的，日本人對

於漢字完全把它當成表義文字來處理。所以一個漢字雖然有它的「音讀」，卻也同時可以給安上語音上毫無關係的「訓讀」。

閩南台灣也有相同的情形。比如吳瀛濤的「台灣諺語」就常用一些「訓讀」。茲舉數例如下：

抱子更餵爸，好子不免多——多（音擠）

……結婚生孩子，還奉養父親，這種好兒子，假如有一兩個就滿足了。

依常理判斷，這句諺語的發音應該是：

pho⁷kiāN²koh⁴tshi⁷pe⁷ho²kiāN²m⁷bian²tse⁷。

這句諺語共十字，九個不同的字（「子」字二出），只有抱、餵、好、免四字是本字，其餘子(kiāN²)、更(koh⁴)、爸(pe⁷)、不(m⁷)，多(tse⁷)五字都是只借其義而毫無聲韻關係的「訓讀」。

又如：

罔賺，纔膾貧——貧（音散），罔（遷就，不計較，不妨），賺（音趁）

……不計較多少而勤勞謀生，才不致窮苦。

這句話的發音是：

bong²than³,tsia³be⁷san³

全句五字中，用了一個俗字「膾」，罔可以算是假借，賺(than³)、纔(tsia³)、貧(san³)都是「訓讀」。

林金田的「台灣童謠」也有相同的情形：

雞啊雞，人要創你了。

ke¹a⁰ke¹ lang⁵beh⁴thai⁵li²a⁰

七個不同的字，只有雞是漢字，創是閩南字，啊是擬音詞不計，人(lang⁵)、要(beh⁴)、你(li²)、了(·a)四字都是「訓用字」。

又如：

目蝨要嫁蛟蚤厝。

bak⁸sat⁴be⁴ke³ka¹tsau²ang¹

只有蝨、嫁、蚤是本字，其餘「目」（當作木）、「厝」（當作翁）、「蛟」都是錯字（本字未明）。這三个字就其使用上言，可以算是假借字。

由於這類書大量使用訓用字、假借字，甚至一些詞彙本來已有流行寫法的字也都用錯，使得作者編纂的心血不得不折扣。

台語的讀音與語音雖可以比做日語的音讀和訓讀，但日本的訓讀和漢語原來就沒有語源上的關係，台語的白讀雖和文讀可以自成兩個以上的音韻系統，卻都是漢語，因此絕大多數的字都可以找到它們的本字。我們在記述民俗文學時，如果要使用漢字的話，當然以俗用字為優先，但如俗字並未標準化，應當在本字上多下功夫，能夠找到可靠的漢字便儘量使用本字。找不到漢字的

才採用其他變通的辦法，比如假借，或拼音字。至於「訓用字」則儘量少用。

四、閩南語漢字考證簡史

閩南語白話層詞素正字的考證當始於一八〇〇年泉州黃謙著「彙音妙悟」。黃謙在自序中說：

「有音有字者固不憚搜羅，即有音無字者亦以土音俗解增入，爲末學計也，高明之士固無藉資於是。」

此處所謂「有音有字」指文讀音而言，「土音俗解」即指白話音，皆一一考其本字。至於本字無法考證的便用同義漢字填入。

其後，一八一八年謝秀嵐據漳州音著「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一八二〇年壺麓山人著「增補彙音」，亦本此宗旨。後者在序上說：

「……至於解釋雖間用方言，而字畫必確遵字典，斯又見海濱自有鄒魯，而日隆書文必至大同也。」

所謂「字畫必確遵字典」，就是說白話詞素必找出音義可以相對應的漢字本字。「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一書中以紅字表文讀音，以黑字表白話音。

這兩本閩南韻書對於民俗文學的記述有相當的貢獻，閩南台灣的舊式歌本大半採用這兩本韻書所選用的漢字，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

不過，他們的聲韻學知識畢竟有限，錯誤在所難免，再說閩南語確實有許多實際上找不到正字的詞素，他們在無可如何之下，也不得不採用「訓用字」。如果連訓用字也找不到，則空一格，只加注解。

除此之外，編纂辭典的學者，在正字的考察上也不得不下點功夫，如日人杉房之助的「日台新辭典」（一九〇三），台灣總督府的「台日大辭典」（一九三〇），蔡培火的「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一九六九）等都是一些正字考察。比較嚴謹的當推近人村上嘉英的「現代閩南語辭典」（一九八一），他在不敢確定的讀字之後加「？」號，可以避免誤導讀者。

梅山沈富進著「彙音寶鑑」（一九五四），所用韻屬台灣南部偏漳腔（梅山），於記述台灣方言音系頗有貢獻，這本書的體例沿襲「十五音」，對於本字考求雖沒有特殊見解，但因承襲「十五音」既有成就，對一般末學影響頗大。

台灣第一個用心於考證台語正字的當推連橫，連橫出身於日據時代，日據大部份時期，國民學校尚有台語漢文科，一九三七年漢文科廢除，只教日語，不教台語，在學校禁止學童說台語，其情形與今日相同。他記載當時的情況說：

「今之學童，七歲受書；天真未漓，咿唔初誦，而鄉校已禁其台語矣。今之青年，負笈東土，期求學問，十載勤勞而歸來，已忘其台語矣。今之搢紳士，乃至里胥小吏，遨遊官府，附勢趨權，趾高氣揚，自命時彥；而交際之間，已不屑復語台語矣。顏之推氏有言：『今時子弟，但能

操鮮卑語、彈琵琶以事貴人，無憂富貴」。噫！何其言之婉而戚也。」

所以他「既見台語之日就消滅，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謀發達，遂成『台語考釋』，即後來的『台灣語典』。所收辭彙一千餘辭，均求證於古籍。

他的結論是：

「余以治事之暇，細為研究，乃知台灣之語高尚典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於周秦之際，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余深自喜。」

這本書很可惜因為沒有記音，也沒有例句，讀者很難真正了解他考證的字到底指謂台語中的那一個詞素，這一點比起前述的三本韻書或辭典來，參考價值就差多了。而且，雖然他說「台灣之語既出自中國，而有為中國今日所無者，苟非研求文字學、音韻學、方言學，則不得以得其真。」但實際上他在這方面的知識是不完全的，所以他的考求正字，也往往有穿鑿附會之處。

連橫以降，光復後出現了幾部專門考證台語正字的書。首先是孫洵侯的「台灣話考證」（一九六四），這本書只有七〇頁，所考字數只有十幾個，有些字考證得還不錯，只是所受訓練並不充份，考證尚不能稱為嚴謹，穿鑿附會者很多。

其次是亦玄的「台語溯源」（一九七七）。這本書的文章原載中國時報海外版，著者自稱「趣味性重於學術性」，穿鑿附會固然不少，不過由於廣徵博引，許多字考證得還不錯，比起孫洵侯似乎還高一籌。

同年，黃敬安出版「閩南話考證」，全書共二五七頁，從說文解字中找出一三〇個和閩南語詞素相當的字。他有自己的設計的兩套標音符號，一套是以國音注音符號為基礎，一套以國際音標為基礎，加以改造。就成果而言，所考正字大致還不錯，不過就其方法而言，就有問題。首先他的符號是不成體系的，標音錯誤百出。此外他逐字拿閩南語和國語比較，但連個反切都沒有。考證正字比較各地鶴佬語（閩南、潮州、海南島）和古音才是最重要的，國語並不重要。當然他也和方言、古音比較，不過由於他在這方面的知識不完全，總是抓不到癢處。

一九八一年陳冠學先生發表「台語之古老與古典」一書。陳先生對古音學頗為了解，使他在語源學方面有高人一等的見解。不過由於他根本否定切韻系韻書乃至現代聲韻學，而又尚未建立起自己的體系，並且很可惜沒有把他的古音學知識充份運用到本字的考證上，所以我們也很難知道他認定的本字，到底有什麼聲韻上的根據。

不過由於他對古籍相當熟悉，加上稟賦很高，有許多見解非常具有啟發性，所以基本上說來，他的著作仍然是一部語源學上的重要參考書。

另外一個重要的語源考證家是高雄醫學院退休國文教授許成章先生。許教授從古文中旁徵博引，逐字找到閩南語詞素相當的正字，據說成書後字數高達一千萬字，可以稱為相當完整的語源字典。這本字典據說已接近完成，尚未出版，所以我們不敢妄下斷言。不過據筆者的了解，由於他對台語詞素有全面性的掌握，所下工夫也很深，所以即使在「本字」的考證上不夠嚴謹，在詞

远流出版

有一字之誤

素的蒐集整理方面是很有貢獻的。

福建的字源考證比台灣早，比較有名的有一九一六年陳衍纂《福建方言志》一卷，一九二三年葉俊生《閩方言考》，一九二九年邱立著《閩南方言考》，一九三四年許篤仁著《閩語證詁》，一九四三年翁輝東《潮汕方言》……所使用的方法也都只限於古典的運用。

以上諸家有幾個特色：

- 一、除了連橫之外，對於閩南語或台語的音系表現出具有系統的了解，並有標音。
- 二、對於聲韻學都有一點基礎，但沒有一家有完整而系統性的聲韻解釋。
- 三、沒有一家對閩南語作過系統性的方言調查、比較研究。

四、對古籍相當熟悉。由於以古籍所載字義為主要根據，本文故稱之為「古典派」。

由於他們主要由古籍中找到字音和字義上跟閩南語的詞素接近的字便認為是閩南語這個詞素的字，而沒有確實的聲韻學及方言學上的根據，使我們無法確定他們所考證的字是否本字。也就是說，即使他們所考證的確是本字，我們也無法肯定確是本字，如果錯了，我們也無法肯定的說確是錯了。所以有一種情形，就是兩個考證家在一起討論本字的時候，為了一個詞素的字究竟係這個字還是那個字，鬧得不歡而散。這就牽涉到方法論的問題。

以上諸家在語源學上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但是誠如本文結論所提出的，「語源」和「正字」有層次的區別，如果從「正字」的觀點來看，上述諸家的方法顯然不夠嚴謹。

閩南語「正字」考證的科學化必須等到對於聲韻學和語言學有研究，並且對閩南語的方言做過調查分析的學者來參與。

第一個參與閩南語正字考證的語言學家是中央研究院的董同龢先生。董先生本人是國內外極富盛名的聲韻學家。他的「中國語音史」被所有台灣的大學中文系甚至大陸的中文系當作教科書。所以他以嚴格的聲韻學眼光來考證閩南語正字，是很自然的。中央研究院播遷來台之後，他曾做了十多種閩南語方言的調查，一九五九年發表了「四個閩南方言」，一九六七年又發表「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語」。對閩南語的方言學有極崇高的貢獻。所以他的考證正字，避免落入一般人只根據自己方言便逕自胡猜的毛病。

他的考證正字主要載於「四個閩南方言」裡「比較音韻的材料」一章的註釋中，積極性的考字不多，主要駁斥一般人的錯誤。比如：

「bak⁸tsiu¹（眼睛）的tsiu¹本地韻書寫『𦉳』字，其實這個字很可能是『珠』。『珠』字一般雖然音tsu¹，可能是由讀書音而來。這是虞韻字，同韻的『樹』口語韻母就是-iu。」（頁九七四）

「tshu³」一般以為是『厝』字，問題很多。從意義上說，字書早的以為『厝』是一種石頭，比較晚的講作『置』，都和『房子』不相干。從音上說，『厝』字屬暮韻，暮韻字的韻母在閩南變o，或相當的ou（按指潮州），而不變-iu。……那麼閩南語又是借自那些方言而又意思又

引申呢。」(p.974)

「lang⁵」一般又以為就是「人」字，這是聲母和韻母都講不通的。「人」是日母真韻字，日母在廈門和晉江變l-，可是在龍溪和揭陽不是l-而是d-，真韻字在各方言不變-in(ing／eng)就變-an(ang)，沒有在各處一律變-ang的。凡閩南韻母一律變-ang的，來源當在通攝和宕攝，那不會就是「人」字的。」(p.968)

「lai⁶」一般以為是「內」字，有兩點不合：(1)古音屬隊韻(-uai)，而對韻字在閩南方言的韻母不是-ai便是-ue或-e；(2)「內」是去聲，去聲次濁字在晉江和揭陽沒有變陽上的。現在訂為「裡」字，韻母上可以參看好幾個方言的sai²（使），聲韻上可以參看各方言的「老」。（「裡」和「使」同屬止韻，「裡」和「老」同是上聲次濁字。）（頁九六六）

「khia²站立，一般以為「企」字，音不合，意義也不恰當。廣韻紙韻：「倚」字訓「立」，音是「渠綺切」，正好。」(p.986)（以上標音方式國際音標改成羅馬字化以便於打字）

董先生在這本書中考證的字數不多，提出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多，給人一種不知如何是好的焦慮。但是他給鶴佬語正字考證提示了重要的觀念，那就是不能光憑著音義上相近，就認定某一個漢字就相當於閩南語中的某一個詞素。必須對聲韻學作系統的研究，整理出古音和今音的對當關係。並且要對閩南語各方言作深入的比較研究。爲了這個目的，董先生在書末特別整理出「四個方言的音系的比較」和「四個方言的音系和中古音系的比較」二章，把今音分合和今古音變的

關係作了提示。

董先生的缺憾是所蒐集的材料還不周全，只能說由點到面，還沒有做到體的掌握，這也許是所有學術上的開拓者所不能避免的吧。然而董先生把鶴佬語字源考證，由古典派的頓悟法帶到科學的歸納法，其劃時代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承襲董先生這個系統，把科學的本字考證法作進一步發揮的是交通大學的林金鈔教授。林教授是福建永春人，閩南語是他的母語，所以先天條件上就比董先生強。一九八〇年他發表了「閩南語探源」一書。據他在序上說，這篇論文是他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在中央研究院研究期間完成。當時所考本字共九百多條，後經「精審校理」，刪去不十分有把握的字，共選用三九七條付梓。

由於態度嚴謹，所以書中所考的本字很少不能同意的。董先生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多，林先生則兼解決問題。閩南語正字的考證至此更進一步了。

不過，董林兩先生嚴謹的科學考據，所根據的仍然只到了中古韻書，尤其是廣韻，所以他們在決定正字時都緊抓住韻書不放，凡是現代閩南語不合韻書的，董先生往往認為「另有來源」，林先生則不敢收入書中。

和董林兩位先生根據切韻系韻書和方言比較以考證閩南話字源的福建學者尚有黃典誠、周長揖等傑出閩語學者，廈門大學出版「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可以說是他們研究的總成績。另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張振輿、張盛裕、陳章太諸先生，福建師大的李如龍教授、汕頭大學林倫倫教

楊金芳
林金卿

授、泉州華僑大學的王建設講師，都對閩語科學的考證有傑出貢獻。美國華盛頓大學羅杰瑞教授 (Jerry Norman) 更廣泛運用古籍所載材料及洞泰語與閩語比較，對閩語語源考證作出更傑出的貢獻。閩南語科學的語源學至此已完全確立。

這一派的共通點是相當執著於切韻系韻書，將之視為聖經一般。故本文名之曰「切韻派」。

但據筆者的研究，閩南語白話音系，特別是開合等第和中古韻書並不一致，相反的地方所在多有。所以既然上古音系的擬測，在開合等第方面，仍以中古韻書、韻圖為根據，即使和擬定的上古音系比較，實際的意義和中古音比較差不多。

閩南語的詞素中，確實有許多聲韻上不合中古韻書，而事實上不得不認定必為某一漢字的情形。如果我們不突破中古韻書的限制，必定有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語言音變是「人」的行為，人的行為不能像物理現象的變化一樣有一個必然的因果關係。如果我們把物理學上的必然律運用到人文科學來，這個方法本身就不是科學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文以「換等移韻」的補充方法來推求閩南語白話音的「準正字」。拙著《台灣禮俗語典》(一九八六)的字考便是這種方法和方言，語言比較法以考證閩南語字源或語源的實現。

五、本字或語源考證應有的幾個基本觀念

(一) 閩南語不是純粹的漢語

這裡所謂的「漢語」指商周時代，還沒有受到「夷狄」重大影響的「諸夏語」或「雅聲」，及順著這個語言原型發展下來的語言，在文獻上有記載的部份。

我相信，任何語言學家都不敢說，現代漢語是純粹的「漢語」而沒有攙雜其他語言的成份。許多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自以為是漢語的，其實本來是「夷俗邪音」，非「雅音」也。比如：廣韻：「爹，羌人呼父也。」

正字通：「夷語稱老者曰八八或巴巴，後人因加父作爹。」

現代漢語，由台灣以至東北都有人稱父曰「爹」或「爸爸」（台語稱阿爹 a¹tia¹、阿爸 a¹pa¹）。口語如此，如果文獻上沒有記載這兩個字的來源，我們如何從先秦典籍上去附會tia或ㄉㄞ是上古的某一漢字？或說「爸」是「父」的音轉，又是如何轉法？

台灣話有一些字是外來語，如：

甲 kah⁴ 地積名（約合一公頃），源自荷蘭語，相當於英語的 acre。

艋舺 bang²kah⁴，萬華古名，源自原住民語，本義是船，日據時代改為萬華(banka)。

ziang⁷猜拳（剪刀、石頭、布）（動詞），源自日語 janken。janken 行而閩南舊語 sut⁸廢。

以上這些台灣化的外來語，我們如何從漢語文獻中找到正字？不懂日語的可能瞎猜 ziang⁷就是漢字的「攘」，引廣韻「日漾切音讓」，又引孟子盡心：「馮婦攘臂下車」，說台語 ziang⁷保存了古音古義，大作文章。或說「艋」字廣韻「莫杏切音猛」台語讀作 bang²「不合音變原則」，應改

讀bing²。這顯然是很可笑的事。

台語如此，閩南語攙雜一些非漢語，當然是可能的。先秦時代從浙江以至福廣都是百越族所居。浙江自古爲中國人所統治，史記說：「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居焉。」廣東至秦時才被中國人所統治，及秦滅，趙佗即自立爲「南越武王」。漢高祖十一年漢朝並遣陸賈立趙佗爲王。至高后時，甚至「以兵威邊，財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史記南越尉佗列傳）至漢武帝始滅爲九郡。至於福建及浙南，秦以前爲越王勾踐之後，「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所統治，及「秦并天下，（二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秦亡，無諸及搖以佐漢有功，「漢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溫州）。」

由此可見，漢初閩粵還是中國的殖民地，由少數「中國人」統治著多數的百越民族。這些百越民族一部份遷往現在的越南，留下來的被越來越多南徙的中國人所同化，成爲現在的吳人、閩人、粵人；在語言上也被具有優勢文化的漢語所同化，而成爲漢語的一支。

但是原始越語是不會完全絕滅的，總會留下一些痕跡，我想在現代吳語、閩語、粵語中一定也參雜一些百越遺音。以下茲舉一些閩語與越語詞彙作比較：

1. *hiə*——整個閩語地區表示「彼」「那」意義，都用諸如 *hi(a)*, *hu(a)* 爲聲母和介音的音節表示，有人以爲是「彼」字，韻母講得通，聲母就很難解釋，因爲「彼」是唇音字，唇音字

在閩語白話音中都保存重唇音 p, ph-, 沒有變為 f 或 h- 的，所以這個詞素一定另有來源。今越語「彼」謂 kia, 便可見和 hia 是同一語源。因 k- 和 h- 都屬喉音。

2. kia²——閩南語「小孩」說 kia² (漳)·ka² (泉)。俗字作「囧」，「囧」這個詞素是吳語、閩語的共通語，蘇州話謂「小干」，溫州謂 keing²，福州謂 kiang²，在漢語中找不到來源。越語「小孩」謂 con，可見這個詞素是百越遺音。

3. thai⁵——閩南語「殺」、「割」謂 thai⁵，和漢語「屠」字聲母上可以說得通，韻母則說不通，應該另有來源。越語「割」「切」謂之 thai。或以為即「治」字，音義亦可通。

以下只略舉數例，應當還有更多。除此之外，從稱謂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證明閩人在倫理觀念上還保留百越遺俗，比如閩南話稱孫、姪、甥都說「孫仔」sun¹a²，在外地人聽來覺得很可笑。觀越南語，孫、姪、甥，正都稱為 cháu，雖然音異，也可見得古越人的倫理觀念之一斑。

這類「百越遺音」顯然也是找不到漢字的。

至於後起的囧字，嚴格說來不能算是

(二) 白話層是許多漢語方言的混合

以上我們所謂「百越遺音」或由荷蘭語、山地語、日本語而來的「外來語」，在整個閩南語的詞彙中，其實佔著極微小的成份。漢代以後，中國人（古所謂中國指漢文化及使用漢語的中原地區，不一定和中國版圖相合）即陸續向南移民，尤其是五胡亂華之際，更是大舉南遷。這些移民的漢族到底有多少人口，和百越族的比例有多少，無法統計，但是其情況可能和閩南人移民台灣

的情況差不多。百越的民族和語言完全被漢族所同化，正如台灣的平埔族的民族和語言完全被漢族所同化一樣。所以閩粵方言應該屬於漢語之一支，而不是「南蠻馱舌之音」。

這些移民的成份，誠如林語堂在「閩粵方言之來源」一文中所說的：「中國人之來越不外三種原因：（一）由於官府之遷徙居民及謫戍兵卒；（二）由於商賈之自由遷徙；（三）由於避亂分散逃遁而來；其先來者為本地粵人，後來者由本地人稱客族。」

百越地區既然是漢族的新殖民地，它便應該有幾個語言上的特徵：

1. 原住民語言急速衰亡。
2. 由於移民社會主要為了謀生而來，缺少風雅文化，其語言主要靠口耳相傳，而不是透過文字。

3. 由於移民社會是由各地人口的混合，各種方言鄉音在這個新天地，融合成一個新的語言，而混亂了各方言原來的聲韻系統。

這一點在日本的北海道、中國的東北、台灣等新移民地區都可以找到實例。消滅了原住民語言，如平埔族語（第一項特徵）；台語新詞彙的白話音勢力勝過文讀音，讀音有漸漸消滅的趨勢（第二項特徵）；漳泉二腔互相融合，形成不漳不泉的「台灣話」（第三項特徵）。以及大陸各省份的移民在台灣形成一個類似北京話而又和北京不太一樣的「台北國語」（或通稱的「台灣標準語」）都是活生生的例子。閩南話的情況，相信必然也是幾個方言的融合。

誠如顏之推所說的，漢末以後「音韻錄出」。由於當時各方言的差異，陸法言加以整理，才作出了可以涵蓋古今南北聲韻的「切韻」，而給漢語語音史留下一個寶貴的文獻。但是我們當知道，切韻所整理的仍然只是讀書音而不是白話音。

閩南語的讀音系統和「切韻」系韻書是十分相合的，但是白話層卻幾乎無法以切韻系韻書來解釋，而顯得十分複雜。

丁邦新博士在「台灣語言源流」一書中說：

「閩南語韻母與中古音韻母的對當情形……，有好些地方非常複雜，例如中古同一韻攝同一等的韻母在閩南分爲好幾個韻母，有的可以從聲母看出其不同的條件，有的根本看不出來。所謂「讀書音」和「說話音」的問題也參雜在裡面，條例相當混亂。」(p.63)

我們只要舉幾個例子就可以明瞭這種情形。茲舉果攝一等開口的字爲例。

文讀音

解說

白讀

拖 tho¹ thua¹

他 thaN¹ (i¹)

籬 lo⁵ lua⁵

歌 ko¹ kōa¹

個 ko³ ko³ (如一個月的「個」)

鵝	ngo ⁵	go ⁵ / gia ⁵
阿	o ¹	a ¹
我	ngo ²	gua ²

上面幾個字，不但在中古同韻，在上古音也是同韻部的（據考證，中古、上古的元音都是 a。即在閩南語中，讀音除了「他」之外，也都可以押韻的，何以在白話層中卻分成 -ua, -ia, -o，甚至 -e, -i 呢？（「他」讀爲 i 尙待考證，故加括弧）

在英語中也有類似情形，比如 *bake, fare, bad, aye, bar, war, water, Cantab, balloon, sea, forward, bargain, board, boat* 等，一個 a 母音，可以讀成任何一種母音。但是大體說來，都跟輕重音、長短音以及鄰近的子音或母音發生關係。因各地方有此個條件

可是閩南語的情形卻無法從音韻的自然變化的觀點去解釋。唯一可能的解釋，只有假定閩南語的白話層根本不是從一個「單一」的中國方言移植而來，而是許多方言經不同時代陸續混入的結果。

這種情形在台灣的「漳泉濫」（tsiang¹tsuan⁵lam⁷漳泉音混合）也可以見到一斑。舉一個例來說，漳泉音重要差別之一，是中古魚虞韻，在漳州讀成 i，泉州讀成 u，泉州的 u 到了廈門變成 u，系統上還是泉州腔。現在拿漳州、廈門和台灣的優勢音作一比較。

漳州

泉州

廈門

台灣

居	ki ¹	kɿ ¹	ku ¹	ki ¹
魚	hi ⁵	hɿ ⁵	hi ⁵	hi ⁵
薯	tsi ⁵	tsɿ ⁵	tsu ⁵	tsi ⁵
處	tshi ³	tshɿ ³	tshu ³	tshu ³
取	tshi ²	tshɿ ²	tshu ²	tshu ²
遇	gi ⁷	gɿ ⁷ / gu ⁷	gu ⁷	gu ⁷ / bu ⁷

從上例可知，這兩個韻在台灣優勢音差不多一半漳州音，一半廈門音。非優勢音的地區，或是偏漳或是偏泉，只是混合成分比例的不同，大部份都是「漳泉濫」。ㄣ、ㄨ的區別和中古魚、虞韻的分別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廈門也有類似的情形，但沒有像台灣這樣混亂。

從台灣這個新移民社會，來回顧百越地區的老移民社會，我們就可以設想，在中原同韻而在閩南語分成若干韻的情形也必然是由於方言混合的結果所造成的。

如果我們想根據中古音嚴格的說，中古音的某一韻只能變成閩南語的某某韻，這種態度表面上雖然好像很嚴謹，事實上是不明白語言發展的規律。

(三) 方言比較

方言調查是一種共時研究。根據方言調查資料，就同源的方言作比較，找出其親屬關係，進而擬定其祖語形式，便是一種貫時研究。由此可知語源學的研究必須以方言調查的共時研究為基

礎。

閩南語是閩語的一支，閩語是漢語的一支。研究閩南語語源學，必得先對閩南語內部方言相當熟悉，然後再和閩語各方言、漢語各方言進行比較，找出各種方言的對應規律，古今漢語變遷的軌跡，才能確定現代閩語的某一詞素確實是由古代漢語某詞素變來，而那個詞素如果曾經創造過某個或某些漢字，則那個或那些漢字便可算是現代閩南語某個詞素的「字源」。如果不能確定方言間、古今音之間的同源關係，任何「字源」的討論都只是武斷而不是科學的研究。

上述各種比較，以閩南語方言間，及現代閩南語與切韻的比較最爲重要、其次是和其他閩語方言、其他漢語方言、上古音，乃至共同漢藏語的比較。任何高層次的比較，必須以閩南方言間的比較爲基礎，這個基礎工作沒有做好，就要跳到跟別的语言比較，那是很危險的。

現在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漢語內部方言之間的比較對漢語字源探討的重要性。

閩南語「人」謂之 *lang⁵*，一般人以爲即是「人」的白話音。但是語言學上所謂「文白異讀」，並非單指一個字形的兩種不同讀法，並且還意謂著兩種讀法來自同一個字源，因爲方言分化，再重疊於一個方言，兩種讀法同時被一個方言所採用。因此「文白異讀」實際上是同一語源的漢字在某一方言的兩個漢語方言層的重疊。這兩個語言層因爲同屬漢語方言，因而必然有一個整齊的對應關係。可是「人」的文讀 *zin⁵* 與白讀 *lang⁵* 是一個孤立的文白對應，無法承認 *zin⁵* 和 *lang⁵* 是同一字源。

「人」字廣韻在臻開三，同等韻的字，文白異讀是這樣的：

	文讀	白讀
閩	bin ⁵	ban ⁵
密	bit ⁸	bat ⁸ / ba ⁷
鱗	lin ⁵	lan ⁵
親	tshin ¹	tshan ¹
漆	tshik ⁴	tshat ⁴
趁	thin ³	than ³
陳	tin ⁵	tan ⁵
實	sit ⁸	tsat ⁸
身	sin ¹	sian ¹
吉	kit ⁴	kia ⁴ t ⁴
栗	lik ⁸	lat ⁸
蝨	sik ⁴	sat ⁴
塵	tin ⁵	thun ⁵

上述的文白關係，最多的對應例是 in / it·an / at，其次是在齒音聲母之後的入聲文讀 it

讀成ㄙˊ；「塵」字白讀變合口。這些對當關係都可以理解，唯獨「人」字的文白二讀 $zín^5 \cdot lang^5$ 無法解釋，而成孤例。

黃典誠因此撰成《閩語人字的本字》(方言一九八〇、四：三二二——三二三)認為閩語 $zín^5 lang^5$ 二音的文白對當關係無法成立，而斷定 $lang^5$ 的本字是「農」(與「膿」同音)。他舉的証據就是方言比較，以閩語系的福州、福安、莆田、廈門、潮州為例：

	福州	福安	莆田	廈門	潮州
篷 文	phung ⁵	phoung ⁵	phong ⁵	phang ⁵	phong ⁵
白	phɔŋŋ ⁵	phɔŋŋ ⁵	phang ⁵	phang ⁵	phang ⁵
冬 文	tung ¹	toung ¹	tonŋ ¹	tonŋ ¹	tong ¹
白	tɔŋŋ ¹	tɔŋŋ ¹	tang ¹	tang ¹	tang ¹
膿 文	nung ⁵	noung ⁵	noŋŋ ⁵	lonŋ ⁵	long ⁵
白	nɔŋŋ ⁵	nɔŋŋ ⁵	nanŋ ⁵	lang ⁵	lang ⁵
葱 文	tshung ¹	tshoung ¹	tshonŋ ¹	tshonŋ ¹	tshong
白	tshɔŋŋ ¹	tshɔŋŋ ¹	tshang ¹	tshang ¹	tshang ¹
公 文	kung ¹	koung ¹	kong ¹	kong ¹	kong ¹
白	kɔŋŋ ¹	kɔŋŋ ¹	kang ¹	kang ¹	kang ¹

紅	文	hung ⁵	houng ⁵	hng ⁵	hng ⁵	hong ⁵
白		ϕyng ⁵	ϕng ⁵	ang ⁵	ang ⁵	ang ⁵

閩語「人」字的白讀 lang⁵ / nang⁵ 和通開一的這些字有整齊的對應，因之其「本字」也應該是在通開一，而不是臻開三的「人」字。黃典誠從古典中找到這個字：「農」。他引用莊子：讓王：「石戶之農。」成立英疏：「農：人也。今江南喚人作農。」今浙南一帶，仍有吳語稱人爲「農」者。而「農」字正好和上列「膿」字同音。

這個「農」字，後來加個人字旁，創個後起字：「儂」。林金鈔引六書故：「儂，吳人謂人儂，按即人聲之轉，甌人呼若能。」因而斷定 lang⁵ 的本字是「儂」（一九八〇閩南語探源八〇頁）。

這個考證，無論從現代方言比較，古今音比較，還有文獻記載，可以說是無懈可擊，因之筆者著《台灣禮俗語典》（第十篇）加以引用而確認。

又閩南語「浪費」謂之 phah⁴ sng²，字多作「打損」。（「打」是訓讀字，本字應該是「扑」或「拍」）若作方言比較便知 sng² 的本字不是「損」，而可能是「爽」。

泉州

漳州

客語

捐身體

sng²

sui²

sun²

浪費 phah⁴sng² phah⁴sng² ta²song²

凡漳泉音都讀¹ss的，其本字必在宕開一、二或三等莊、知系，再參考客語是開口呼，則其字亦必在宕開一、二、三等莊、知系。

考廣韻：「爽：差也。疎兩切。」字在養韻，養韻字多半是三等，三等字應有個介音i。但在閩語和客語，宕開三凡知系、莊系的字都屬二等性格，沒有介音。茲舉閩南語白話層和客語為例：

	閩南語	客語
莊	tsng ¹	tsong ¹
牀	tshng ⁵	tshong ⁵
霜	sng ¹	song ¹
狀	tsng ⁷	tshong ³
爽	sng ²	song ²

由上述的方言比較可知，閩南語的「扑爽」、客語的「打爽」，本字必是爽失的「爽」，不會是「損」字。爽字在宕開三莊系，音韻對當無懈可擊，意義對應亦不差「爽」。故知「爽」為本字無疑。

以上不過略舉數端，以明方言比較在語源考證的重要性。漢語詞素的比較如此，非漢語的比較也應如此，如不能明瞭兩種語言或方言的對當關係，徒以音近的印象而論斷現代某詞素的本字是古代某字，或其他語言某詞，這是十分不可靠的武斷。

(四) 甲骨、金文資料的運用

如前所述，在秦勢力擴張到百越以前，福建已為越王勾踐的後裔閩越王無諸所統治，可見白話層移植閩南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戰國時代。至今已有二千三百年以上的歷史。

在這二千餘年的歷史中，閩人不斷的從南遷的漢人口中傳承了漢語中的口語成份，這口語成份自然有許多未曾造過字亦未記載於文獻中的詞素。而這一部份應該比當時中國流行的官話(雅聲)還更古老。如果我們不從比較古老的文獻如甲骨、金文，或民間的調查紀錄如楊雄方言去尋找，可能找不到根源。

舉個例來說：

閩南語「到」說kau³，一般寫成「到」字。可是「到」字閩南語讀作to³，無論聲母、韻母都不相合。我以為應是「各」字。王育德認為是「夠」字。

各，說文曰：「異詞也，从口父，父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意。」完全不知所云。「止之」和「各位」、「各處」的「各」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各」字上面的父是「反止」，止象足趾形；下面的口不是嘴巴的口，而是口(圍本字)，甲骨文中凡指「地方」、「土地」都從口，字形上和口相近

而時混，但甲編三九一六片的「各」字仍從口。從反止從口會意，就是到達的意思。

甲骨文中常見有「王其各于……伐……不邁雨？」（甲編六六三）之類的卜辭（甲編二五八九，拾三·一四，存二七五七，林一，一九，三……）。

「各于」這個詞在書經中被寫成「格于」。堯典：「格于上下。」傳：「至也」。又「舜格于文祖。」傳：「……『至』文祖廟告。」

「各」字在金文中又寫作「格」（師虎簋沈子簋），又作「恪」（庚嬴）。說文「假，至也」，方言：「假，格：至也。」各異文都是後起的形聲字或假借字，其本字當作「各」。

「各」當「各位」、「各處」的「異詞」用，是假借字，台語同父異母謂「共父各母 kang¹pe⁷ koh⁴bu²」，「各」讀作 koh⁴，即此異詞之「各」。又如「各樣」讀作 koh⁴iu¹，是「異樣」的意思。

至於讀作 kau³也合乎音變原則，同韻字「落」又讀作 lau³，可見入聲字可以變成去聲。lau³或以爲是「漏」字，誤，「漏」音 lau⁷，lau⁷在台語中是滲漏之意，lau³和 lak⁴義近，都有落下之義。如 lau³thau⁵mo¹（落頭毛＝掉髮）又稱「lak 頭毛」，可見 lau³和 lak⁴都是「落」字。

可是如果沒有甲骨文、金文的文獻或「方言」的記錄，那麼，要說閩南語 kau³就是「各」或「格」或「假」字，切韻派的考證家一定不同意。因爲「格」屬梗攝二等韻（廣韻：古伯切），依常例只能變爲 keh，而「假」只能變 ke³不能變爲 kau³。由此可見，閩南語所傳承的漢語有一部份是周代以前的方言，不是官話。這個方言，依陳冠學的說法是殷商遺音（可惜他沒有論證），從

上例看來，「各」字既然只用於甲骨文、金文（周代金文的製作技術亦是殷人所傳，金文字與今傳典籍不同），可證他的說法是可信的。切韻派所根據的切韻系韻書所記載的是北方周語言的音系，不一定能適用於殷商系語言。

（五）移等換韻

像這樣的差異如何解決呢？如果我們放棄切韻，那麼問題便沒有討論的根據。可是如果我們執著於切韻，則許多明明可以認定某字即閩南語某詞素的本字的，卻因為沒有切韻的根據，而無法解決。這裡我提出「移等換韻」的觀念。詳細的理論分析沒法在此討論，現在只有提出一些結論。

切韻系韻書，在宋代被整理為「韻鏡」。「韻鏡」將切韻的韻類依元音高低、介音性質，分為四等。可是這種分等在閩南語的白話層一部份可以認定為較早期的音中完全找不到根據。尤其是三等韻的字在閩南語白話層中，被讀同二等，甚至一等、四等。

就拿最具三等性格的止攝字來說吧。這個攝只有三等韻，現代北方各地方言，和閩南語讀音層都讀為⁵⁵，可是在閩南語的白話層卻讀為-a, -e, -ai等。如：

支韻：

糜	muai ⁵ / mue ⁵ / be ⁵ / be ⁵	紙	tsua ²
被	phue ⁷ / phe ⁷ / pha ⁷	奇	khia ¹ / pha ¹

知	tsai ¹		
脂韻：			
梨	lai ⁵	姊	tse ²
地	te ⁷ / tue ⁷ / tae ⁷	私	sai ¹
眉	bai ⁵		
之韻：			
駛	sai ²	使	sai ²
事	tai ⁷		
微韻：			
機	ke ¹ / kui ¹	毅	ge ⁷
這			
一點，日本吳音的微韻字也有相同的情形，漢音則一律讀ㄣ。茲舉數例吳音如下：			
幾	ke	衣	e
祈	ge	稀	ke
廣州、止攝字唇音及喉音及來、泥母讀ㄟ，其餘讀ㄣ。			
幾	kei ²	肌	kei ¹
祈	khei ⁵	器	hei ³

都是低元音：

希	hei ¹ (微韻)	梨	lei ⁵ (脂韻)
騎	khei ⁵	己	kei ²
皮	phei ⁵	忌	kei ⁷
被	pei ⁷ (支韻)	狸	lei ⁵ (之韻)
吏	lai	移	dei
時	thei	知	hai
起	khei (之韻)	寄	cei
地	dia	義	nghia (支韻)
眉	māy	幾機	co (微韻)
利	lei (脂韻)		

此外，溫州、福州也有類似情形，茲不贅。

總而言之，從日本吳音、閩語、粵語，以至古漢越語的一條線，在止攝字的元音都不是現在中國大部份地區的-i，而是-ia,-ai,eie，顯示這些語言保存了第五、六世紀以前南方的音，更可以上溯至楚、越、殷商。尤其是閩南語與古漢越語的-ai，根本已經不屬於「止攝」而應該歸入「蟹

最有趣的莫過於越南的古漢語。漢語越讀（讀音）止攝字都讀爲i，可是古漢語（語音）卻

攝-ai] ㄣ。

我所謂「移等」乃是從理論上說，比如三等韻的字，在閩南語中白話層的一部份可以歸入古音同一韻部而中古音分爲一、二、四等韻的韻類中，這些不同等的字可以轉移。

比如上古音「之部」字，在中古音，一等在哈韻、灰韻，二等在皆韻，三等在之韻。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閩南語白話層屬於廣韻之韻的字，其原始閩語的韻母可以移至二等的皆韻呢？

還有一些廣韻屬蟹攝一等的字，在閩南語卻讀成三等。譬如閩語「灰」，閩東、閩南都讀^{hi}，閩語全部都讀^{ai}韻的，只有^{ai}韻（流三），如「牛」福州^{nu}，閩南^{nu}。楊方合歉詩：「生爲併身物，死爲同棺灰，秦氏自言至，我情不可儔。」「儔」字在尤韻，而尤韻正屬上古「之」部合口三等。

與此平行的是「龜」字。「龜」唐韻，居追切，在脂韻（止合三）。閩南語「烏龜」（老鴰）讀作^{ku}，即屬蟹攝^{ai}，但口語「龜」卻又讀^{ku}，在閩語白話層亦屬尤韻。廣韻尤韻：「龜茲，西域國名，居求切音鳩。」

「龜」在上古屬「之部」，「之」部三等合口在廣韻歸「脂」韻（止合三），但在閩南語不得不移至屬「之」部開口的「尤」韻（流開三），這種現象和「灰」字在廣部雖屬「灰」韻（蟹合一），但在閩語卻不得不移至屬上古「之」部開口的「尤」韻。
又如閩南語「知」字，文讀^{ci}，本廣韻陟離切，屬「支」韻（止開三），但白讀^{tɕai}卻跑到「佳」

韻(蟹開二)去了。

與此平行的是「多」字。「多」字在廣韻支韻上聲紙韻(閩南語文讀 ti^6 白讀 $thua^6$)，又在蟹開二的佳韻上聲「蟹」韻(閩南語文讀 $tsai^6$)，顯然廣韻止開三的「知」字在閩南語不得不移至蟹開二的佳韻了。

事實上這種移等換韻，在廣韻中所在多有。廣韻中收有許多又音字，根本沒有意義上的區別。

比如廣韻「賄韻」(灰上聲)收有「燂」字，解釋說：「燂，南人呼火也。」正是閩南語的「火」

(果韻，戈上聲)語音 hue^6 的「正字」了。這等於是說，廣韻把「火」由果韻換成賄韻；又如「多」

(ti^6) 在支韻上聲紙韻，又見佳韻上聲蟹韻 $tsai^6$ ，廣均「龜」字在脂均的 kui 是北方音，而在尤

均的 kui (閩南) 是南方音，意思都是「蟲多」。由上面的理論看來，這蟹韻的 $tsai^6$ 是南方音，

ui 是北方音；廣韻「龜」字在脂韻的 ui 是北方音，而在尤韻的 ui (閩南 ui) 是南方音。廣

韻很顯然的把南方音做了「移等換韻」。

再回頭看上述的「格」(二等)字。廣韻、集韻在藥韻中收有「格」字，音同「各」(一等)，

意思是「樹枝」，我看是南北音的不同，不一定有意義上的差異。又「各」字，清朝的「音韻闡微」注云「今用歌赫切(音同格)」，可見北方音有將一等移為二等的現象。

閩南語一些無法根據切韻系韻書找到「正字」，而其實確有「本字」的詞素，很可能是南方音系之遺，必須直接從古音學中去找根據。如此找到的本字，爲了與所謂「正字」相區別，本文姑

謂之「準正字」。

(六) 合音的問題

台語許多找不到「正字」或「準正字」的音，其實是一種合音。也就是說，兩個音節結合成一個音節。許多考證家不察，在古書中找到一些音義相近的字，附會說是台語某詞素的正字。比如 be^7/bue^7 (不會) 這個詞就有許多說法。比如連橫說：

「昧 (be^7)，不能也。『說文』：昧，闇也；闇，愚也。愚則不能。」(「台灣語典」)

董同龢由方言比較知道這類說法的誤謬，他說：「 be^7/bue^7 」一般以為是「未」字，實際不然。如果是，晉江和揭陽不會是陽上調，而且揭陽的韻母 $\cdot oi$ (boi^6) 更顯示這個字來自古代的蟹攝而不是止攝。各方言又分別有 ue^7 , ue^6 , e^7 , oi^6 ，是意義相反的肯定詞，大概就是「會」字，那麼這個字可以說是由 bo^5 (無) + oe^6 (會) ……分別合成的。」(「四個閩南語」)

董先生認為 be^7/bue^7 是合音，的確不錯，不過不是 bo^5 (無) 和 e^7/ue^7 (會) 的合音，因為果然如此，漳州不會是 be^7 而是 bue^7 ，從下列可以看出是 m^7 (母) + $e^7 = \overset{be^7}{ue^7}$ (會) 的合音 ($m^7 + e^7 = be^7 / m^7 + ue^7 = bue^7$)。

又如 mai^3 (不要)，陳冠學先生認為是「微」字，引論語：「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為證 (「台語的古老與古典」)。

其實是 m^7 (母 (不)) + ai^3 (愛) 的合音。

ma² ai³ hi³ (母愛去)

有一次我碰到一位惠安人，曾在金門住過很久的，他說「(請) 不要(去)」是這麼說的：

(母愛) m²ai³和台語的 mai³意思完全相同，可證。

研究合音，必須要有方言或較早的語言記錄的文獻作根據，否則很容易陷於穿鑿附會。再舉現代台語流行甚廣的 phang³kiN³ / phang³kian³ (不見，遺失) 為例。

過去筆者曾以為 phang³是「放」 pang³的變音，因為「放」走就「不見」了嘛！可是有一次聽一位南投鹿谷鄉的朋友，卻說成·phah⁴m⁷kian³，我才恍然大悟，phang³=phah⁴ + m⁷。至於「見」讀 kian³是讀音，kiN³是語音。「日台新辭典」即收有 phakm⁷kiN³ (字作「打不見」)「台日大辭典」亦收有此辭，但都不收 phang³kiN³一詞，可見 phang³kiN³的說法是很新的合音。它的正字應該是「扑母見」。

關於合音的問題，筆者在拙著「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第五章「聲調研究在語源學上的運用例」中有詳細的討論，鄭良偉先生有專文“Sub-syllabic Morphemes in Taiwanese”作深刻討論，敬請參考。現在舉一些例子如下：

guan² (阮) = gua² (我) + n⁰ (← nang⁵儂)

lan² (咱) = la² (余) + n⁰ (儂)

lin² (恁) = li² (汝，女) + n⁰ (儂)

in¹ (因) = i¹ (伊) + n⁰ (儂)

sang² / siang² (誰) = siaN² (啥) + lang⁵ (儂, 人)

tsua⁵ (誰) = tsui⁵ (誰) + ua⁵ (何) =

tsia⁵ (誰) tsi¹ (是) tsua⁵ (誰何)

ing²³ (晚上) = e¹ (乜) + hng¹ (昏) (此字聲調超出八音之外)

tsang²³ (昨晚) = tsa⁷ (昨) + hng¹ (昏) (此字亦超出八音)

kham² (趕快) = kha³ (較) + me¹ (猛)

khan² (趕快) = kha³ (較) + kin² (緊)

(而口) = nia⁷ (但) + nia⁷ (但) (台語有 m'taN⁷ / m'na⁷ / m'nia⁷ (母但 || 不但, 不止)

故知「但但」可讀成 nia⁷nia⁷, 客語 thin⁷thin⁷, 亦但但之變音)

所有合音的聲調, 都和其合成成份本來的實際聲調有關, 其原則詳見拙著「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聲調研究在語源學上的運用例] (一九八四)。

(七) 派生詞的問題

「六書」有所謂「轉注」。依漢·許慎的解釋是:「建類一首, 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但許慎的解釋和舉例不能令人一目瞭然, 所以引起後世學者的爭論。我們現在採取一種比較有意義的說法, 就是把「轉注」和「破音」、「引申」都視為意義的變化。如果一個詞素在字形上和聲韻上不作任何形式的改變, 但意義上有所引申則謂之「引申」, 如果意義上有所引申, 聲韻上亦有所

變化，但不另創新字表示，則謂之「破音」，如果不但聲韻上有所變化，並另創新字表示，則謂之「轉注」（參見筆者碩士論文「中國訓詁學之理論基礎」）。

比如「遠」字，本義是距離遙遠，引言為時間久遠，是為「引申」。引申為遠離，讀去聲，如「遠小人」，是為破音。又如「背」字本義是背部，引申為背後，音不變（pue³），是為「引申」，引申為背叛義，讀陽去聲（pue²），是為「破音」。引申為「背負」義，國語讀ㄅㄟˋ，字作「揩」，台語音 phaiN⁷，（字可以作「負」，或假「揩」為之），則謂之「轉注」。

還有「破音」和「轉注」的區別只是有沒有另創新字。語音既已變了，從語言學的觀點看來，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本文擬擺脫漢字的束縛，凡意義有所引申，語音有所變化，不論漢字有沒有形式上的變化都謂之「派生詞」。

「派生詞」自古以來都很盛行的，中國的漢字那麼多，康熙字典收有四萬餘字，多半是具有「派生詞」的意義。但由於漢字本身的笨拙性，一般人所能接受的不過三四千字。漢字的文字教育越盛行，相對的就會壓制詞素的「派生」，甚至反倒減少詞素，使得新語的產生不得不重疊漢字為之，複音詞日漸盛行，而單音詞日益衰減。漢語遂變成一種累贅不堪而又僵化的語言，北方官話尤其如此。

但是閩南語，自古以來就是口口相傳。人們為了捕捉週遭環境所發生的事物，或是從舊有詞

素中派生新語，或是從擬聲詞中引申出新語，只有很少的部份是從戲曲中或是知識份子口中吸收一些來自讀音層或官話的新詞素。不過這一部份大多屬於記述風雅文化的文化語言，至於台灣在日據時期所吸收的新詞素大半屬於工業文化語言。這些新詞素，無論是自然派生的或外來的，都經過口傳，而從來不受文字限制。直到光復以後，國語教育發達起來，台語日漸沒落，詞素日漸減少，於是新台語乃越來越受到漢字的束縛，而日益僵化。

現在我們舉一些派生語及來自漢語的詞素，說明台語詞素如何豐富起來。

先談「空」字：

khang¹——khang¹khang¹ (空空)，引申為「腔」，如：·tshui³khang¹ (喙空) (口腔)。

khang³——khang³te⁷a² (空地仔)

以上二詞素屬白話層。

khong¹——khong¹khi³ (空氣)

khong³——零。如：·chit⁸pah⁴-khong³gɔ⁷ (一百空五) (一百零五)。

以上二詞素屬讀音層。

lang¹——lang¹lang¹ (空空) (稀疏)。
khang (空)之音轉，引申為「腔」，如：·koh⁴e⁷khang¹ (腋下腔) → kue⁴lang¹kha¹ (腋下腔跂) (腋下)。

lang³——lang³zit⁸ (↑空日) (隔日)。
·lang³phang⁷ (↑空縫) (留空隙，引申為空暇)。

以上二詞素是同韻白話音的派生語，這類派生語是鐵定找不到漢字的。不明白派生的關係，胡亂在古籍中附會漢字，是很可笑的。比如有人說 lang¹ (疏) 是「𪔐」字，實在大可不必。其實 khang 派生 lang，自古有之，如「零」 ling⁵ (↑古音 lang¹)，「另」 ling⁷ (↑古音 lang³)，還有台語 lan¹ san¹，其實相當於「零星」、「闌珊」。

再舉「何」字為例，這個字現在用為疑問詞。但本義是「負荷」義，即「荷」的本字，上古字不從「可」聲而從戈，即「我」字。「何」即台語 gia⁵ (肩負) 之正字，現在分成疑問詞和負荷二義，看它如何派生新詞素：

gia⁵——荷也，gia⁵ ke⁵ (荷枷) (＝多個累贅)。這個詞素因和 giah⁸ (揭＝手舉) 變調相同，常常混淆，不可不知。引申為「舊病復發」，如：pen⁷ koh⁴ gia⁵ khi⁰ lai⁰ (病閣荷起來)。俗作「夯」。

ha⁵——攜也。如：ha⁵ pau¹ a² (荷包仔)。「攜帶」引申為繫，正如帶子的「帶」引申為攜帶的「帶」一樣。如：ha⁵ phue⁵ tga³ (荷皮帶) (繫皮帶)。俗作「緒」。

以上是「負荷」義的派生語。

gua¹——幾也，如：tsap⁸ goa⁷ e⁵ (十何個) (十幾個)。字作「外」。

goa²³——此字超乎八音之外，是個高升調，變調同陽去 (goa)。如：goa²³ ni⁰ sui² (何爾婿) (多漂亮？多麼漂亮！)。

goa⁷ ho² (何好) (何等好！有什麼好？)

oa⁵——何也。如：bo⁵ tai⁵ ga⁵ (無奈何) (無聊)。zioh⁸ (若) ua⁵ (何) 合音為 zua⁷ → lua⁷，字作

「偌」、「賴」。

a⁷——何也。如·kui²a⁷e⁵ (幾何个) (好幾個)·a⁷u⁷ (何有) (哪有?)。字或作「曷」。

以上是「幾、何」義之派生語。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找到許多派生語，諸如：

tshiau⁵←tiau⁵ (調)，「調整」之義，如·tshiau⁵h⁷·tsia¹ (調予正) (弄整齊)。俗作「撫」。

tsiau⁵←tiau⁵ (調)，「整齊」之義，一般以為是「齊」字，韻母講不通。

le³←chhe³ (錯) (擦)，tshe³chit⁸khang¹ (錯一空) (擦破皮)，又可說 le³·le⁷ (鏟) 可能也是 chhe³ (錯) 的派生語，但來源很古，如 ki³le⁷ (鋸鏟) (錯刀)。

派生語的研究很容易讓學者發揮想像力而漫無限制。但是這樣一來就失去科學的態度。語源的考索雖可以把限制稍微放寬，不必像「正字」那樣一板一眼，但也不能信口開河。

比如有人說 tsip⁴ma² (——現在的) 的正字是「馳驚」，我就不知有什麼根據。其實它不過是 chit⁴mai²(←pai²) (這一次) 的音轉，因為它的相對詞是 hit⁴mai²。而 hit⁴ma²顯然是 hit⁴mai²(←pai²) (那一次) 的音轉。

依此法考證所得的字，謂之「同源字」。

無論是「準正字」、「語源」的考證，其所需要具備的基本知識，我認為要比「正字」的考證更複雜，並不是那麼輕鬆的。

結論

利用聲韻學和方言學的知識，對閩南語詞素的語源作科學的考證，是今後鶴佬語語言學的正當方向。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閩南語的白話層承續的是和切韻系韻書所代表的北方系語言不太相同的南方系語言。它是少數百越遺音和殷商經楚越延續至南朝的南方系語言的混合。這個語言歷經二千餘年，自己又派生出許多新詞素。研究閩南語字源應注意如下原則：

一、切韻是漢語語音史上極重要的一部文獻，離開切韻便沒有討論的根據，研究字源應以切韻為基本依據，不能輕言放棄切韻。

二、閩南語內部方言或與其他漢語方言之間有相當規則的對應，由方言比較可以確定閩南語的古音，從而得知其與切韻之間的對應關係，以確證源自漢語的「正字」。

三、並不是所有字都可以找到「本字」的。百越遺音、合音、派生詞及來自台灣山地語、日本語、荷蘭語、英語等的外來語便沒有辦法找到漢字。因此語源的考索必須具備與閩南語或台語有接觸的語言之知識。

四、由於它保存了殷商遺音，它的語源可以上溯到諧聲時代以前，並且又是歷經不同的時代，由不同漢語方言混合而成的。所以除了聲韻學上的知識之外，文字學、訓詁學以及漢語方言學的知識也是應該具備的。但因方言混雜太厲害，有些詞素雖然沒有正字可尋，但卻可以找到語源關

係，不能因為正字難考便放棄語源的考索或認定為非漢語。在這一點上，古典派的態度雖嫌粗疏，由於他們大膽放棄聲韻學的重重束縛，反而能夠有突破性的見解。他們過去努力的成績仍然值得我們參考。

爲了分清切韻的與非切韻的分際，我想鶴佬語本字學的考證可以分成幾個層次：

一、正字：在聲韻學和訓詁學上完全講得通，而確實可以認定即鶴佬語某詞素的漢字。如我
gò² 衫 saN¹、破 phua³。

二、準正字：聲韻上不合傳統韻書所記載的音變常例，但聲韻相近，意義恰當，依「移等換韻」之法足以認定為某漢字音。如：知 tsai¹、何 gia⁵、辰 tsun⁷（如：時辰 si⁵tsun⁷，時候）。

三、同源字：完全無漢字可尋，但可以追尋其語源者。如：khiu⁷（飯粒有彈性）可能是「球」的同源詞素：tsun⁷（扭轉，如 tsun⁷面布）、tsuai⁷（扭轉，如 tsuai⁷N⁷斷）可能是「轉」的同源詞素。

分清以上三個層次，就可以客觀而舒坦地作本字學的考證。正字和準正字必須合乎聲韻學和方言學的原理原則，同源字的考證則不妨大膽一點。

切韻派的考證家只做到「正字」的考證，顯然還須努力。古典派在同源字的考證上較有心得，但連無法在聲韻上作圓滿解釋的字也認定是「正字」，則未免粗疏。

餘論

最後，我們必須知道，語源學上的考證雖然可以使我們明白某某詞素的本字（「正字」「準正字」或「同源字」），但在實際運用於記述現代台語時，不一定有用。比如我們知道台語的 *kau³*（到）正字當作「各」，可是 *kau³ui⁷*（到達某地）則決不能寫成「各位」，這時最好寫成「徭位」，以與借為「異詞」的「各」（*ko⁴*）分別。漢字這種假借字「鳩佔鵲巢」的事所在多有，不能太執著於漢字的「本字」。

其次也太冷僻的字，也不適用。陳冠學先生認為台語 *tshic⁴tho⁵* / *tnit⁴tho⁵* 的本字應是「逍遙」，我想如果就「同源字」的觀點來看，他的見解是很獨到的。但在記述上，就和「各」字的情形一樣，不實用。如果要追尋同源字，至少可以找到彳亍、躑躅、躊躇、踟躕、躑躅。其中「躊躇」今讀作 *tu⁵tu⁵*，不能再用，其餘也顯然是不適用的。自古俗字作「迨迨」，已經頗為通行，我想還是從俗為便。

不過漢字作為記述工具，基本上是很笨拙而不方便的。只因爲它負載著漫長的歷史文化，並且具有涵蓋方言差的優點，加上用成習慣，它確實有保存的價值。但漢字卻無法記所有的音，不論那種漢語方言，都不可能只使用漢字來記述語言。所以筆者曾設計了一套易學易記並且適用於漢語方言記述的方塊拼音字，叫「改良諺文」，筆者運用十幾年，覺得很方便。如果這套拼音字能

夠推廣，那麼正字和準正字可以儘量使用漢字，其餘可以「改良諺文」來填補。如此一來，便沒有寫不出來的字了。

關於「改良諺文」另文發表，現在就前述所引諺語，就實用的觀點略作考證如下，做為本文的結束。

前述的四个例句，可以改寫成如下：

抱囡閣飼父，好囡毋免儕。

罔趁，即袂散。

雞啊雞，儂卜剗汝矣。

木蝨卜嫁蛟蚤翁。

以上改動的字，有：

囡 *kiaN²*——這一詞只流行於吳語和閩語，集韻云：「囡，九件切音蹇，閩人呼兒曰囡。」原非漢語。越語有 *con*，小孩之義。可見是百越遺音。但既創用此「囡」字流行。就當用「囡」，不當用「子」，否則「子孫」、「囡孫」無法分別。

閣 *koh⁴*——語源難考，或說是「更」之陰陽對轉。陳冠學以為是革字，都很迂遠，我想可能是「各」字，「各」許慎云「異詞也」，今台語同父異母曰「共父 (*pe⁷*) 各 (*ko⁸*) 母」，又異樣曰「各樣」(*ko⁸iun⁷*)，可見「各」有「異」義，引申為再、又義是可能的。姑從俗用同音假借。

母 *m*⁷——俗作「不」，但不字讀作 *put*⁴，「不免」*put'bian*²和「母免」*m⁷bian*²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不可混淆。「母」字讀音是 *bu*⁵，「母」古音與「梅」同音，梅語音作 *m*⁵，所以母讀作 *m*⁷聲韻上沒問題。至於聲調由第五聲變第七聲是通則。好比培 *pue*⁵→*pue*⁷，未曾 *bi⁷tsing*⁵→*bue*⁷*tsing*⁷」樣。考客語母 (*m*⁵) 正讀作第五聲(陽平)。戰國策「母敢侮余」，「母敢」正是台語 *m⁷kaN*² 的正字。

濟 *tse*⁷——本字當作濟，詩曰：「濟濟多士」。濟多也。濟本讀 *tse*³，讀 *tse*⁷ 是陰去變陽去。或假「儕」為之可以和「經濟」之「濟」分別。

趁 *than*³——本追趕之義，俗謂趁早 *than³tsa*²。引申為逐利，故有趁錢 *than³tsiN*⁵之詞。亦玄的「台語溯源」有專文考證此字。此字多見於宋明小說中，如今古奇觀第十四卷「宋金郎團員破氈笠」：「『趁』得好些水脚銀兩。」「趁」是「賺」的意思。

即 *tsia*³——相當於「才」。俗作「即」，本字是「正」，今客語「正」*chang*³，潮州「正」*tsiaN*³ 都還有鼻音。

袂 *be*⁷——「母會」(*m⁷e*⁷) 的合音，俗作「膾」，亦可用。但筆者以為與其創新字不如假借既成字較好。「袂」字南管、歌仔冊都如此用，當承用之。

散 *san*³——從語源上來考察，應是「賤」的同源詞素。但「賤人」既已讀作 *tsian⁷zin*⁵，賤是下賤之義，不可用。俗假「散」字為之，亦可。

儂 lang⁵——俗作「人」，但人字音 zin⁵，韻母難解釋，或以爲農字，本農夫義（見莊子），引申爲人義，其後在農字加亻旁，作「儂」，使得閩語、吳語中的「人」有了正字。六書故：「吳人謂人曰儂」，又引申爲「人家」、「我」義，廣韻：「儂，我也」。

卜 beh⁴——福州俗字，閩南借用。福州語 puk 與卜同音。但若從聲韻上考察，當與「發」同源。姑從俗作「卜」。

thai⁵——從字源上考察可能是「夷」或「治」的特殊變音。但越南語殺謂 thai。台語中的「邵」更可能是百越遺音，當從俗作削。

汝 li²——一般假國語「你」，但國語的你是「爾」的俗字，閩南語的 li²，同安腔讀作 lu²，泉州腔讀 li²，與「女」同音不與「爾」同音。論語：「女安則爲之」，「女」即「汝」，作「汝」可免與男女的「女」混淆。

矣 a^x——此 a 當過去，或完成時態解，讀隨前變調輕聲。「矣」讀音 li²，語音 a^x比較難解，但從矣得聲的字如挨、埃都讀 ai，可能是失落 i 韻尾的結果，變成 a。也可能原來是 ia（之部字的正常變例，見前），失落 i 介音。

翁 ang——台語夫曰翁，猶今市井稱夫曰老公（源自廣東話）。翁、公同義，可以通用。俗作厖，錯字，厖是厖姨 ang¹字，女巫之義。

※本稿草成之後，承蒙吳守禮、林金鈔及鄭良偉三位教授指正，謹此致謝。

參考書目

1. 「彙音妙悟」 清·黃謙編，一八〇〇年，廈門會文堂藏本。
2.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清·謝秀嵐編，一八一八年，廈門會文堂藏本。
3. 「彙音寶鑑」 沈富進編，一九五四年個人出版。
4. 「廈門音新字典」 一九一三年甘爲霖 (Campbell) 編，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
5. 「日台新辭典」 一九〇三年杉房之助編，古亭書屋複印。
6. 「台日大辭典」 一九三一—三三年台灣總督府編，古亭書屋複印。
7. 「四个閩南方言」 董同龢著，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三十本，一九六〇年。
8. 「台灣語典」「雅言」 連橫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
9. 「台灣話考證」 孫洵侯著，一九六四年，台灣商務印書館。
10. 「台語溯源」 亦玄著，一九七七年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1. 「閩南語考證」 黃敬安著，一九七七年文史哲出版社。

(原載《台灣風物》三十八卷第一期，同時收入
一九八九文鶴《現代閩南語論文集》
一九八八、三、卅一。一九八九、九、十五修訂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五日最後訂稿)

12. 「台語之古老與古典」 陳冠學著，一九八一年個人出版，一九八四年高雄第一出版社再版。
13. 「閩南語探源」 林金鈔著，一九八〇年竹一出版社。
14. 「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 洪惟仁著，一九八四年自立晚報出版。
15. 「日本の漢語」 佐藤喜代治著，一九七九年，東京角川書店發行。
16. 「安南譯語考釋」 陳荆和著，文史哲學報第五期、第六期。
17. 「漢越語研究」 五力著，漢語史論文集。
18. 「中國音韻學研究」 高本漢著，趙元任、李方桂合譯，一九四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19. "Sub-Syllabic Morphemes in Taiwanese" Robert L. Cheng (鄭良偉)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13, No. 1.
20.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 一九八四年楊秀芳博士論文。

附：鄭良偉評論

洪先生這篇文章介紹過去幾位前輩對台灣話裡漢字語源研究，也討論語詞的漢字語源的研究方法。他特別聲明他「並不否認前輩們對語源學的貢獻……所有的進步都是在前人既有的成就上一步步地向前進，不可能一蹴可及的，我希望學界能夠在方法論上多討論。如果能夠取得共識，

那麼在各別的考證上才可以避免更多的爭論。」可見他這篇文章的重點放在方法論的討論，至於台語裡有多少漢字語源有問題，哪些個別的漢字已有定論，哪些需要再做進一步的研究等問題，並非在主題之內。

到目前為止，有些台語特別詞的語源曾引起學者很多爭論。光「福佬話」的正字問題就花了很多作者和讀者的時間，仍無法有共識，王育德曾以「漢字的螞蟻地獄」來譏諷學者們的這種慘狀。洪先生希望在方法論上多討論，假如果真能避免爭論，應該會得到學者們和讀者們的共鳴。前輩的成果我們予以肯定，如有跟我們不同的地方，我們要追究不同的原因，這樣才能認識問題的所在。

有關考證語源的方法，本文討論切韻派和古典派的不同，增加我們對考證所有的文獻資料和立論根據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在「正字或語源考證應有的幾個基本觀念」一節中所舉出一些民族語言演變史，對語源的考證方法當然也有密切的關係。

本文所談的語源的考證方法，跟現代台語的漢字選用法並不是一回事，這點洪先生能跳出聲韻學的傳統，指出語源考證的限制，實屬難得。他說：「我們須知道，語源學上的考證雖然可以使我們明白某詞素的『正字』或『同源字』，但在實際運用於記述現代台語時，不一定有用。」綜觀今日的台語漢字記述還未能達到高度的標準化，我認為主要原因之一是學者們太偏重語源的研究，常常忽略漢字跟現在台語詞彙的關係，有時甚至蔑視現代社會裡漢字的通用性。和現代人的

識字和用字心理，到現在為止還是很少有論著討論，現在台語裡漢字常用的需要幾個，尚未標準化的有幾個詞，一字多音的現象對閱讀、寫作心理引起什麼後果等等重要問題。

文中所提的台語語彙中有非漢語成份，白話層是不同時代移民的結果，白話層是多方言的混合，並且混合不止一次，這些觀點都應該影響我們對語源研究的方法，更影響我們決定標準漢字的方法。例如「昨」因過去不同時代不同語音的方言混合產生今日不同的發音，有文言音 chok^8 及白話音昨日（前天） $\text{choh}^8\text{-jit}^0$ 的 choh^8 ，昨日或昨昏昨日（前幾天） $\text{chah}^8\text{-jit}^8$ 、 $\text{chah}^8\text{hng}^1\text{choh}^8\text{-jit}^8$ 的 chah^8 。這些發音的本字都是「昨」字。可是 $\text{chah}^8\text{-jit}^8$ 和 $\text{choh}^8\text{-jit}^8$ 如同寫為「昨日」不止發音不同，意義也不同，將引起混亂，不能用同一字。

最後我要指出我跟洪先生的對「正字」一詞用法有點不同。對他而言，「在聲韻學和訓詁學上可以講得通，而確實可以認定即鶴佬語某詞素的漢字」的便是正字。根據他全文所用的正字似相當於一些學者所用的「本字」（也即原本的字）。我也用這個詞來指台語詞在古籍上來源確實的字。至於正字一詞，應因語音因時代而異。現代中文中「你」是正字，「汝、女、尔、爾」都是錯誤字。可是「尔、爾」卻是「你」的本字，「汝、女」即可能是洪先生所指的「同源字」。在現代台語裡大部份的詞的正字和錯字之別，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如「字、寫、好、兄」等詞）。只有少部分的詞的正字和錯字之間，沒有一定的共認的標準（如 kian^2 、 ho^7 、 ka^7 等詞）。對一個確認語言、文字隨著時間和文化而變的人，正誤應該取決於當前社會的標準，不應建立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

的語言或文字資料之上。這個觀念對唸過現代語言學的人，不應該很新鮮，但對一個聽慣全國的文字統一的人，可能不敢接受。可是我們如看現代中文和粵語裡的漢字用法的（如們、的等字）正確或錯誤，都是建立在現代人的用字法，而非建立在這些詞以前的寫法。

雖然上述的正字和本字有觀念的差異，只要了解差異的原因，不至於誤會洗先生的論文的重點。他提出古典派和切韻派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貢獻，不外是跳出聲韻學派研究方法，他承認俗字，也應算承認語彙的文字化是俗成約定的，不能由學者只根據古語古文來決定「正字」。我希望一般學者能了解研究漢字的方法，除了中國傳統的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以外，還有研究語言與文字之間的關係的符號學，研究認字、記字、寫字行為的心理語言學，研究各種社會文化背景的語文習慣的社會語言學，綜合各門學術方法，研究如何控制語文變化的語言計劃，這些都有幾套不同的方法來研究漢字的問題。

洪惟仁答

非常感謝鄭良偉博士對拙文的公正批評。我這篇文章寫成之後，很怕同道前輩對我誤解，鄭博士的這篇「讀後」可能替我作一些辯護。所以我很感謝。

不過關於正字的問題，鄭博士和我的見解不大相同，依拙見正字便是本字，但依鄭博士的意

見，所謂正字應當取決於「當前社會標準，不應建立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語言或文字資料之上」。這一點對於拼音字而言是恰當的，但對漢字而言，則不一定恰當。因為漢字的歷史已經超過三千年，絕大多數的漢字用法在漢代以前已經定型，後來繁衍出許多漢語方言，基本上都脫不出這一套已定型的文字之規範，因此我們討論所謂「正字」或「本字」時應當以這一套漢字為標準，所以除非已經派生出新詞，否則如果是後起的異體字，則文字學家稱之為「後起俗字」不能承認其為「正字」。當然後起俗字也有其價值，並不能一筆抹殺。然而亦不能說便是「正字」。這個觀念源於漢字之代表同一語源的特質，同源的字，除非音韻有所變化，就不能再創新字，再創的便是「俗字」而非正字。如用的不是同源的假借字，則謂之「錯字」。這個原則如不能遵守，任人以新造，則漢字世界將變得天下大亂，無法溝通。因此歷代對於文字都有一些規範的工作。

爾和你是同源字，但因為你和爾的音不同，創新字「你」，在北方文白大體一致的情形是可以承認其為正字的，「爾」「你」其實已分化為兩個詞素了嘛。但若台語也用「你」字則為錯字，因為從方言比較上，知道爾汝義有如下方音： ni^2 （漳、台灣）， li^2 （同安、澎湖）， li^2 （泉州、鹿港、汐止、淡水）。依鶴佬語聲韻學，字當在中古遇攝三等開口，即女、汝字。現在有人寫成「你」，但你、爾在中古止攝三等，這等的鼻音字，無論漳、泉、同安（或廈門）都應讀 ni^2 ，不會有方言差，所以「你」字在北方話是正字，但用在南方的閩語系裡則是錯字。

雖然，「爾、尔、你」和「女、汝、若」在遠古時期有可能是同源，但至少在我們所知道的諧

聲時代以來，聲韻上已經分家，不能夠相通。

明末以來光復以前的四百年間，鶴佬語文學都用「汝」字，幾乎沒有用「你」字的。這是鶴佬人站在自己的立場所使用的合理漢字。光復以後，由於所謂「國語教育」代替了傳統的鶴佬語教育，許多人和傳統斷了根，因此改用「你」字，這個現象極普遍，依鄭博士的見解，所謂「正字」應「取決於當前社會的標準」，則「你」字就成了「正字」了。但筆者則認為這是錯誤的義借字，是「錯字」，不是「正字」。

還有，本文所謂「正字」指本字可靠的漢字，所謂「本字」一詞尚包括「準正字」、「同源字」，至於社會上通行的異體字謂之「俗字」。這是名稱的問題，稍微在此澄清，並非堅持「正字」或「本字」，反對「俗字」。為免名不副實，筆者並不堅持。

「本字」與「俗字」究竟何所取捨，當取決於閩南語本身的音義系統，「本字」和「俗字」在記述現代台語對所發生的問題都是一樣的，不能有所偏重或偏廢。

鄭先生比較偏重「俗字」，筆者較偏重「本字」。這並非筆者比較「好古」，而是「本字」比較能夠涵蓋閩南語各方言的不同，也便於和其他漢語方言溝通。「俗字」若通行於所有古今閩南語自然可用，若只適用於現代的台灣就要慎重考慮。

我和鄭先生最大的不同大概是對於「俗字」的評價之輕重，就心理語言學的立場言，「俗字」不管合理（主要是合乎音義系統性）不合理，自然較合乎心理語言學要求，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

如果文字是合理的，在教育上、識字上都較方便。合理的文字約定之後，經民衆不斷使用，一旦用字習慣固定下來，合理的文字自然合乎心理語言的要求，不論它是本字還是俗字。當然這是站在長期計劃的立場立論，如果不是站在這個立場上立論，那麼連音義系統性都不必考慮了。「俗字」不管合理不合理，都是第一要求。

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 ISBN 957-9512-32-9 (平裝)

1992 年 2 月 初版第一刷發行

定價：200 元

作 者：洪惟仁

出 版 者：前衛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 10748 金門街 9-14 號

電話／02-3650091 (02) 28978119

傳真／02-3679041 (02) 2890462

郵撥／05625551 前衛出版社

發 行 人：林文欽

法律顧問：謝長廷律師・汪紹銘律師

☆局版台業字第 2746 號

1992 Printed in Taiwan

☆ 本書若有印刷、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